

風月寶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2 64888



編者自序

某年月日。余編風月寶鑑方竟。擱筆靜坐。有客造室來訪。見案頭置有稿件。捧讀數四。起而問曰。子編風月寶鑑一書。其無害於世道人心。有福於社會習尚。於全民道法者。其意何居。余曰。唯唯否否。子何責人之深。而不自知其失言耶。子未知余編書之本意。橫加責言。子於世道人心。社會習尚並且顧及全民道德。爲善莫善於此矣。殆卽楚辭所謂世人皆濁而我獨清者也。然余爲救濟世道人心。改造社會習尚。旁及全民道德。是本書編著之本意。故事中事實。採自古代聖賢之名言。以及裨官野史之記載。集古今來典集之精華。歷三十年採選之心血。始成此書。譬如醫家治病。當先究病之根源。然後選方配藥。卽病者亦宜珍視醫

家方藥。病始得瘳。本書歷敘種種事實。就醫家之根究病源。繼以果報昭彰之說。亦卽醫家之撰方配藥。願讀余書者。放開遠大眼光。將前因後果。切磋砥礪。使各個社會。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包含在內。與醫家之珍視方藥無異。至於讀者須明瞭書中所載美人是骷髏幻影。骷髏是美人之真相。至理明言至顯也。閱五百年而有名世者出。當以本書爲救世道人心之名著。改造社會習尙之良策。其對於全民道德未始無福也。客聞余言。領首而退。藉誌數語。因以爲序。

大明弘光元年五月沈清漪序於南都北極閣

明季南都
柳氏精本

風月寶鑑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臨淄宮兄妹敘情 | 祝邱館往來尋歡 |
| 第二回 | 宿夏邑君臣獸行 | 討差使就婚逃晉 |
| 第三回 | 納趙姬暗移羸祀 | 祈年宮明誅假父 |
| 第四回 | 宴端陽主婦儉俊僮 | 避娘家花園產私女 |
| 第五回 | 射鳥兒雙演零雨情 | 趙飛燕獨戰壯男子 |
| 第六回 | 趙昭儀宮掖縱淫 | 漢天子洩陽逝世 |
| 第七回 | 侍父疾空懷相思夢 | 做人情恩賜同心結 |
| 第八回 | 飛鳳女被選才人 | 雌龍星廣納男妃 |
| 第九回 | 風流主忍心奪環 | 西狩中揮淚賜帛 |

第十回 同夥兒訪友淫友婦 孝義郎歸家殺家婆

第十一回 置酒禦寒未遂嫂願 墮簾驚豔先設計謀

第十二回 做圈套勾搭意中人 調毒藥安排親丈夫

第十三回 浪蕩子縱慾傷生命 好兄弟愚赦誅淫婦

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趨公子無情 琴簫結同心浪子入幕

第十五回 坐席未終英雄服毒 陰風突起淫婦寒心

第十六回 伸冤理枉執法無私 臨刑唱曲才女出醜

明季南都
柳氏精本

風月寶鑑

卷上

古吳沈清漪編

第一回

臨淄宮兄妹調情

祝邱館往來尋歡

話說齊自太公呂尙輔佐周武王。會師孟津。與周滅紂。論功行賞。食采於齊。賜爵爲侯。迨周室東遷。洛邑。齊國版圖日益擴大。傳至僖公。生有一子二女。長女宣姜嫁於衛。淫於舅氏。單講那次女。文姜生得芙蓉其面。楊柳其腰。真是秋水爲神玉爲骨。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可稱絕世的佳人。古今的國色。兼能博古通今。出口成章。因此號稱文姜。世子諸兒。長文姜二歲。雖是兄妹。却非一母所出。然諸兒是個酒色之徒。他倆自幼在宮。同行同坐。戲耍頑玩。習以爲常。及文姜荳蔻年華。出落得如花如玉。諸兒已通情趣。見文姜如此美貌。就舉動輕狂起來。每有調戲之意。那文姜也是妖淫成性。又是個不顧禮義的人。況且諸兒生得長身偉幹。粉面朱唇。天生的美男子。與文姜倒是一對人材。可惜產於一家。分爲兄妹。不能結爲佳偶。但是早早晚晚。聚於一處。花間月下。並肩攜手。礙着左右宮人。只少同衾合枕。貼肉談心。也是齊僖公溺愛子女。致成禽獸之行。其時鄭世子忽大敗戎師。僖公欲以文姜配之。不料鄭世子以齊大非

風月寶鑑

第一回

臨淄宮兄妹調情

祝邱館往來尋歡

一

風月寶鑑 第一回 臨淄宮兒妹調情 祝邱館往來尋歡

二

偶。堅辭不允。文姜大失所望。就此精神恍惚。寢食俱廢。染成一病。臥床不起。有詩爲證。

二八深閨不解羞。一椿情事鎖眉頭。鸞鳳不入情絲網。野鳥家雞總是愁。

諸兒往往借問病爲由。闖入文姜閨中。挨坐床頭。遍體按摩。耳目之間。情致脈脈。未及於亂。適齊僖公入閨。看視文姜。見諸兒在床頭按摩。大加訓斥道。汝等雖爲兄妹。究係男女。今後致問。但遣宮人。不必直入深閨。諸兒唯唯而退。自此文姜閨中寂寞。懷念諸兒。正是啞子吃黃蓮。有說勿出的苦處。有詩爲證。

春草醉春烟。深閨人獨眠。中宵情耿耿。孤枕意綿綿。積恨顏將老。相思心欲燃。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

却說魯桓公卽位之年。尙未聘有夫人。遣公子翬求婚於齊。齊僖公以文姜有病。請緩其期。此信傳到文姜耳中。文姜的病。那就逐漸的好起了。後來齊魯二君爲宋督一事。共會於稷。魯侯當面求婚。齊侯許之。魯侯卽於嬴地納幣。僖公約九月間親送文姜至魯成婚。屆時魯侯乃使公子翬至齊迎女。諸兒聞文姜嫁魯。一片私心。又復萌動。密遣宮人假送花果。附以詩道。

桃有華。燦燦其霞。當戶不折。飄而爲苴。吁嗟兮復吁嗟。

文姜得詩。已解其情。亦復以詩道。

桃有英。燁燁其靈。今茲不折。詎無來春。叮嚀兮復叮嚀。

諸兒讀其詩。知文姜有心於己。未幾。齊僖公命諸兒守國。親送文姜至魯。魯桓公停駕瓘邑。專候親迎。僖公送文姜至瓘邑。與魯侯敘甥舅之禮。從行之人。賞賚有加。僖公辭歸。桓公引文姜至魯成婚。僖公復使夷仲年聘魯。自此齊魯親密。不在話下。却說齊僖公不祿。世子諸兒卽位。是爲襄公。襄公祇有偏室連氏。元妃尙付缺如。乃遣使求婚於周。周王允之。使魯侯主婚。要以王姬下嫁。魯侯必須親自至齊。面議其事。齊襄公聞知消息。遂遣使至魯。并迎文姜回來。魯夫人文姜見齊侯遣使來迎。心中正在想念其兄。欲借歸寧之名。與桓公同行。桓公溺愛文姜。不敢不依。大夫申繻諫道。女有室。男有家。古之制也。禮無相瀆。瀆則有亂。女子出嫁。父母若在。歲一歸甯。今夫人父母雙亡。無以妹寧兄之理。魯以秉禮爲國。豈可行此非禮之事。桓公因已許文姜。遂不聽申繻之諫。與文姜同行。車至灤水。齊襄公已先在。慇懃接待。各敘寒溫。一同啓駕。來到臨淄。魯侯致周王之命。將婚事議定。齊襄公十分感激。設大享款待。魯侯夫婦。然後迎文姜入宮。只說與舊時妃嬪晤敘。入宮以後。誰料襄公延入密室。另治私宴款待。祇有兄妹二人。敘情。不許宮人侍女參加。酒至數巡。四目相視。你貪我愛。不顧倫常。遂成苟且之事。兩下迷戀不捨。是晚卽留宿宮內。日上三竿。兩人尙相抱未起。不思桓公在外。冷冷清清。魯侯疑心頓起。遣人至宮門探問。備知底蘊。恨

不得闖入宮門。探其虛實。恰巧人報國母出宮。相公盛氣以待。便問道。夜來宮中。同誰飲酒。文姜答道。同連妃。又問。幾時散席。答。久別話長。直至月上。可半夜矣。又問。汝兄曾未陪飲否。答。我兄不曾來。魯侯笑道。難道兄妹之情。不來相陪。答。飲至半酣。曾來相勸一杯。移時便去。又問。汝席散如何。不出宮。答。夜深不便。又問。你在何處安置。答。君侯差矣。何必盤問至此。宮中許多空房。豈少下榻之地。妾即在西宮歇宿。即昔年守閨之所也。又問。你今日起得恁遲。答。夜來過飲勞頓。今早又須梳妝。不覺過時。又問。宿處誰人作伴。答。宮娥耳。又問。汝兄睡在何處。答。妹子那能管哥哥睡處。又問。只怕哥哥倒要管妹妹睡處。答。是何言也。魯侯道。自古男女有別。你留宿宮中。兄妹同宿。寡人已盡知之。休得隱瞞。文姜口中雖是含糊抵賴。因此啼啼哭哭。然心中却十分慚愧。魯侯因身在他國。不便發作。即遣人向齊侯告辭回國。却說齊襄公自知做下了沒廉恥的事情。私下遣力士石之紛如。跟隨文姜出宮。打聽魯侯夫婦相見。有何話說。石之紛如。即以魯侯夫婦問答之言稟復。襄公大驚道。何其知之早也。少停。魯侯遣使告辭。明知洩漏之故。乃固請作牛山之遊。即便餞行。使人連請數次。魯侯辭不獲已。勉強應允。遂即命駕車出郊。文姜自留館舍不題。齊襄公一來捨不得文姜回去。二來惱羞成仇。就此一不做。二不休。分付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後。送魯侯返館。在途中結果魯侯生命。彭生欣然應命。是日牛山大宴。齊襄公意極慙懣。相公低頭不語。諸大夫輪

流把。捧樽跪勸。相公心中悶悶不樂。要想借酒澆愁。不料酒落悶腸。頓時沉醉如泥。別時不能成禮。襄公使公子彭生負之登車。遂與相公同乘。約離國門二里之遙。彭生挺臂以拉其脅。相公被拉脅折。大叫一聲。血流如注而死。彭生謂衆人道。魯侯醉後中惡。暴疾身亡。襄公伴啼假哭。衆人雖知個中自有蹊蹺。誰敢多言取禍。史臣有詩道。

男女嫌疑最要明。夫妻越境太胡行。當時若聽申繻諫。何至車中六尺橫。

相公尸首。馳入國門。齊襄公卽命厚殮入棺。使人報魯迎喪。魯侯從人回至魯國。備述被害之由。申繻道。國不可一日無君。且奉世子同主持喪事。候喪車到日。行卽位禮。公子慶父攘臂說道。齊侯亂倫無禮。禍及君父。願假戎車三百乘。聲罪致討。申繻私詢諸施伯。施伯道。此曖昧之事。不可聞於鄰國。况魯弱齊強。伐之未可必勝。反彰其醜。不如含忍。姑請究車中之故。使齊殺公子彭生。以解說於列國。齊必聽從。申繻遂以此言告之慶父。遂使施伯草成國書。世子居喪不言。用大夫出名。遣使如齊。致書迎喪。齊襄公拆書看之。書道。

外臣申繻等拜上齊侯殿下。寡君奉天子之命。不敢寧居。來議大婚。今出而不入。道路紛紛。皆以車中之變爲言。無所爲答。恥辱播於諸侯。請以彭生治罪。

襄公覽畢。卽召彭生入朝。彭生自恃有功。昂然直入。襄公當魯使之面。罵道。寡人以魯侯過醉。命爾扶持上車。小心伏侍。魯侯暴薨。爾罪難辭。喝令左右。綁赴市曹。斬訖。彭生大呼道。淫其妹而殺其夫。皆出汝無道昏君。今日又委罪於我。死而有知。當爲厲鬼以殺汝。襄公自掩其耳。羣臣竊笑於左右。襄公遂遣使送魯侯喪車回國。文姜留齊不歸。魯大夫申繻等率世子同迎喪車於郊。卽於柩前行禮成喪。然後卽位。是爲莊公。魯遣顓孫生至周。迎王姬於魯郊。然後送之至齊。就奉魯侯之命。迎夫人文姜回國。襄公礙於公論。只好讓文姜返魯。文姜自知背理滅倫。羞歸禮義之邦。車至禚地。見行館整潔。嘆道。此地不魯不齊。正吾居也。分付迎者。回復魯侯道。未亡人性貪閒適。不樂還宮。要我回宮。除非死後。魯侯知其無顏回國。乃爲築館祝邱居之。自此文姜往來兩地。魯侯饋問。四時不絕。後來史官議論。以爲莊公之於文姜。論情則生身之母。論義則殺父之仇。若文姜歸魯。莊公反是難處之事。徘徊兩地。旣全莊公之孝。又償偷情之願。後來到了宋朝。蘇東坡有詩紀之道。

弑夫無面返東蒙。禚地徘徊齊魯中。若使覩顏歸故國。親仇二字怎通融。

第二回

宿夏邑君臣獸行

討姜使就婚逃晉

話說春秋之世。桑間濮上。載在國風。淫風之盛。首推鄭衛。那時鄭穆公有個愛女。名叫夏姬。生得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惠嬀之美。兼妲己褒姒之淫。見者無不驚魂喪魄。咸欲顛倒於石榴裙下。十五歲時。夢見一偉丈夫。星冠羽服。自稱上世神仙。與之交合。教以吸精導氣之法。與人交接。曲盡其歡。就中採陽補陰。却老還少。名爲素女採戰之術。未嫁的時候。先與鄭靈公庶兄公子蠻私通。不到三年。公子蠻因此妖死。後嫁於陳國夏御叔爲妻。改稱夏姬。御叔之父。乃陳定公之子公子少西。少西字子夏。故御叔以夏爲姓。又稱少西氏。世爲陳國司馬。食采株林。御叔娶了夏姬。生有一子。名曰徵舒。字子南。又號夏南。到了十二歲上。御叔因病而死。夏姬因有外遇。遣徵舒從師學業於外。自家仍居株林。御叔生時有同朝好友孔甯儀行父二人。昔時窺見夏姬。彼此均有情意。夏姬有婢曰荷華。伶俐風騷。慣爲夏姬做偷香竊玉的牽頭。所以要與夏姬通情。必先勾搭荷華。孔甯一日與徵舒射獵郊外。因送徵舒歸株林。留歇其家。孔甯因欲通款夏姬。費了一片心計。先以簪珥贈與荷華。求荐於主母。遂得作入幕之賓。乘間竊其錦襪。以誇於儀行父。行父慕其豔福。亦以厚幣交結荷華。以求春風一度。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鼻準豐隆。也有儀行父在心。遂遣荷華約其私會。儀行父廣求助戰奇藥。取媚夏姬。夏姬之愛儀行父。過於孔甯。一晚正在歡會之際。儀行父謂夏姬道。孔大夫有錦襪之賜。今旣蒙垂盼。亦欲求一物爲表記。以見均愛。

夏姬笑道。錦襦彼私自竊去。非妾所贈也。因附其耳日。雖在同床。豈無厚薄。乃自解所穿碧羅襦爲贈。儀行父大悅持去。自此儀行父之於夏姬。往來甚密。孔甯則相形見疎矣。有詩爲證。

鄭風何其淫。桓武化已渺。士女競私奔。里巷失昏曉。仲子牆欲踰。子充性偏狡。東門憶茹蘆。野外生蔓草。寒堂望匪遙。駕車去何杳。青衿縈我心。瓊琚破人老。風雨雞鳴時。相會密以巧。揚水留東薪。讒言莫相攪。習氣多感人。安能自美好。

儀行父自得夏姬贈以碧羅襦。亦在孔甯之前誇示。孔甯私叩荷華。始知夏姬與儀行父的交情較爲密切。心中不無妒忌。須要如此如此。方能打倒他們的愛情。且說陳侯靈公爲人輕佻惰慢。絕無威儀。且又耽於酒色。逐於游戰。國家政務。全然不理。近小人而遠君子。當時有個賢臣。名叫洩冶。確是忠良正直之輩。靈公雖然畏憚。但是他所上的諫書。總歸擱置。專與孔甯儀行父相暱。這日孔甯因夏姬移愛儀行父。思想陳侯性貪淫樂。久聞夏姬美色。屢次言之。相慕慕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同槽。陳侯必然感我。把儀行父之愛破壞。但是。陳侯有個隱疾。在醫書上叫做狐臭。亦名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個幫閑。捉空調情。佔些便宜。如此則儀行父之愛。也要減去不少。這一點撚酸惡氣。可以出了。遂獨自進見靈公。閑話之間。備述夏姬之美。走遍天涯。絕無而僅有。靈公道。寡人亦久聞其名。但年將四旬。恐桃花面目。未免減

色矣。孔寧道。夏姬熟諳房中術。容顏轉嫩。常如二八姣娘。且交合之妙。大異常人。主公一試。自當魂銷。靈公被孔甯說得心動。面熱耳頰。謂孔甯道。卿何以使寡人與夏姬私會。誓不相負。孔寧道。夏姬所居的株林地方。竹木茂盛。大可游玩。主公只說明日要幸株林。夏氏必然設宴相迎。夏姬有婢荷華。頗知情事。臣以主公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道。此事全仗愛卿玉成。次日傳諭駕車。靈公微服出遊株林。只教大夫孔甯相隨。孔甯預使人送信。夏姬囑他治酒迎候。又露其意於荷華。使之轉達。那夏姬乃是個知情識趣的主顧。諸事設備停當。但是靈心一心要見見夏姬的顏色。把遊幸兩字置諸度外。正是竊玉偷香。真有意。游山玩水本無心。靈公與孔甯在車上說談談。不覺已到株林夏氏之門。夏姬具禮服出迎。入廳拜謁。致詞道。妾男徵舒。出就外傳。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接。其聲如新鸞巧囀。嚶嚶可聽。靈公視其貌。想道。真天人也。六宮粉黛。罕有其匹。就道。寡人偶爾閒遊。輕造尊府。幸勿驚訝。夏姬檢衽對道。主公玉趾下臨。敝廬增色。賤妾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道。既費庖廚。不須禮席。聞尊府園亭幽雅。願入觀之。主人盛饌。就彼相擾可也。夏姬對道。自夫主棄世。荒園久廢。掃除恐慢。大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本是金枝玉葉。自然應對有序。靈公心懷更加愛重。命她換去禮服。引導園游。夏姬卸去禮服。露出一身淡妝。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別有一種雅致。夏姬在前引導。至於後園。地段雖然不寬。却有喬松秀柏。奇石名葩。她

沼花亭。佈置得整整齊齊。中間高軒一座。朱欄繡幕。頗爲開爽。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廂房。軒後曲徑通幽。迴廊周折。直通內寢。園中立有馬廄。乃是養馬去處。園西空地一片。留爲射圃。靈公遍遊全園。家人來報。軒中筵席已具。夏姬執箋定席。靈公賜坐於旁。夏姬謙讓不敢。靈公道。主人豈可不坐。乃命孔寧坐右。夏姬坐左。今日略去君臣之分。圖個盡歡。飲主數巡。靈公目不轉睛。笑迷迷注視夏姬不止。夏姬亦流波送盼。眼目傳情。靈公乘此酒意。帶些癡情。又有孔寧在旁打邊鼓。自然酒落快腸。不覺其多。迨日落山西。左右進燭。洗盞更酌。靈公假裝酒醉。倒於席上。孔甯附夏姬耳道。主公久暮容色。今日此來。立心與你歡敘。夏姬微笑不答。孔甯便出外安頓車駕人衆。夏姬整備錦衾繡枕。送入軒中。自己香湯沐浴。以備召幸。止留荷華侍駕。那時靈公張目問。是何人。荷華跪而應道。賤婢荷華。奉主母之命。伏侍千歲。因取酸梅醒酒湯以進。靈公道。此湯何人所造。荷華道。婢所煎也。靈公道。汝既能造梅湯。能爲寡人作媒乎。荷華道。婢子雖不慣爲媒。亦頗知効奔走。但不知千歲屬意何人。靈公道。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好事。當厚賜汝。荷華道。主母殘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小婢當引千歲入內。靈公大喜。卽令荷華掌燈引導。那時夏姬靜坐寢室。獨對銀燈。若有所待。忽聞靴聲托托。方欲啓問。靈公已趨起入內。荷華攜燈退出。靈公不待夏姬起立。便摟抱入帷。顛鸞倒鳳。真個銷魂。覺肌膚柔膩。着體卽融。歡會之際。宛如處女。

惟靈公身有暗疾。那裏及孔儀二人。究是一國之主。婦人家目光總帶三分勢利。在枕席間曲意獻媚。靈公自然樂不可支。正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金雞報曉。紅日升窗。夏姬促靈公起身。靈公道。寡人得交愛卿。回視六宮。有如糞土。不知愛卿恩意。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疑靈公已知與孔儀往來之事。乃對道。賤妾實不敢欺。先夫棄世。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獲侍君侯。從茲當永謝外交。不敢復有貳心。以取罪戾。靈公欣然道。愛卿平日所交。試爲寡人述之。夏姬道。孔儀二大夫。因撫先夫遺孤。遂及於亂。他實未有也。靈公笑道。怪不得孔儀二人極言卿交接之妙。若非親試。何以知之。况孔甯有荐賢之功。寡人感激之不暇。卿其勿疑。但願與卿常常敘樂。其他任卿所爲。不汝禁也。須臾。靈公起身。夏姬袖自己貼身汗衫。與靈公穿上道。主公見此衫。如見賤妾。仍由荷華引導靈公。送歸軒下。時已日上三竿。廳堂上早膳已具。夏姬請靈公登堂。起居問安。庖人進饌。隨行衆人。俱有酒食犒勞。食畢。孔甯督率衆人請靈公登車。孔甯爲靈公御車回朝。傳令免朝。就此入宮安息。儀行父亦在朝候駕。因此扯住孔甯衣襟。盤問主公宿處。孔甯具以實告。儀行父道。大好人情。如何瞞我獨做。二人大笑而散。一日朝罷。百官俱散。召孔甯儀行父至前道。如此樂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佔先頭。是何道理。孔儀二人齊道。臣等並無此事。靈公道。是美人親口所說。卿等不必諱矣。孔甯對道。君有味。臣先嘗之。父有味。子先嘗之。若嘗而不美。不敢進於

君也。靈公道。汝二人雖先入幕。她與寡人偏有表記相贈。乃扯襯衣示二人道。此乃美人所贈。孔甯道。臣亦有之。靈公道。贈卿何物。孔甯撩衣。把錦襜相示道。不但臣有。儀行父亦有之。靈公問行父道。卿又是何物。行父解開碧羅襦。與靈公觀看。靈公道。我等三人俱有美人所贈證物。他日同往株林。可作連牀大會矣。一君二臣。在朝堂戲謔。此語隨傳出外邊。却被那洩冶知道。咬牙切齒。大叫道。朝廷法紀之地。却如此胡言亂道。陳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整衣端簡。獨身闖入朝門。孔甯儀行父見洩冶入朝。知道洩冶不宜而朝。必有規諫。乃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離座。洩冶騰步上前。跪而諫道。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主公無周南之化。國中有失節之婦。而又君臣宣淫。互相標榜。朝堂之上。穢語難聞。廉恥盡喪。體統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別。淪滅已極。未不敬則慢。不別則亂。慢而且亂。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顏。以袖掩面道。寡人行且悔之矣。洩冶辭出朝門。恰與孔儀二人相遇。責道。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汝等自爲不善。以誘其君。而復宣揚其事。使人民公然見聞。何以爲訓。豈不羞耶。孔儀二人唯唯謝過而退。待洩冶去後。入朝求見靈公道。主公今後勿復作株林之游。靈公道。卿等往否。孔儀對道。彼以臣諫君。與臣等無關。靈公忿然道。寡人甯得罪於洩冶。安肯罷株林之游乎。孔甯道。若要洩冶勿言。除使其不能開口。靈公道。彼自有口。寡人何能禁之。儀行父道。洩冶死則閉口。主公何不殺之。靈公道。不能。

孔甯道。臣使人殺之何如。靈公點首道。卿自爲之。孔儀二人辭出。暗將重賂。買出刺客。洩冶入朝而殺之。國人皆認靈公所使。不知孔儀二人之惡手段也。史臣讚道。

陳喪明法。君臣宣淫。纓紳袒服。大廷株林。壯哉洩冶。獨矢直音。身死名高。龍血比心。

洩冶死後。昏君佞臣。毫無顧忌。時往株林。初時常避人耳目。以後習以爲常。公然縱淫。國人因作株林之詩以譏之。詩道。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徵舒字子南。詩人忠厚。不說夏姬而說夏南。意爲從南而來也。自此以後。一婦三夫。不以爲怪。夏姬之子。徵舒。見其母之所爲。屢欲發作。因有君臣母子之分。隱忍不言。每逢靈公等來游株林。往往託故他去。徵舒長大。生得長軀偉幹。多力善射。靈公欲取悅夏姬。使嗣父職爲司馬。執掌兵權。徵舒趕回株林。告知其母。夏姬道。此陳侯之恩典。當恪共盡職。爲國分憂。勿以家事分念。忽一日。靈公與孔儀二人復遊株林。宿於夏氏。徵舒因感嗣爵之恩。回家設宴款待。夏姬見徵舒在座。不便出陪。酒酣之後。昏君佞臣。放浪形骸。任意戲謔。徵舒退入屏後竊聽。靈公謂儀行父道。徵舒驅軀幹魁偉。有些像你。儀行父道。徵舒兩目炯炯。極像主公。孔甯從旁插口道。夏夫人外遇極多。是個雜種。恐怕夏夫人也記不清楚。徵舒不聽。猶可。今聞此。

言怒從心上起。惡向胆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自己乃從便門走出。傳令隨行軍衆。把宅第包圍。徵舒戎妝披掛。手執利刀。引着得力家丁。從大門進去。大叫快拿淫賊。昏君佞臣。知道不好。見各門均斷。急往後園逃命。徵舒從後趕來。靈公記東邊馬廄有短牆可越。遂循馬廄而奔。徵舒叫道。昏君休走。攀弓一箭射去。幸而未中。靈公躲入馬廄。第二箭又至。就此嗚呼哀哉。此時孔寧儀行父鑽入狗洞逃去。不敢回家。出奔楚國去了。徵舒弑了陳侯。擁兵入朝。託詞暴疾身亡。遺命立世子午爲君。是爲成公。孔儀兩個淫賊逃至楚國。不言淫亂之事。只說徵舒弑君。楚莊王集羣臣商議。却說楚國有一位公族大夫屈巫。此人儀表秀美。文武全材。只是他的毛病。也是貪淫好色。從前出使陳國。適遇夏姬出遊。窺見其貌。心甚慕之。此次聞徵舒弑逆。竊欲據取夏姬。力勸楚王興師伐陳。令尹孫叔教言。陳罪可討。楚莊王決意興師。先傳一檄至陳國。檄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將爲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無擾。

陳國君臣見了檄文。咸歸咎徵舒之弑君。楚莊王親率三軍。直搗國門。夏徵舒潛遁株林。預備奉母出奔。不料楚兵已至。遂被執。車裂以徇。擒夏姬於後園。荷華乘間逃去。不知所終。夏姬向莊王再拜言道。不幸

國亂家亡。未亡人命懸大王之手。倘賜矜宥。願充婢役。莊王一見夏姬顏色。神志昏迷。謂諸將道。今觀夏姬。楚國六宮。無此顏色。寡人意欲納之。以備妃嬪。諸卿以爲何如。屈巫諫道。不可不可。大王用兵於陳。討其罪也。若納夏姬。是爲貪色。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主舉動。不當如此。莊王道。卿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只是此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不能自制。令軍士鑿垣縱之。時公子側在旁。亦貪夏姬美貌。跪而請道。臣中年無妻。乞大王賜臣爲室。屈巫又道。大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道。子靈不容我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道。此婦乃天地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妖子蠻。死御叔。殺陳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不祥莫大焉。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莊王道。如子靈所舉。寡人亦畏之矣。公子側道。既如此。我亦不要了。但是你說大王娶不得。我亦娶不得。難道你倒可以娶矣。屈巫道。不敢不敢。莊王道。物無所主。人必爭之。連尹襄老。近日喪偶。賜爲繼室可也。時襄老亦從軍在隊。莊王召之至。以夏姬賜之。夫婦謝恩而出。公子側倒不在意。惟屈巫本欲留爲自娶。今被莊王賜與襄老。倒惱悔起來。回想襄老豈是夏姬對手。不到一年半載。恐怕夏姬仍是寡婦。到了那時候。再作區處。莊王回軍陳國。國門公子嬰齊迎居城內。將陳國版圖查明。滅陳以爲楚縣。封公子嬰齊爲陳公。使守其地。時陳侯往晉。大夫轅頗等。悉被帶回楚國。楚王班師之後。經申叔時之一言。立召轅頗問陳君所在。轅頗道。向往晉國。今不知何在。言訖。淚下如雨。

莊王慘然道。寡人當復封汝國。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世附楚。忽依違南北而負寡人之德。復召孔寧儀行父同行返國。轅頗等拜辭歸去。未及國境。正遇陳君自晉歸來。聞陳國已爲楚縣。亦欲如楚。而見楚王。轅頗備述楚王之意。君臣同行回陳。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通知。遂將版圖還陳。後來孔甯儀行父爲陳靈公夏徵舒陰魂勾去。暴疾而死。夏姬自嫁連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從軍於郟。夏姬遂與其子黑腰蒸淫。襄老戰死。黑腰戀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國人頗有議論。夏姬以爲恥。欲借迎尸之名。謀歸鄭國。申公屈巫賂其左右。使傳話於夏姬道。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晚卽來聘。又使人謂鄭襄公道。姬欲歸宗國。盍往迎之。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楚莊王問於諸大夫道。鄭伯迎夏姬何意。屈巫獨對道。姬欲收葬襄老之尸。鄭人任其事。以爲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道。尸在晉。鄭安從得之。屈巫對道。苟罄被囚於楚。其子苟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戊交厚。其必借皇戊居間。請解於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尸易苟罄。鄭君以郟之戰。懼晉行討。亦將借此媚晉。此真情無疑。話猶未畢。夏姬入朝。請辭歸鄭。奏道。若不得襄老之尸。妾誓不返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致書鄭君。求聘夏姬爲內子。鄭君見屈巫方見重於楚。因而受其聘。幣楚無知之者。屈巫復使人至晉。通信苟首。教他將二屍易苟罄於楚。苟首求請皇戊居間說合。莊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尸。乃歸苟罄於晉。晉亦以二尸畀楚。楚人信屈巫之言爲

實不疑其爲夏姬也。及晉伐齊。楚因莊王新喪不及出師。齊敗而國佐與晉訂盟。楚共王道。齊之從晉。以楚未出師。非齊之願也。寡人當爲齊伐魯衛。誰能爲寡人達此意於齊侯者。屈巫應聲道。微臣願往。共王道。卿經過鄭國。卽約鄭師以冬十月之望。集於衛境。卽以此期告於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託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屬及財帛十餘車。裝運出城。自己乘輕車在後。星夜馳往鄭國。致楚王師行之期。卽與夏姬在館舍成婚。二人之樂可知矣。有詩爲證。

佳人原是老妖精。到處偷情舊有名。探戰一雙今作配。這回鏖戰定輸贏。

夏姬枕畔謂屈巫道。此事曾奏知楚王否。屈巫備述莊王及公子側等欲娶之故。下官爲了你。用了許多計劃。今日得諧魚水。生平之願足矣。下官不敢回楚。別尋安身之地。偕老百年。不亦樂乎。夏姬道。原來如此。君不回楚。那使齊之命。如何銷撒。屈巫道。我也不往齊國去了。方今與楚抗衛。莫如晉國。我與汝適晉可也。次晨。屈巫修下表章。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入晉。晉景公方以兵敗於楚爲恥。聞屈巫來歸。喜道。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卽日拜爲大夫。賜以邢地爲食采。屈巫乃去屈姓。改姓爲巫。更名爲臣。此後人稱申公巫臣者卽屈巫也。

第三回

納趙姬暗移嬴祀

祈年宮明誅假父

話說戰國時有趙姬者。邯鄲產。陽翟大賈呂不韋之愛姬也。生得姿容絕世。身段妖嬈。正是花也精神玉也骨。誰不說她是當世之尤物。後來有人說她的美處。怎見得。

雲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微開笑靨。似褒姒欲媚幽王。綰勳金蓮。擬西施堪迷吳主。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這幾句詞句。形容趙姬的標致。那得不使人真個銷魂。呂不韋娶了趙姬以後。千里行賈。帶在行間。在路途。中也不覺寂寞。你歡我愛。如魚之得水。這一天回車邯鄲。偶於途中。望見王孫異人。生得面如傅粉。脣若塗脂。雖在落寞之中。不失貴介之氣。就暗暗稱奇。指問路人道。此何人也。路人答道。此乃秦王子安國君之子。質於趙國。因秦兵屢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費用不給。無異家人。不韋私嘆道。此奇貨可居也。按秦王孫異人。自秦趙會澠池之後。爲質於趙。那異人是安國君之次子。安國君名林。字子侯。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諸姬所出。元妃楚女華陽夫人並無所出。異人之母無寵。早死。質趙以來。久不通信。當王翦伐趙。趙王遷怒異人。欲殺之。平原君道。異人無寵。殺之何益。徒

令秦人藉口。絕他日通和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安置異人於叢臺。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其實暗中監視。又削其廩祿供養。所以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鬱鬱。無異俘虜。不在話下。却說呂不韋自見異人之後。歸家問其父道。耕田之利幾倍。父道。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道。百倍。又問。若扶立人爲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道。如得王扶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不韋乃不惜財帛。結交監視異人之公孫乾。往來漸熟。因此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其來歷。公孫乾具以實告。一日。公孫乾置酒宴。不韋於叢臺館次。不韋道。席間別無他客。既是秦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公孫乾從其請。卽請異人與不韋相見。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問異人道。秦王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故國。事華陽夫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異人含淚對道。某豈望及此。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割。恨未有脫身之計。不韋道。某雖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游。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返國。何如。異人道。若如君言。他日富貴與共。言甫畢。而公孫乾至。問道。呂君何言。不韋道。某問王孫以秦中玉價。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乾命酒更酌。盡歡而散。自後不韋與異人時常晤敘。遂密付異人五百金。買囑左右侍從。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人等。俱受異人運動。不復迴避。不韋復以五百金購買珠玉珍寶。別了公孫乾。西行入秦。既抵咸陽。訪得華陽夫人之姊。亦嫁於秦。先結其左。

右與夫人之姊通話。說道王孫異人在趙。思念太子夫人。具有孝順之禮。託某轉送這些微儀。是王孫奉候姨娘者。遂將一函金珠呈獻。姊大喜。親自出堂。於簾內見客。說道。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趙。未識想還故土否。不韋答道。某與王孫館舍對居。王孫有事。悉與某言。某所以盡知其心事。日夜思念太子夫人。曾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嫡母。願得回國奉養。方是人子孝順之道。姊道。王孫在趙安否。不韋道。因秦兵屢次犯境。趙王每欲將王孫殺害。幸得臣民諫保。幸存一命。所以思歸念切。姊道。臣民何故保他。不韋道。王孫賢孝無比。每逢太子夫人壽辰及元旦朔望之期。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趙人無不知之。又且好學重賢。結交諸侯賓客。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咸願保他。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值五百金。請姊代獻道。王孫不得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姊命門下客設宴款待不韋。遂親自入告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爲王孫真念我。喜形於面。姊卽拜辭出宮。回復不韋。不韋因問姊道。夫人有子幾人。姊道。無所出。不韋道。吾聞以色列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悔無及矣。今異人賢孝。又自附於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爲嫡子。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姊復往宮中。述其言於華陽夫人。夫人道。客言是也。一晚與安國君宴飲正歡。忽爾涕泣。安國君怪而問之。夫人道。妾備充後宮。不幸無出。君諸子中異人最賢。諸侯賓客來往。俱稱道之。若待此子爲嗣。妾身有托。太子許之。夫人道。

君今許妾。明日聽他姬言。又忘之矣。太子道。夫人如不信。願刻符爲信。乃取玉符刻嫡嗣異人四字。剖爲兩半。各取一半爲信。夫人道。異人在趙。何以歸之。太子道。當乘間請於父王也。時秦王方有事於趙。太子言於王而不許。不韋又偵知王后之弟楊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泉君。說道。王春秋高矣。太子又無嫡子。王孫異人賢孝聞於天下。而爲質於趙。日夜引領思歸。君請王后言於王而歸之。使太子立爲嫡子。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異人之感德於王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楊泉君跪而言道。謹領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王后。后因爲秦王言之。秦王道。俟趙人請和。當迎異人歸國。太子召呂不韋問道。吾欲迎異人爲嗣。父王尙未應允。先生有何妙計。不韋叩首道。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願毀家賂趙當權者。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大悅。便將黃金三百鎰付不韋。託其轉付異人爲結客費用。夫人亦出金百鎰付不韋。又爲異人製衣一箱。并贈不韋黃金百鎰。預拜不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旦夕可望歸來。不韋辭歸。卽駕車返趙。不多幾日。已抵邯鄲。先見父親。把以上情形告知。次日。卽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進見王孫異人。將經過情形備細說知。又將黃金及衣箱呈上。異人喜謂不韋道。衣服留下。黃金煩先生取去。先生有需用的時候。儘可動用。只要設法救我回國可也。不韋聞言照辦。卽便辭回家中。當晚宿在趙姬房中。知道趙姬已懷孕二月。乃心生一計。付道。王孫異人回國。繼

立有望。若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男子。是我親骨血。此男承嗣爲王。羸姓之天下。便爲我呂姓所有。也不枉我破家奔走。做這注好買賣也。次日。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豐盛。笙歌競奏。酒至半酣。不韋開言道。卑人新納寵妾。頗嫺歌舞。欲令侍席勸盃。勿嫌唐突。乃令侍婢喚趙姬出來。趙姬聞喚。卽至席間。不韋道。汝可拜見一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向異人和公孫乾叩頭請安。不韋令趙姬捧卮敬酒。盃到異人。異人抬頭細視。果然標致。趙姬敬罷了酒。便任筵前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游龍。袖如素蜺。宛轉如羽毛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異人與公孫乾。覺得目迷五色。神魂飄蕩。口中連聲叫好。趙姬舞畢。不韋令再斟大盃勸飲。趙姬勸完了酒。卽便入內。此時公孫乾已玉山傾倒。醉臥席上。惟王孫異人見趙姬如此美麗。宛如嫦娥下降。神女臨凡。一眼向內注視趙姬。直到了看不見的時候。方回過頭來。呂不韋情知中了我的道兒。暗暗歡喜。異人就借酒裝醉。請於不韋道。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求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未知身價幾何。容當照納。不韋佯作怫然不悅之色道。我好意邀宴。出妾獻杯。以表敬意。貴人卽欲奪我之愛。有何理說。異人卽跪而道謝。某以客中孤苦。生此妄想。想要先生割愛。實是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道。吾爲貴人謀歸。破家尙不惜。今何愛一女子。但此女年輕怕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卽當奉送。備鋪床拂席之役。異人再拜致謝。候公孫乾酒醒。一同歸去。是夜不韋歸房對趙

姬言道。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道。妾旣以身事君。且娠已二月。奈何棄之不韋。道。汝終身隨我。不過一賈人婦。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當爲王后。幸而生男。卽爲太子。我與汝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無窮。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洩漏。趙姬道。君之所謀者。妾敢不從命。但恩愛割絕。其如夫婦之情何。不韋撫之道。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對天設誓。當夜同寢。被底恩愛。倍於往昔。次日。不韋至公孫乾處。謝其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道。正欲與王孫道府謝席。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道。蒙王孫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勉從尊命。今日良辰。卽當送館作伴。異人道。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道。旣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酒。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宋詩人蘇東坡有詩讚道。

新歡舊愛一朝移。花燭窮途得意時。盡道王孫能奪國。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鶼鶼。恩愛非常。約過了一月。趙姬遂向異人道。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有娠矣。異人那知此中奧妙。只道自己下種。愈加快樂。却說趙姬遣嫁異人時。已有二個月身孕。嫁後八個月。便十月臨盆之期。那知腹中毫無動靜。因她懷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所以比衆不同。直到了十二個。方纔產下一兒。臨盆時紅光滿室。白鳥飛翔。那嬰兒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上有一

龍鱗塔。啼聲若洪鐘。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之朔。異人大喜道。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於正月。異日必爲政於天下。遂用趙姬之姓。命名趙政。後來政爲秦王。卽是兼併六國之秦始皇。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不韋聞趙姬生男。暗暗自喜。至秦昭襄王五十年。趙政已三歲矣。秦兵圍邯鄲急。不韋設計暗暗與異人趙姬母子逃回秦國。呂不韋同着異人。到了咸陽。先使人報知太子安國君。太子謂華陽夫人道。吾兒至矣。夫人與太子並坐中堂以待之。不韋謂異人道。華陽夫人。楚女殿下。旣爲之子。須服楚服入見。表示依戀之意。異人當下改換楚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道。不肖男久隔親顏。不能侍奉。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楚冠楚服。駭而問道。兒在邯鄲。安得效楚人裝束。異人稟道。不肖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楚服。以表憶念。夫人喜道。妾楚人也。當自子之。安國君道。吾兒可改名子楚。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以得歸。子楚將在趙情形及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一一稟告。安國君卽召不韋勞之。卽賞給東宮俸田二百頃。並賜第宅一所。不韋謝恩而出。子楚就住在華陽夫人宮中不題。且說子楚後來承繼秦王。卽是莊襄王。在位三年。得病。丞相呂不韋入問疾。因以緘書致王后。追述往日誓言。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自當暢所樂矣。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卽位。是爲始皇。此時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爲太后。對

事皆決於不韋。比於太公。號爲尙父。從此權傾中外。威振諸侯。秦王政登基七年。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作主張。全不由太后和呂不韋做主。却說呂不韋得寵於太后。出入宮闈。素無忌憚。及見秦皇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那時太后愈老愈淫。不時宣召不韋入甘泉宮。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己。欲進一人以自代。想可以稱太后意而難其人。聞市人嫪大里中淫婦爭事之。秦語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因號爲嫪毒。偶犯淫罪。不韋曲赦之。留爲府中舍人。秦俗農事畢。倡樂三日。以節其勞。凡百嬉戲。任人陳設。或扮演。凡有一藝一長。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使嫪毒以生殖器穿於車輪之中。輪轉而器不傷。市人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不韋。似有欣慕之意。不韋道。太后欲其人乎。臣請乘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道。此戲言耶。此外人安得入內。不韋道。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賄於行刑者。詐爲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道。此計大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毒。告以故。毒性淫。自以爲奇遇。不韋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刑。因以百金賂主刑官吏。使行刑者以他物代之。嫪毒既詐腐如宦狀。遂雜於內侍之中。以進於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大暢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韋乃倖得自脫。太后與嫪毒相處如夫婦。未幾懷妊。太后恐產不可隱。徙居離咸陽二百里。雍城大鄭宮。兩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育之。

太后私與毒約。他日王崩。以其子爲後。外人頗有知者。但無人敢言。太后奏稱。嫪毐代王侍養有功。請封以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毒爲長信侯。予以山陽之地。毒驕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事無大小。皆決於毒。毒蓄養家僮千人。賓客之求爲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爲己黨。勢反過於不韋。秦王政九年。秦王至雍郊祀。因朝太后於雍城。太后命於德公之廟。行冠禮佩劍。賜百官大酺五日。太后亦與秦王宴於大鄭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合當生出事來。毒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中大夫顏洩。因酒醉賭博失利爭鬪。毒怒甚。瞋目大叱道。吾乃今王之假父。爾寔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而走出。恰遇秦王政從太后宮飲酒出來。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秦王政是有心機的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而詢之。顏洩就將自稱假父之事。說了一邊。因奏嫪毐實非宦者。詐爲腐刑。私侍太后。現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秦王政聞奏大怒。密以兵符往召相齮引兵至雍。有知其事者。走告嫪毐。毒大驚。夜叩大鄭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之計。除非乘相齮兵未到。盡發死黨。攻祈年宮。幸而攻破。吾夫妻尚可相保。太后道。宮騎安可聽我令乎。嫪毐道。願借太后璽。假作御寶用之。托言祈年宮有賊。王有令。召宮騎齊往救駕。當無不從。太后是時主意已亂。便道。惟爾行之。遂出璽付毒。毒僞作秦王御書。蓋以太后璽文。遍召宮騎衛卒。直至次日午刻。方才取齊。嫪毐率死黨分領其衆。包圍

祈年宮。秦王政登台。垂問各軍犯駕之意。答道。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救駕。秦王道。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宮騎衛卒散去大半。其有胆大者。卽反攻嫪毐死黨。秦王下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輿隸下賤。賞格皆同。嫪毐因之兵敗。斬關出走。正遇桓齮兵至。活活的束手就縛。付獄吏拷問得實。秦王政親往大鄭宮搜索。得嫪毐姦生二子於密室中。使左右置於布囊而撲殺之。太后暗中流淚而不敢救。獄吏獻嫪毐招詞。始知嫪毐詐腐。皆出於文信侯呂不韋之計。秦王命車裂嫪毐。夷其三族。餘皆梟首示衆。黨於毐而不預謀者。遠徙蜀地。凡四千餘家。太后用璽黨逆。不可爲國母。滅其祿俸。遷居咸陽宮。以兵三百人守之。回駕咸陽。尙父呂不韋懼罪。稱疾不敢出謁。秦王欲並誅之。詢於羣臣。皆言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況嫪毐未曾面質。虛實無據。不宜從坐。秦王乃赦不韋。但免相而收其印綬。秦王因奏陳忠諫。迎太后還朝者殺之。繼之而以諫死者凡二十七人。厥後有滄洲人茅焦。叩闥伏屍。陳述國家存亡之大計。秦王始親迎太后。回咸陽。置酒甘泉宮。母子歡飲。文信侯呂不韋既免相位。就國之日。列國遣使問安。各願處以相位。秦王恐其用於他國。乃賜不韋詔書一道。

君何功於秦。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尙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由君始之。寡人

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徒居蜀郡。以郎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不韋接讀詔書。怒道。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少頃。又嘆道。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晚矣。遂置鴆於酒。飲之而死。門下客偷葬於北邙山下。

第四回

宴端陽主婦偷俊僮

避娘家花園產私女

漢代有姑蘇主者。原是江都人王孫的女兒。舍人趙曼的夫人。生得身材婀娜。體態輕盈。丰韻不亞於西施。淫行並肩於妲己。惟趙曼素好南風。不常到姑蘇主房中宿歇。以致姑蘇主不能暢其性慾。淫行婦人。那能獨守空閨。臨風對月。時深浩歎。後人有浣紗溪詞爲證。

花樣妖嬈柳樣柔。含情俊眼逞風流。對人佯整玉搔頭。斜倚翠屏嬌又怯。豔粧初試控簾鉤。依前春恨鎖重樓。

有一天趙曼端陽家宴。與姑蘇主對飲。叫俊僮馮萬金坐在橫頭歌唱品簫。姑蘇主見馮萬金品貌嫣然。

聲音嘹亮。眉來眼去。恨不得把他抱在懷裏。少頃見趙曼醉了。萬金卽滿斟了大杯。獻與姑蘇主。並唱個小曲兒。那時姑蘇主卽屏退服侍的丫鬟。姑蘇主接杯飲了。萬金一連敬了三杯。此時姑蘇主有些醉意。性慾衝動。色胆如天。那裏按捺得住。就把萬金兩手捏住。低聲道。我吃半杯。你吃半杯。何如。萬金慌極。附姑蘇主耳細語道。倘或老爺醒來看見。如何是好。姑蘇主道。你晨夕不離老爺左右。奪了我愛。其何以使我快樂耶。萬金道。夫人既有此心。我豈無意。但主尊奴婢。不敢造次。姑蘇主道。若有便時。喚你。切記不可負約。只聽見趙曼睡夢中喚萬金道。快扶我到房中去睡。萬金把趙曼扶至房中後。卽笑迷迷向外走出。姑蘇主眼看萬金出去。也叫丫鬟扶上樓去睡了。祇留個貼身婢女翠鈿在側。是姑蘇主的心腹。往常做些不端勾當。全仗這個丫鬟穿鍼引綫。年紀雖只十五六歲。做那牽頭的事。倒也熟慣。此時姑蘇主見趙曼酒後熟睡。不覺慾火難禁。忙叫翠鈿。翠鈿在睡夢中聞姑蘇主呼喚。走到姑蘇主面前。姑蘇主道。妳看月明透戶。最是動人。老爺又睡熟了。他酒後熟睡。要到天明才醒。我今欲偷香竊玉。妳若肯成就我的好事。重重有賞。翠鈿道。主母有事。任憑差遣。况我受主母深恩。何得云賞。姑蘇主道。我看服侍老爺的馮萬金。性格溫柔。姿容俊美。若得與他諧一夕之歡。遂我終身之願。未知妳肯去喚他否。翠鈿道。他若不肯來。反向老爺說明。那時夫人面子不好看。卽小婢的性命。亦難保全。怎麼可以去叫他呢。姑蘇主道。妳果然

有些見識。我老實對你說了罷。日間已與他約定了。妳叫我到房中成就好事。我是不忘妳恩德的。翠鈿道。原來如此。待我去喚他就是了。翠鈿兩隻脚就向樓下走去了。姑蘇主仍坐窗下。專等萬金到來。有點絳脣詞爲證。

暗憶佳期。寶鼎香初斷。莫交心變。未遂風流願。好夢驚回。良夜難消遣。將伊怨檀郎不見。只與嫦娥伴。

翠鈿提了紅紗燈。輕移蓮步。一路下樓。自思自忖道。原來夫人不知不覺已看上了馮萬金。翠鈿到了書房門首。看見裏面還有燈光。知道他尙還未睡。把指頭在紙窗上輕輕的用口涎濕破了一個洞。翠鈿就把俏眼睛望進去。恰巧馮萬金書房獨坐。想着姑蘇主勾引他的事情。便高興起來。把春意兒細細觀看。正在高興之際。忽聞叩門聲音。萬金隨口問道。是那個。翠鈿應道。你開了門自然認識的。萬金開了門。見是翠鈿。便問道。翠鈿姐來此何幹。翠鈿道。特來報喜。萬金道。有何喜信。翠鈿就將來意說明。萬金道。此事如何使得。翠鈿道。有我在。怎麼使不得。萬金道。姐姐厚意。沒齒難報。翠鈿道。怎麼報不報。只要你給我個快活便了。適纔你在那裏看的甚麼東西。覺得你便高興起來了。萬金道。這叫做春意兒。翠鈿道。他們就幹了一回風流事情。然後一同進去。馮萬金與翠鈿在書房中倒不覺得寂寞。但是姑蘇主獨對孤燈。

很不耐煩。足足有一個時辰。只見翠鈿提了紅紗燈引了馮萬金到來。他倆見了面。姑蘇主芳心蕩漾。不能自持。遂與馮萬金相抱相摟。同入羅帳。顛鸞倒鳳。意興猖狂。好是熱石板上螞蟻。連手脚都沒有按放的地方。直到金雞喔喔。萬金始披衣而出。姑蘇主送萬金下樓。說不盡分離之苦。有南鄉子詞爲證。

月色浸粧樓。短燭熒熒情未收。兩點春山愁未解。悠悠。望得伊家見始休。鸞鳳意綢繆。惱殺多情與未周。畫角聲殘空悵望。休休。一船離家向西州。

從此馮萬金穿房入戶。時常到姑蘇主房內宣淫。不覺光陰如箭。日月如梭。約摸有三個月光景。姑蘇主的腹部漸漸的膨脹起來。姑蘇主終日憂疑。恐怕被趙曼知道。不當穩便。乃密與翠鈿商量個辦法。翠鈿道。必須處置得萬全纔好。後來她又存想一回。說出個計策道。我有計在此。老爺所喜的萬金。又不打常到主母房中來的。主母不若推託要到王太太家養病。請醫調治。那時到了王家再作區處。待生產了付與萬金收去。再回府中。有何不可。姑蘇主道。此計甚好。只要妳幹得妥善才好。自此姑蘇主就裝起病來。趙曼知道姑蘇主有病。就走到房中看視。見她面黃肌瘦。姑蘇主吊下淚來道。妾身有病。不敢驚動相公。不料日見沉重。如何是好。又道。現在覺得腹中脹滿。心中鬱悶。府中人多。更覺煩心。正欲稟知相公。暫回母家調治。免得相公操心。趙曼道。夫人在此。既不樂意。暫且歸家調養。日常用度。儘着送來。姑蘇主聽了。

趙曼這話。喜出望外。趙曼卽命家人備了轎馬送她歸家。並着翠鈿伴夫人同去。隨身服侍。姑蘇主就此上轎回到母家。父親王孫接着。便問姑蘇主身體健否。姑蘇主道。因爲身子不健。故而回家調治。須要尋個清淨所在。頂好在西院書房。且有花木幽雅。未知父親肯許女兒在西院調養否。王孫卽命家人打掃西院。俾小姐遷入調養。姑蘇主與翠鈿遷入西院後。果然幽雅。再無一人往來。卽是父親。也不過三五日探望一次。早晚祇有翠鈿作伴。好不樂意。卽使趙曼差人探望。推說未好罷了。心中止記念萬金而已。恰巧趙曼奉詔到番國封王。來與姑蘇主作別而去。不料十月滿足。腹部更大。此時馮萬金見趙曼奉差出國。思念姑蘇主舊時恩愛。買了幾件女式粧品及時新菓子來王家探望。託詞趙爺寄信回來要面見主母。門上通報姑蘇主。姑蘇主道。着他進見。門公領了萬金直到西院。萬金見了姑蘇主。把粧品菓子都送與姑蘇主收了。翠鈿道。冤家都是你那晚幹了一回事。主母有了孕。所以我們冷清清避在這裏。虧你到此時纔來探望。萬金道。小人實不知主母有孕。以此不會時來奉候。若我忘了主母恩義。得好死。但是主母既有孕。怎生是好。姑蘇主道。正爲了這件事情。專等你來。待分娩後。你悄悄地暗藏了去。撫養成。人。也不枉你我恩愛之情。萬金道。殆未知主母何時分娩。姑蘇主道。你約莫月盡邊來。千萬不可忘了。說罷。萬金就作別而去。姑蘇主到了二月廿八日夜半。腹中疼痛起來。正是瓜熟蒂落。到了廿九日黎明。一

胎產了兩個女孩。只推說感冒風寒。不能起身。惟翠鈿心下憂慮道。萬金爲何不來。敢是忘了。正在着急。只見萬金急急忙挑了兩個盒子進來。翠鈿接着說道。夫人夜間生了兩個女孩。專等你来哩。快些把兩個女孩安放在盒子裏挑出去。且去見了夫人再說。萬金隨翠鈿進房見了夫人。姑蘇主道。你來了。我才放心。但是這兩個女孩生時。只見紅光滿室。想他長大必有好處。你須好好藏了出去。用心教養。萬金道。小人來時。挑兩個盒子在此。就把他藏在盒內。乳母房子。俱已停當。請主母放心。翠鈿就把兩個女孩藏在盒內。萬金別了姑蘇主。依舊挑了盒子出府而去。待至彌月。姑蘇主身體健全。又候了幾時。趙曼封王回來。卽至姑蘇主處探望。知道病體好了。就要請夫人回府。姑蘇主就稟明父親。隨趙曼回府。姑蘇主同趙曼回到府中。當晚夫婦兩人。正如久旱逢乾。繡被中慢效鸞鳳。牙床上共諧秦晉。耳畔嘖嘖。惟有些鑽心密語。枕邊呶呶。都是那動興淫聲。有誤佳期詞爲證。

一自那人去。滿目淒涼。依舊一庭芳草怨清幽。却把人傷。此夜結同心。露滴花心透。今朝得意慢追歡。不許摧清漏。

第五回

射鳥兒雙演雲雨情

趙飛燕獨戰壯男子

話說趙飛燕初名宜主。與妹合德。同爲姑蘇主。與馮萬金的私生女。產下後。卽由馮萬金領去撫養。後來因其身輕如燕。非常人學得來的。當時人都叫她飛燕。飛燕幼時天性聰慧。詩詞歌賦。琴棋書畫。都能會意。一日在乃父馮萬金箱內。檢得一冊醫書。是彭祖留傳下來的。書中有一段專講男女交媾。須如此如此。運氣三日。依然處女。就拿到房中。細細研究。便曉得了運氣訣竅。萬金此時已不在。趙曼府中走動。坐食山空。家業日漸凋零。只得幫閒度日。飛燕到了十五歲時。姿容妖嬈。正如貌比花嬌。顏同玉美。這樣輕盈弱質。却是天生成的。時有鳳求鸞配之想。不料乃父萬金憂鬱成疾。行將不起。卽叫妻女道。我原在趙舍人府中走動。趙曼極喜歡我的。我死之後。你們可到趙府中去投生便了。後來萬金死了。飛燕姊妹在家做些針指度日。不久她的母親也死了。到了次年江都地方大旱。田中顆粒無收。飛燕姊妹只好到趙府投生。詎知走到趙府。陡見牆門懸掛孝旛。却是姑蘇主王氏的。飛燕頓吃一驚。說道。我與你這般命苦。今夫人已死。倘進去投他。做了下賤之人。不是投生是投死了。聞得長安大熟。還是流轉到長安去罷。乃回到家中。隨了衆人流轉長安居住。做些草履在市上售賣。市上的人見她姊妹二人都讚她漂亮。來買

她的草履分外多與她些。其時有一個後生面龐俊俏。不過是好耍的浮蕩子弟。專喜歡打射鳥兒。故人都喚他叫射鳥兒。年約二十多歲。家財不下數百金。並未娶有宅眷。他在市上看見飛燕姊妹。天姿國色。體態輕盈。打聽得祇有姊妹二人。又是從江都流轉來的。思想取她爲妻。常常着人送柴送米。飛燕姊妹思想與他從未識面。又非親戚。難得他這般厚情。芳心有些活動了。不覺秋盡冬初。朔風正烈。老天又降下大雪。一連三日。未能出門。正是屋漏頓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二人只得忍了饑餓。共被而睡。饑寒難忍。那裏睡得着呢。只得坐起來貼背共話。說到傷心之處。哭泣隨之。坐到天明。正在憂愁的時候。只見射鳥兒打扮得齊齊整整。同那小廝挑了酒菜點心到來。飛燕姊妹出來迎接道。草舍得郎君光顧。蓬蓽生輝。射鳥兒道。村夫俗子。得親芳澤。實出望外。我想天色寒冷。孤身極難消遣。特備淡酒一壺。爲二位姊妹解寒。飛燕道。往常多荷君家周濟。無恩可報。今日又承厚情。何以克當。射鳥兒道。這些小事。何足掛齒。即令小廝煖酒禦寒。彼此俱有含情之意。飲了幾盃酒。却沒了射鳥兒即在懷中取出銀兩。遞與小廝道。你到糟坊沽那上好之白酒。再到家揀取佳肴來。小廝應聲去了。此時射鳥兒性慾衝動。直從腳底下直透丹田。那裏按捺得下。又不敢冒昧亂動。只得假意慫恿道。二位姊妹。這樣天氣。何苦自甘凍餒。不如讓我替二位姐姐做個媒。選擇佳婿。以了終身之事。飛燕道。我們要嫁丈夫。誰來娶我窮鬼。射鳥兒道。請

問姊姊要嫁何等人材。飛燕道。只像君家材貌足勾了。君家如果有意。我姊妹願嫁一人。射鳥兒道。既承二位姊姊厚愛。今日權效魚水之歡。後遣媒妁娶二位姊姊歸家。永諧伉儷。小弟之願足矣。飛燕道。妾屢受君家厚惠。固願奉箕帚。若欲苟合。妾斷不爲也。郎君當自三思。射鳥兒便雙膝跪下道。姊姊若不見憐。小子願就姊姊面前長跪不起。合德忙扶射鳥兒起來。對飛燕說道。只此一次。外人那裏會知曉。射鳥兒道。二姊之言。甚爲有理。只今一次。以後再不敢胡行。飛燕見他情急。笑道。卽欲如此。也待晚夜。正說之間。小廝沽酒回來。射鳥兒卽分付小廝道。我還要到城內算帳。今晚不得回家。你先回去。家中門戶須要謹慎。小廝隨卽回去不題。且說射鳥兒與飛燕姊妹又連飲了幾盃。彼此情脈脈。意綿綿。芳心蕩漾。恰好金烏西墜。玉兔東升。射鳥兒便把飛燕姊妹摟在懷中。那飛燕將日間所說的話。都付之九霄雲外。就此一箭雙雕。幹那無廉恥的事情。就此三人相抱相偎而睡。有錦堂春詞爲證。

錦帳羅幃影獨。鴛鴦被底寒生。鮫綃濕透相思淚。盼殺那多情。荳蔻含苞。初試櫻桃綻破。難禁陽台雲雨。如醉着意再溫存。

次日天色微明。三人又笑頑。一回起來。射鳥兒卽欲回去。飛燕道。妾身姊妹。荷郎君雅愛。願以此身事君。不惜失節。恐郎君後有他愛。使妾有白頭之嘆。說罷。淚如雨下。射鳥兒對天設誓。又恐被人知覺。急急辭

去。飛燕姊妹從此錦衣玉食。不憂饑寒。大有昨日今朝大不同之概。有一天射鳥兒從飛燕家裏出來。被住居左近的光棍。叫做撒潑賴皮王二看見。他心裏想道。這兩個雌頭實在可惡。我前日被她姊妹搶白一場。她倒看上了射鳥兒。一路走來。却好撞見活閻羅張三。便對他說道。我前日對你說的兩個雌頭。竟被射鳥兒勾搭上了。要想個辦法處置她才好。張三道。射鳥兒的家業與才貌。我與你都勾不上。這兩個雌頭居然被射鳥兒搭上。便不是好人家女兒。我與你今夜趕到他家裏。各人強姦他一個。這口氣就出了。王二道。講得有理。不料牆內有人話。牆外有人聽。這話竟被挑水的錢五聽去了。如飛的跑到飛燕家中。報道如此如此。這般這般。飛燕聽了錢五的話。便對合德道。射鳥兒不在家中。却如何是好。錢五道。小人倒有個法子。不如移居洪福巷內。租趙府的房子住居。巷內的趙府。再無人敢來攪擾。夜來還有一班巡風。你道王二張三還敢來胡行麼。飛燕道。既有這樣的好所在。就勞你將傢伙挑去。合德道。但是射鳥兒不知。飛燕道。他自會尋來。現在也顧不得他了。飛燕姊妹跟了錢五。悄悄地行了二三里路。便到了洪福巷。巷內有個侍郎節度使趙臨。只因漢元帝駕崩。成帝即位。年紀幼小。耽於酒色。常到趙臨府宴會。以此趙臨的勢力極大。家中侍婢。都能歌舞彈唱。這一巷的房屋。全是趙臨的業產。巷內住有一個牙婆。人都叫金花嘴。時常在趙府走動。這時候錢五挑了傢伙。領了飛燕姊妹。逕到牙婆金花嘴門首。把傢伙停

了下來。叫聲裏邊有人應。只見一個老兒走出來問道。誰來叫門。錢五道。現在有兩個姑娘。特來尋你婆。有事相煩。那老兒便回到裏邊。少頃。金牙婆從裏邊走了出來。對錢五一看。便道。你好像錢獼猴。又問那兩個女子道。你們從那里來的。錢五道。他們是姊妹二人。並無男客。住在前面二三里路地方。因被光棍攪擾。所以悄悄地搬來。要尋趙府房屋居住。金婆道。請進裏邊坐。老身包攬就是了。保你姊妹住得安穩。飛燕姊妹進內坐了。金婆問道。二位姊妹上姓。飛燕道。小女子姓馮。父母雙亡。原籍江都。流落在此。金婆道。二位姊妹這樣苦惱。這不令人心痛。待老身替二位尋間房子。說罷。分付搬飯結三人吃。自己却往趙府門首。問門公道。尊府西首百間精緻空房。現在有人要租。門公道。你去問老爺便了。金婆便入內見了趙臨。說道。老身有兩個親識。却是孤身女子。又是同胞姊妹。容貌絕世。蓋世無雙。要租府西首三間花廳。房錢都在老身上。趙臨道。你來說了。就租與她便了。金婆歡天喜地。辭別回家。便與飛燕說道。趙府西首有三間精雅花廳。趙老爺已應承給你住。也是你的造化。你們姊妹就此起身罷。錢五就把傢伙挑了。金牙婆伴同飛燕姊妹。來到府西花廳。錢五便把傢伙安放。飛燕叫錢五道。你且在我家相幫幾時去。錢五應允。便去把床鋪下。把灶安下。又取了銀子。叫他到市上去糴了幾斗米。買下兩担柴。就此做了人家。安心住下。過了一天。金婆來到飛燕家中探望。見飛燕繡的一幅美人圖。就說道。趙府老爺要找尋個

繡娘。做兩套百花衣服。正沒有相當的高手。正是踏破銕鞋無覺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看姊姊這樣生活。待我去對趙爺說知。倘若成功。除些房錢也好。飛燕道。若得如此更妙。便把美人圖交與金婆持去。金婆拈了美人圖來到趙臨府中。見了趙臨道。老爺前日託老身尋繡娘。不料住老爺房子的二個女兒。到是好手。做出來的生活。好如活的一般。她現在繡的美人圖。託老身送與老爺。以爲進見之禮。趙臨把美人圖展開看了。只覺得鮮妍美貌。精神百倍。甚爲歡悅道。天下有這樣的聰明女子。就是這一幅圖。足值千金了。明天就去叫他來一見。金婆道。老爺鈞旨。明日遵去領來。就此作別出來。逕到飛燕家中說道。你們真是造化。老爺見了這幅美人圖。快活極了。叫我明天領二位姊妹進見。定然有些好處。合德道。若有好處。決不忘記媽媽。就叫錢五沽酒買菜。三人飲了半夜。金婆方始作謝歸去。次晨便來領飛燕合德同往趙府。見了趙臨。趙臨想道。世上竟有這般標致的女子。不是這幅美人圖。幾乎埋沒了。就與夫人商量道。意欲留他二人爲女。不知你意下如何。夫人道。妾身正有此意。但不知他們的意思如何。趙夫人隨同趙臨走到廳上問道。二位上姓。家住在那裏。飛燕答道。妾本姓馮。父名萬金。江都人氏。妾名飛燕。妹名合德。不幸父親早喪。止有孤身姊妹。夫人道。既如此。老爺欲得你二人。拜爲義女。在我府中居住。後來代你們擇個佳婿。也是好的。金婆從旁插口道。如此甚妙。飛燕道。若得抬舉。沒齒不忘大德。夫人就請趙臨並

坐。飛燕合德拜了義父義母。趙臨卽令家人肆筵設席。大開宴會。飛燕姊妹就改姓趙了。當晚趙臨叫人喚錢五到府分付道。二位小姐已在我府中。花廳內所有東西都賞與你了。可收拾回家居住。錢五叩頭稱謝。飛燕悄悄地叫錢五與他說道。你會與我約射鳥兒麼。錢五道。他說明日准來。如今怎的回復他。飛燕道。多多致意他。改日若能出身。當再與他相會。切勿心焦。保重爲上。說到此際。不覺吊下淚來。急把淚痕拭乾。打發錢五動身出去。後來錢五把這個消息傳與射鳥兒知道。射鳥兒這股火雖捺不下去。終究無法可想。也就罷了。飛燕姊妹自從進了趙府。除了刺繡以外。趙臨見她二人身材苗條。就教她兼習歌舞。燕那飛積思精切。專心學習。不到半年功夫。便學得十分精妙。趙臨看了大喜道。我初見二女。卽料比衆不同。今歌舞得如此。真個有興。飛燕姊妹在趙臨府中學習歌舞。不在話下。却說漢成帝卽位。改元永始。一日駕至趙臨府中。設宴在萬花樓上。成帝坐了正席。趙臨賜坐在旁側。女樂喧闐。歌舞雜陳。成帝微有醉意。趙臨跪而奏道。臣有一女。閨名飛燕。能歌能舞。喚她與陛下侑酒何如。成帝點頭。趙臨卽令左右請飛燕小姐出來。飛燕聞知呼喚。卽忙更換服裝。走來萬花樓頭。輕移蓮步。軟促湘裙。容貌似海棠滋曉露。腰肢似楊柳裊東風。渾如閨苑瓊姬。絕勝蟾宮仙子。跪拜已畢。站在趙臨身後。成帝見她身材飄逸。頗有屬意的神情。卽令試舞一回。趙臨離座奏道。只恐有污聖目。成帝道。不必過謙。趙臨應允。卽時鼓樂喧天。

笙歌聒耳。飛燕整衣而舞。有詩爲證。

洞房花燭明。燕餘雙舞輕。頓履隨疏節。低環逐上聲。步轉行初健。衫飄曲未成。鸞回鏡欲滿。鶴領市應傾。已曾天上學。詎是世中人。

飛燕舞罷。成帝神魂飄蕩。隨口言道。舞得妙。舞得妙。教朕一見魂消。趙臨就命飛燕敬酒。飛燕伸出一雙纖纖玉手。捧了酒盃。跪在成帝面前呈上。成帝一飲而盡。便親手扶她起來。即命排駕回宮。次晨。趙臨送飛燕入朝。成帝滿面添花。賜飛燕號爲婕妤。即在左迎春館臨幸飛燕。有桃源憶故人詞爲證。

風情妖冶天生就。冰雪肌膚清瘦。莫把雙蛾頻皺。停卻傳杯手。慙慙持勸黃昏後。惟有暗香滿袖。此夜月明如晝。春興濃如酒。

一日。成帝與飛燕在百花亭閑翫。飛燕忽然不樂起來。成帝道。愛卿面帶憂容。却是爲何。飛燕道。賤妾蒙陛下寵愛。實出望外。但置妾於不上不下。終無了期。倘或聖后不悅。一朝擯斥。不知死於何地。成帝道。原來爲着這事。待朕日後廢却許后。立愛卿爲后如何。飛燕跪下謝恩道。陛下龍恩高厚。只恐婢子消受不起。不料此語竟傳入許后耳中。許后就思此女在宮。久後必然奪寵。不如除之。因此左迎春館趙婕妤好接着許后。賜下餞飯酒肴。非常疑懼。卽斟酒賜與宮女。宮女飲之。立斃。着人報與成帝知道。成帝就下詔頒

示百官道。許后在宮肆惡。有關風化。有害彝倫。姑免死罪。貶爲庶人。飛燕因此立爲皇后。迨飛燕之妹合德入宮。寵幸過於飛燕。遷飛燕於遠條館。成帝絕少臨幸。一日飛燕斜倚沉香亭曲欄杆上。手托香腮。若有所思。承先司贊樊嬖在旁。揣知其意。上前奏道。娘娘莫非爲皇上久不臨幸。飛燕道。此薄情郎。我自有意中人。樊嬖與飛燕爲姑表戚。因卽低聲語道。娘娘意中人。莫非是射鳥兒麼。飛燕點首道。我與射鳥兒情意濃厚。一自入宮。遂成衣帶之隔。思想起來。不令人心煩意惱。樊嬖道。只要娘娘一封書。與臣持去。彼可卽來。何煩憂慮。飛燕就去宮中取得龍鳳錦箋。寫了一封書去。書道。

自別後。風霜又幾換矣。值此涼風四起。孤雁悲鳴。伏枕淚零。幾爲斷絕。此際此情。何可盡述耶。自昔茅簷邂逅。妾謂事能終始。永偕伉儷。孰意好事多磨。返受宮中之寂寞。自貽伊阻。頓乖聚首之寒盟。妾恨不爲涼風孤雁。親卿傍而悲鳴也。妾之思卿。固如是矣。卿之念妾。固何如耶。倘不棄妾。隨侍臣樊嬖。入我深宮。續未了之緣。勿以宮中爲險。阻我倚閭之望也。妾旣以身許卿。倘有不測。妾亦當從卿爲花下鬼。卿其不從妾爲洛浦賓也。揣此附聞。勿負前盟。不勝踴躍。辱愛妾飛燕百拜上。

飛燕書就。卽令樊嬖持去。道。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可有一毫洩漏。樊嬖道。臣受娘娘厚恩。豈不自信。樊嬖辭別出宮。不在話下。却說射鳥兒自聞飛燕合德相繼入宮。自以爲相見無日。放下念頭。便不去。

思想她了。一日靜坐書房。不料樊嫔換了褻衣。持書來到射鳥兒家中。射鳥兒延入就坐。便問高姓。樊嫔道。小弟姓樊名嫔。說完便把飛燕書信呈上。射鳥兒拆視。知道飛燕召他入宮。便道。此事如何使得。昔日今朝情形不同。動不動性命攸關。樊嫔道。這是皇后密旨。去了倒也不妨。不去恐怕滅族。射鳥兒道。怎的這樣利害。但是怎樣好進去。樊嫔道。裏邊有個宮人叫燕赤鳳。頗能幹事。我領你去見他。你就隨着他進去便了。射鳥兒分付家中人道。我隨這位相公到一處地方去。過幾時才得回來。就取了一册春意兒藏在袖中。隨着樊嫔進宮。就此人不知鬼不覺進了宮。見了飛燕。即俯伏在地不敢仰視道。蒙娘娘召臣。特來叩見。飛燕親手扶起道。我與你是舊人。不必拘泥禮節。厚賜樊嫔燕赤鳳二人叩謝而去。從此射鳥兒深居宮中。放肆無忌。日夜與飛燕行樂。時有侍郎慶安世。年可十五上下。風流俊雅。善於鼓琴。能爲雙鳳離鸞之曲。飛燕聞知。頗欲置之左右。一日告成帝道。慶安世伶俐乘巧。尤工鼓琴。何不使其出入宮禁。闕時可以消遣。成帝道。此子年齡幼小。有何妨害。朕賜金牌一面。出入宮中無禁。飛燕得了這個旨意。次日便召慶安世入宮。謂道。我已奏明聖上。賜你金牌一面。出入宮闈不禁。金牌在此。你可收去。早晚在我宮中。放心取樂。慶安世自此與飛燕同宮居住。然以耳目衆多。不能暢所欲爲。令慶安世奏明聖上。別開留春室。除飛燕與射鳥兒慶安世之外。他人不得入內。復由樊嫔在民間選得精壯少年十四五個進宮。與

飛燕行樂。有一日聖駕臨幸。忽聞壁中有嗽聲。心疑飛燕。怫然不悅而去。飛燕因此一驚。召諸少年至前道。我初取汝等入宮。滿望生子。如今又成畫餅。汝等暫且歸家。異日再圖歡會。每人贈以黃金百兩。令樊嫗護送出宮。諸少年出宮散去不題。飛燕此後悶坐宮苑。看花消遣。見燕赤鳳人品風雅。容貌秀麗。偉精壯。也是一員健將。引入靜室宣戰。不料爲合德衝破。飛燕思想我與燕赤鳳行樂。必要使賤人着了赤鳳的道兒。方免無事。就與赤鳳商量道。必須如此。這般燕赤鳳應命而去。果得與合德歡會。却說那時成帝在太液池中。造了一艘千人舟。以沙棠木爲身。紫桂爲拖柁。把雲在鷓首。因命名雲舟。又把大桐木刻爲虬龍。雕刻賽真。夾着雲舟而行。池中又建一座瀛州樹。高四十丈。右首又築一座七寶避風台。每遇春秋佳日。設宴舟中。一日成帝在舟中設宴。御流波文茵。無縫衫。飛燕穿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在舟中高歌暢飲。及到了瀛州樹上。成帝道。有此勝景。豈宜辜負。愛卿試舞一回。以佐清興。何如。飛燕領旨。成帝道。朕看卿身體輕盈。意把翠盤教宮人托在手中。卿在盤中歌舞。何如。飛燕便整衣在盤中而舞。又歌歸風送遠之曲。帝把文脊簪擊玉甌。令飛燕所愛侍郎馮无方吹笙以和。飛燕順風輕揚。將欲隨風入水。帝忙把翠纓結飛燕的裙道。願我願我。飛燕揚袖道。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歌罷便隨風而起。成帝慌道。无方快與我持后足。无方捨笙而起。急把后足扯定。少頃風息。飛燕對成帝泣道。帝恩何不

使我仙去。成帝道：如何捨得飛燕道：縱不仙去，然以妾微賤，得遇纓裙之遊，寵幸極矣。成帝大悅，賜无方黃金千兩，光陰如箭，日月如梭。這年二月廿九日，正是飛燕二十五歲的壽辰，合德備了禮物，與成帝同往飛燕宮內稱慶。飛燕迎接成帝，合德入宮，飛燕拜見成帝，畢，合德拜見飛燕，飛燕道：蒙陛下厚恩，愧無以報。今日又荷重賜，何以克當？又叩首謝恩。卽命宮人排宴，成帝坐了正席，飛燕在左，合德在右，飲至數巡。飛燕欲思感動成帝，假裝淚下。成帝驚道：今日是愛卿吉辰，他人當對酒而樂，卿獨對酒而悲，何也？飛燕奏道：往時陛下幸陽阿主家，妾出獻舞，陛下視妾不移目，主卽進妾侍奉陛下，竟作更衣之舉，下體常污御服。妾卽要爲陛下洗去，陛下道：留此以爲後記，不數日果備後宮。陛下齒痕猶在，妾深幸以爲得其所矣。以今日思數月之內，不能邀陛下，一夕之歡，妾之感泣有自來也。成帝聞此一席話，也有些惻然，就懷想到舊時情意，只是顧視嗟歎。合德見成帝有愛飛燕之意，就向成帝奏道：妾本當陪侍終席，奈偶爾腹痛，暫別聖駕。成帝道：卿速回宮調治，卽着宮女送回。是夕成帝卽在飛燕宮內臨幸，自從那日成帝臨幸之後，日夜計議道：我如今無子，難道這個天下反讓與別人，不如詐稱有孕，遂寫上一箋道：

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賜大號，積有歲時，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祝之私，時負乘輿，俯臨東掖，久侍燕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實，血脈不行，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體，辨天日之

風月寶鑑 第五回 射鳥兒雙演雲雨情 趙飛燕獨觀壯男子 四六

入懷。虹初貫日。總是珍符。龍已據胸。茲爲佳瑞。更祈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飛燕寫完。卽令韓翠持箋呈上。成帝。成帝龍目觀看。喜動天顏。對合德道。卿姊妹二人在宮數年。未曾懷孕。今幸卿姊抱孕在身。若生得一子。國家之大幸。祖宗之厚德也。遂寫一箋答道。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之重。嗣續其先。妊體之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箋奏。口授官使可矣。

成帝寫完。卽令韓翠持回。飛燕接着。望闕謝恩。自幸以爲得計。然猶恐聖駕臨幸。窺破詭詐。怎生是好。乃與王盛商議妙計。王盛眉頭一皺。計上心來。道。娘娘何不再修一箋。辭以孕者不可近人。近人則有所觸。觸則孕或敗。飛燕就取一箋書就。卽叫王盛持呈御覽。成帝覽奏。便道。有孕者確切不可近人。朕躬不時遣人來望。作朕親來便了。王盛叩謝回宮。告知飛燕。飛燕自此以後。依然縱慾無度。誰知物換時移。十個月之孕期至矣。成帝遣宮人備下洗兒禮物。送至飛燕宮中。飛燕方始憂懽。只得望闕謝恩。厚賜宮奴去了。又對王盛道。我爲自利長久之計。託詞懷孕的是私意。今已足月。聖上又賜洗兒禮物。一朝敗露。性命難保。急爲我謀保身之策。王盛道。只要如此如此。便可無事。過了數日。王盛到昭陽宮。叩見成帝。報知娘

娘昨夢龍臥。不幸聖嗣不育。洗兒之儀。謹獻壁上。成帝聽罷。嘆息不止。合德道。聖上且請寬懷。再圖後舉。合德雖然如此說。却暗地裏修了一箋。教宮人秋鴻送與飛燕。飛燕拆視來箋道。

聖嗣不育。豈日月未滿耶。三尺童子。尚不可欺。况人主乎。幸妾左右周旋。方厭無事。倘一日手足俱見。妾不知姊之死所也。謹此布悃。惟裁之。

飛燕披閱之後。一來追悔。二來憂懼。勉強回答秋鴻道。我也不及回書。多多拜上娘娘。飛燕此後不敢縱慾。就把私通的男子安慶世。燕赤鳳散去。最後又把射鳥兒遣去。射鳥兒進宮數年。家中業事。均被衆人變賣。正是門庭猶舊。業主已非。到得家中。反被新主驅逐。飛燕所賜禮品。也被挑夫挑去。心下懊悔。不如落髮。逕往牛山出家。也算射鳥兒終身結果。後來成帝駕崩。定陶王入繼大統。是爲哀帝。尊飛燕爲皇太后。諫官耿育奏飛燕醜惡。哀帝思念立嫡之意。不加譴責。哀帝在位六年而崩。平帝卽位。大司馬王莽矯太后詔頒示道。

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娣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誅。殘滅繼嗣。以危宗廟。逆天狀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後月餘。復下詔廢孝成皇后爲庶人。飛燕自知難免。卽縊死宮中。宮女報知太后。太后道。此忿已洩。速令

殯葬。

風月寶鑑

第六回

趙昭儀宮掖縱淫

漢天子洩陽逝世

四八

第六回 趙昭儀宮掖縱淫 漢天子洩陽逝世

且說飛燕之妹合德。姿容斌媚。體態窈窕。纖腰嫵娜。尖脚玲瓏。真是花搖風顫。說不盡的美處。比較飛燕。有過之而無不及。身體肉彩。略見肥胖。肌膚潤澤。出浴不濡。性格幽閒。豐姿秀雅。熟諳音律。工于詞章。尤善於諛語。談吐之間。輕緩可聽。後人有巫山一段雲。單道她的美麗。

巫女朝朝豔。楊妃夜夜嬌。行雲無力困纖腰。阿母梳雲髻。檀郎整翠翹。起來羅襪步蘭苕。一見又魂銷。

合德自從乃姊飛燕。賜號婕妤。旋立爲后。竊羨權傾宮掖。貴爲國母。自己雖寄身國戚門庭。行動頗不自由。依舊在趙府做些針線。閒習歌舞。不在話下。却說成帝自以爲得了趙氏爲后。一生之願足矣。一日。成帝宴息。在鴛鴦殿便房省帝籙。承先司鸞樊嫕。却來上籙。乘間奏道。陛下前言皇后之美。天上少有人間無雙。臣知皇后有一妹。名曰合德。美貌絕倫。皇后還要遜她一籌。陛下何不宣來一看。成帝聽了樊嫕奏言。又有趙后遜他一籌之說。那成帝本是好色之主。思想起來。還是宣召入宮一觀。即便傳旨。着舍人呂

延福將百寶鳳毛輦。到趙臨家宣召合德。呂延福領旨帶了禁衛百人。直到趙臨府中來。趙臨忙來接旨。排了香案。開讀旨意畢。獻了呂延福的茶。入內傳言。合德說明聖上宣召。催促更衣起身。合德出告呂延福道。妾蒙大恩寵召。非敢有違。但非貴人姊召。斷不敢行。不然。寧斬首以報宮中。呂延福聞她言語激切。只好回朝。將合德言語奏聞。成帝道。這事如何是好。欲與皇后說知。又恐不允。反爲不美。若是不說。怎得宣合德入宮。旋與樊嬖商議。樊嬖道。臣有一計。必須如此如此。成帝道。此計甚好。速行毋延。樊嬖領旨。潛至飛燕宮中。却好飛燕午睡未醒。樊嬖開箱竊取五采組文手籍。出與呂延福道。此趙后召合德之符也。快持去。呂延福卽忙前去。謂合德道。此趙后所頒。以爲召娘娘之符節。着娘娘作速進宮。合德見五采組文手籍。始信真是飛燕宣召。就此換了百花禮服。卽拜別趙臨夫婦。登百寶鳳毛輦。呼擁入宮。見了成帝。叩拜已畢。見飛燕不在左右。問道。貴人姊在何處。成帝道。現在昭陽宮。合德道。妾當朝見皇后。成帝道。帝王家體統。夜晚不朝皇后。待明日進宮朝見。卽令樊嬖排宴雲光殿。成帝合德挽手同行。但見雲光殿銀燭高烧。異香滿爇。成帝入席。與合德對飲。酒至數巡。合德把大盃敬酒數次。合德亦陪飲幾杯。大家有些醉意。成帝卽命撤席。挽合德同歸寢宮。欲與合德雲雨。合德道。貴人姊妬而虐。不難滅恩受恥。妾不愛死。非姊教。願死不爲。樊嬖道。何必執意。待陛下另起一院。與皇后居住。那時兩無疑忌。豈不是好。合德始

允與成帝成鸞鳳之交。此中情趣。看官們也都明瞭。不容在下描寫。有點絳唇詞章爲證。

粉落輕粧。香肌縮盡。纖羅瘦。慢攜素手。且盡杯中酒。此夕相逢。靈鵲橋初就。牡丹開後。風月常相守。次晨成帝告樊嬈道。后雖有異香。不若合德身體。有一種自然的香。真是可愛。今朕老於是卿矣。但不能如武帝求白雲卿也。嬈呼萬歲賀道。陛下真得仙者。成帝大悅。賜嬈絞紋萬金錦二十四疋。又令起建遠條館。與后獨住。並賜后紫茸雲氣帳。文玉几。黃金九層博山。令樊嬈持去。諷后。樊嬈來至飛燕宮中。適值飛燕在園灌花。樊嬈悄地把五采組文手籍安放原處。把所賜之物。持去園中。交與飛燕。飛燕望闕謝恩。樊嬈奏道。娘娘受聖上恩寵。如今無子。何不思千萬年計耶。聖上欲求子。他人進幸。娘娘愛弛。實爲不便。臣聞娘娘有妹合德。不若迎之入宮。若能生子。娘娘豈不常享榮貴。飛燕道。汝言有理。卽令樊嬈奏聞。嬈道。臣卽去奏聞聖上。並請娘娘賜臣符節。前去宣召入宮。飛燕卽去取了五采組文手籍。遞與樊嬈。嬈卽將五采組文手籍原放在合德宮中。將經過情形。奏知成帝。翌早成帝領了合德到飛燕宮中。飛燕迎接成帝入宮。合德向飛燕行朝見之禮。奏道。妾承貴人姊寵愛。召妾入宮。所賜五采組文手籍壁上。飛燕收了。卽令排宴。宴罷。卽令合德以豈蔻湯沐浴。傅露華百英粉。送之出宮。合德道。還在貴人姊宮中歇。那飛燕道。妹妹今日初來。豈有空房之理。成帝道。后言是也。就同合德回宮。次日移飛燕居遠條館。合德入居

昭陽宮。賜合德號爲婕妤。自此飛燕宮中。不見成帝蹤跡。飛燕就放大了胆。密召射鳥兒入宮行樂。宮中男女互相傳述。合德耳中也有風聞。思想倘使有人暗奏。便有禍事臨頭。須要如此如此。方可無事。一日帝與合德御苑乘涼。合德跪下奏道。妾與姊事陛下。自知人生難遇。但姊性剛直。易遭人怨。倘人飲恨。詐生陷害。則趙氏無種矣。即時淚下。悽惻起來。成帝道。朕已知道。若有人在朕前謗毀。必置以法。合德叩首謝恩。後來宮監有說飛燕姦行者。帝卽令斬訖示衆。諫官劉向見帝妄殺無辜。上書規諫。帝又不信。劉向又編烈女傳一冊。進呈御覽。帝仍置之不理。一般侍人宮女見成帝如此昏迷。只好閉口不言。一日趙婕妤好合德在御苑游行。恰遇飛燕射鳥兒徘徊花下。射鳥兒急急避去。合德來見飛燕。察其動靜。坐了許久。越發疑惑。對飛燕道。貴人姊幸上林苑。曾聞鳥啼花間之樂乎。飛燕道。繡轡之聲。最亂清聽。鳥自樂而人自焦也。合德道。旣如此。何不令射鳥者撲了他。飛燕道。禁苑重重。王孫焉能挾彈而來。合德只是微微冷笑。逕自回宮。射鳥兒原是合德舊人。此次躲避。一礙衆宮女耳目。二恐怕合德妒心。今見合德回宮。緩步走出來道。幾乎嚇死人也。飛燕道。即使見面。她也奈何我不得。飛燕同射鳥兒回宮而去。却說合德自從在上林苑見射鳥兒與飛燕攜手同游。何等快樂。中心不無忿忿。急欲移近遠條館。以分其愛。就去奏知成帝道。賤妾姊妹二人。宮院相隔。朝暮不能盡情。妾欲遷宮。未知陛下聖意如何。成帝應允。卽令樊嬪

傳旨速起少嬪館。露華殿。合光殿。博昌殿。求安殿。後殿又起凝缸室。溫室。浴蘭室。曲房連櫺。內外飾以金玉。千變萬狀。連着遠條館。號爲通仙門。合德遷宮之後。成帝時往飛燕宮中走動。一日歸宮夜宴。忽爾攘袖瞑目。直視合德。怒氣冲天。怫然難犯。合德慌了手脚。俯服在地。奏道。妾族寒微。無強近之援。一旦得備後庭。驅使之列。不意寵沐聖恩。立於衆人之上。想必恃寵邀愛。衆毀來集。加以不識忌諱。冒觸天威。臣願速死。以寬聖懷。說罷。涕泣不止。成帝聽他說得有理。不覺惻然。就扶合德起來道。卿坐了。孤家對你說。卿無罪。卿的姊。孤欲梟其首。斷其手足。置於溷中。方快孤家意耳。合德道。妾姊所犯何罪。成帝道。卿姊宮壁。忽有男子嗽聲發出。此孤必欲置卿姊於死地。合德道。臣妾緣后之故得備後宮。后死則妾不得獨生。况陛下無故而殺一后。難免天下清議。妾願身當鼎鑊。粉骨碎身以贖后罪。遂大哭以身投地。成帝抱起合德道。孤以卿之故。故不罪他。卿但說明便是。何必自恨。復令起坐飲酒。數巡之後。合德復問道。壁中人。陛下曾知是何人。成帝道。是宿衛陳崇子陳元。孤已殺之矣。陳崇也將他廢了。合德暗想。不是射鳥兒。還算幸運。對成帝道。陛下不必介介於懷。待臣妾明日進宮。打探個實信。不然。猶恐人言未可深信。成帝道。卿言有理。復陪笑與合德道。卿善音詞。今又月色照人。動人清興。孤有碧玉簫一枝。卿試品一曲。使香蘭佐曲。以鬯酒興。何如。合德道。有污聖耳。愈增罪戾。成帝令移席前庭。對月靜坐。合德把簫品起。清韻婉轉。羣

氣媚人。香蘭按板高歌。穿雲裂石。端的好聽。成帝樂不可支。攖了合德道。聽卿所奏。教孤怎的捨得你。合德又斟酒敬與成帝。自己也飲了幾杯。不覺盡醉。合德就扶了成帝進內。去幹那話兒。盡興而止。次日合德候成帝早朝。悄地來到飛燕宮中。把成帝的話。盡數告與飛燕知道。飛燕自覺惶恐。合德又道。姊現在貴爲天下母。曾思及家貧饑寒。做草履換柴米時乎。今日榮貴極矣。姊反做出事來。幸我竭力解勸。倘或故態復萌。那時悔之晚矣。今雖救止。生死尙未可卜。說到傷心之處。淚隨聲下。飛燕也哭道。幸得吾妹保全。妾之幸也。今後痛改前非。以報吾妹。合德辭別還宮而去。飛燕生性淫蕩。豈能獨宿寒衾。一日正與燕赤鳳在宮行樂。忽被合德至宮潛窺。窮形盡相。合德遍體酥麻。破口出聲而去。次晨燕赤鳳到合德宮中送禮道歉。合德道。既是你來說情。也就罷了。你起來。我有話問你。就領赤鳳到內宮無人的所在。說道。你是知趣的人。只還恨姊妹獨樂其樂耳。快與我作巫山之游。赤鳳道。臣已負逆天之罪。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卽死不敢奉命。合德道。你若不從吾言。與你見駕定罪。赤鳳道。非臣不肯從命。但恐娘娘戲我耳。合德道。姊妹總是一般。有甚相別。決要與你快活快活。不必推辭。此穢亂春宮的事情。在這禁衛森嚴的宮衛。不願殺身之禍。竟敢如此亂做。祇瞞過昏憤糊塗的成帝。只也算是漢宮污點。所以不久王莽篡位。漢家天下。因此中絕。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那天晚上。合德在浴蘭室沐浴。成帝適從幃下經過。知道

合德在裏邊洗澡。從幃隙私窺。只見膚體光發。燈燭退色。正要仔細觀看。誰知宮女連呼聖駕臨幸。合德卽忙攬巾圍體。并使宮女滅燭。避往後宮。成帝心中若有所失。由此窺浴之心益切。翌日合德又浴。成帝袖藏金豆。直往偷覷。見有宮女來。卽與以金豆。不許聲張。合德明知帝在屏隙張望。看得那合德玉體坐在盆裏。蘭湯灑灑。若三尺寒泉浸白玉。成帝神魂飄蕩。不能自持。就對近侍道。朕看昭儀真是可愛。可惜自古無二后之理。若使昭儀爲后。朕願足矣。合德方將浴罷。成帝闖進浴室。捧着合德玉身道。俏乖乖。今日孤家看得滿意了。卿爲何不避開嗎。合德道。非妾欲避。恐汚陛下龍目。今夜宮女不報。該當何罪。成帝道。他們若報。孤家便要殺他。合德就扶了成帝去玩那把戲了。這年二月廿九日。飛燕二十五歲壽辰。成帝在飛燕宮內歇宿。次辰合德來視。成帝排駕早朝。合德對飛燕道。夜興如何。飛燕道。終不能暢懷。合德道。何不使射鳥兒續之。飛燕道。我久欲言之。因恐賢妹見怪。今妹既知之。也不敢相瞞。就攜了合德的手。來至壁廂。適射鳥兒知道聖駕已去。自內出來。恰與合德撞個滿懷。見是合德。卽忙跪下道。娘娘千歲。臣該萬死。合德道。舊日相知。何必驚慌。飛燕道。娘娘都已明瞭。特來見你講話。有酒在此。且請痛飲。合德道。知己談心。豈在於酒。宮女把酒擺好。三人飲了數巡。他話不題。祇講些情話趣語。引得合德興發。便接了射鳥兒說道。我欲廢繼舊情。未知姊意如何。飛燕道。我自出外。你們在這裏勾當便了。飛燕走出。後來合

德回宮。謹備珍貴禮品三十六事。送與飛燕。並繕奏書道。

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爲先人休。謹奏上三十六物以賀。

計開

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碗一隻。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疋。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合毛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漚環四指。香文羅手籍三幅。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避毒筯二雙。同心七寶釵一股。五色文玉環一雙。琥珀枕一個。雲母扇一柄。翠羽扇一柄。雲母屏風一張。五層金博山香爐一對。柳葉簾一條。香螺卮一對。七回光瑩昉髮澤一盞。織成上襦一套。織成下裳一套。鴛鴦被一床。鴛鴦褥一床。七寶綦履一雙。龜文枕一個。金華紫羅西衣一件。七枝燈一架。珊瑚玦一事。

合德將禮品奏書交與宮女。送至飛燕宮中。飛燕把禮品收下。奏書披閱一過。暗想道。此射鳥兒一度。春風之報酬品也。就把雲錦五色帳及沈水香玉盞交宮女持回。以盡投桃報李之意。却說成帝沉湎酒色。精力衰敗。行步遲澀。陽萎不舉。着宦奴唐金廣求奇方。一日行走街頭。遇見一方士叫賣洞房春意。唐金向前盤詰根由。即時引領入宮。唐金進宮奏知。成帝就宣方士至便殿朝見。方士叩拜已畢。奏道。臣有一

服丹藥。名曰春卹膠。水火養成百日。一服之功。便有許多好處。卽把丹藥獻上。成帝令賞白銀百兩。出外候旨。成帝接丹在手裏一看。覺得異香撲鼻。是晚將丹一粒用溫水化服。就覺得心神開爽。就此開懷暢飲。那知春卹膠得了酒力。便欲興雲作雨。是晚就與合德實地試驗。頗有奇效。次日方士又進春卹膏二十四粒。合德只圖自己歡樂。私把丹藥化了七粒。成帝一飲而盡。便昏迷不能自持。合德令宮女扶帝在九成帳中睡下。到了半夜。昏迷更甚。合德始行着慌。成帝曉得不好。急欲起坐。仆倒。合德將茶湯來救。那知精放如泉。須臾駕崩。急令宮女報知太后。定陶王入承大統。是爲哀帝。在朝羣臣。對於倉卒駕崩。都在那裏竊竊私議。太后聞知消息。卽遣大司馬王莽至合德宮中。下詔道。

皇帝驟崩。羣臣謹譁驚異。令昭儀速白皇帝病狀。此詔。

合德自知難免於死。對來使王莽道。吾持人主如兒戲。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幃帳之事乎。遂大哭成帝。嘔血而死。當時司隸解光奏合德醜行。哀帝下詔廢趙欽。趙訢爲庶人。家屬盡徙遼西。

第七回

侍父疾空懷相思夢

做人恩賜同心結

話說隨文帝有個寵妃宣華夫人。乃是陳宣帝的女兒。生來性格聰慧。豐恣窈窕。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

閉月羞花之貌。是時備御隨宮。隨文帝自獨孤后去世。臨幸宣華。喜不目勝。因說道。朕老矣。性無所適。得此美人。足爲晚景之娛矣。隨封爲宣華夫人。自此之後。天天歡宴。夜夜笙歌。文帝到底是弔喪帝王。每日早起臨朝。留心政治。晚間來與宣華尋些快樂。畢竟消耗精神。况六旬以外的人。那裏敵得過妖媚淫佚的宣華。初雖勉強支撐。終究不能熬煉。因此臥病不起。文帝是明白人。曉得病從縱色而起。忽然長嘆一聲道。若使獨孤后在。朕如何得有此病。左右宮人見文帝有病。慌忙報入東宮。太子楊廣聞知。隨卽入宮侍疾。恰恰宣華夫人在寢宮調藥與文帝吃。被太子楊廣所見。慌忙下拜。宣華迴避不及。只得答拜還禮。四目相視。彼此留情。楊廣本是好色之徒。早已魂消魄散。那里禁得住一腔慾火。立在旁邊不轉睛的偷窺。怎樣打扮。但見。

黛綠雙娥。鵝黃半額。蝶練裙不短不長。鳳鎖衣宜寬宜窄。腰脂如柳。金步搖。戛翠鳴珠。鬢髮如雲。玉搔頭。掠青拖碧。乍迴雪色依依。不語春山脈脈。幽妍清倩。依稀如越國西施。婉轉輕盈。絕勝那趙家合德。豔冶銷魂。容光奪魄。真個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紛黛無顏色。

楊廣偷窺宣華以後。恨不得將他吞下肚去。他便向宣華弄個眼色。連忙走出宮來。立在分宮的要路上等候。宣華待文帝服藥後。見其微微睡去。乃急急忙忙走出宮來。剛到分宮路口。早被楊廣接住。深深一

揖說道。楊廣不孝。不能侍奉湯藥。勞夫人辛苦。心甚不安。今特在此致謝。宣華慌忙答禮道。此妾侍奉不謹。致皇上有疾。遺憂殿下。罪在不赦。蒙殿下寬宥。已爲萬幸。何敢言勞。楊廣道。父皇老邁。如何消受得夫人這般絕色。今日自速其死。令夫人孤幃寂寞。楊廣甚是憐惜。夫人爲何反如此說。宣華見他辭色不正。假裝正經。便欲拂衣而走。楊廣攔住道。夫人求少住金蓮。我還有肺腑之言。願夫人垂聽。宣華知道他有心於我。便道。殿下有何令旨。望速宣明。楊廣道。楊廣生平慕色。從未覩夫人之天姿。今得相逢。實天緣奇遇。三生之幸也。倘蒙錯愛。楊廣死生難忘。宣華假意拒絕。正色道。妾雖宮闈妃媵。已蒙聖上收備掖庭。名分攸關。豈可相犯。殿下請自重。楊廣道。人生行樂耳。有甚麼名分不名分。便要來調戲宣華。宣華恐被文帝知道。急得滿臉通紅。說道。這個使不得。青天白日。宮掖之中。要行淫亂。聖上知道。恐禍有不測。殿下不要惹事。楊廣道。夫人祇怕將死的皇帝。倒不怕活皇帝。夫人今日不做人情。恐他日要做人情。也來不及了。宣華本來是假意。恐宮中耳目衆多。反多不便。乃轉身跑回文帝寢宮去了。楊廣就此退出外殿。後來文帝在病中知道了這段消息。便向宣華盤問。宣華言語支吾。那肯實言。文帝大怒道。你若不說。定有曖昧之事。當賜爾死。宣華便如此這般一一奏聞。文帝不聽。猶可。一聽此話。氣得目瞪口呆。連話都說不出來。便大叫道。有這等事。罷了罷了。這畜生如何付得大事。枉廢吾兒楊勇。這是獨孤后與楊素誤我。

遂命速宣楊素來。楊廣自調戲宣華之後。打聽得宜。召楊素入宮。便在宮門外探聽消息。楊素領旨直入後宮。文帝見楊素進宮。便大聲道。卿誤我大事。吾兒楊勇好好的在東宮。卿攬掇我廢了。就立楊廣這個畜生做東宮。他平日假立名節。今早欺朕有病。逼淫庶母。如此無狀。豈可託以社稷。朕病在膏肓。料不能生。卿乃朕之心腹老臣。朕死後。仍立吾兒楊勇爲帝。方見卿之忠義。朕死九泉亦瞑目也。楊素道。太子國本。豈可動搖。老臣不敢奉詔。文帝見楊素不肯奉詔。氣忿填腦。罵道。你這老賊。明與楊廣同謀。抗拒君父。你欺朕病篤。不能殺汝。你若不聽朕言。朕死而爲神。亦當啖汝之肉。以報此仇。隨向左右大叫道。快呼吾兒楊勇來。快呼吾兒楊勇來。連叫數聲。氣息漸微。楊素走出宮來。賣聲說道。好個皇帝大位。不知誰人消受。楊廣在宮門外聞知楊素說出此話。心下十分慌忙。急急迎進宮來。接住楊素問道。大事如何。楊素便吞吞吐吐的說道。這是你自己做錯。非干我事。說罷。便要出朝去。楊廣便把楊素攔住。哀求。楊素道。皇上有旨。仍立楊勇。教我如何違背。楊廣道。廣負賢公。然賢公豪傑之士。必不忍自負。太后在日。曾以不肖託公公。能始終玉成。不獨楊廣終身感戴。太后在九泉之下。亦佩明德於不朽。說定就要跪將下去。楊素以手挽住。附耳言道。只消如此這般。但是便成千古罪人。那楊廣便點頭說道。是是。隨分付東宮官張衡入宮侍疾。張衡乃楊廣心腹。領了命。便大踏步直入寢宮。可憐文帝一世梟雄。性如烈火。想當日篡位的。

時候。何等威勢。今一旦臥病也。落在奸人之手。後人有詩感之道。

當年只道臣如虎。今日誰知子如狼。多少英雄都使盡。不知天意有商量。

此時宣華夫人與容華夫人尙在文帝寢宮侍疾。張衡入宮。便宣言道。皇上無故暴疾。却將太子讒逐在外。外面文武百官。議論紛紛。聖上尙有差池。二位娘娘不能辭其責。今日到此地步。尙不知迴避。必欲斷送皇上之命。纔肯罷手。容華夫人嚇得啞口無言。只有宣華夫人含淚說道。妾等受皇上深恩。恨不能以身代死。倘有不諱。敢望獨生。若要追究懷異心之人。天地鬼神。自然昭鑒。汝何必多言。張衡道。有無異心。百官自有公論。但娘娘死節。當非其時。且請少退一步。讓皇上靜養。就死也不要死在宮妾之手。壞了皇上一世英名。宣華與容華曉得張衡是東宮心腹。知道他的來意。乃向龍床拜了幾拜。哭回後宮而去。却說楊廣與楊素在外等候消息。只見幾個內侍來報道。不好了。萬歲爺氣息奄奄。已不能答應。望千歲爺做主。楊廣楊素聞言。卽忙同入寢宮。文帝早已嗚呼哀哉。正是。

道德無喪亡。仁義有終始。可嘆強梁君。不能保其死。

文帝死後。楊素奉太子楊廣卽位。是爲煬帝。那時煬帝駕到中宮。早有宮中的掌朝太監并一班有職事才人。世婦。都來叩賀。煬帝受朝了半響。獨不見宣華夫人。便開口問道。宣華如何不來朝賀。衆宮人答道。

宣華娘娘。因爲觸犯萬歲爺。待罪後宮。未蒙詔赦。焉敢擅自朝賀。煬帝笑道。他昨日那樣任性。今日也一般如此。可惜一個好人情。不會做得。遂叫左右取出一個小金盒來。自家袖中又拿了一件東西。放在盒內。外邊用黃封封了。又於合口處將御筆親打一個花押。隨差太監賜與宣華。叫他親手自開。太監領旨。忙往後宮而來。却說宣華自被張衡逼退後。隨後便聞知文帝駕崩。煬帝登極。在宮中思一回。想一回。寢食俱廢。坐臥不安。衆宮人替他担一把干係。他自己心中倒很明白。以爲昨天我雖迴避這個。並不會傷觸於他。料也無妨。他心中便有千般的籌算。萬種的思量。到了日色平西。忽見一個內使雙手捧了金盒子。走進宮來。對宣華說道。新皇爺欽賜娘娘一物。藏於盒內。叫奴婢送來。請娘娘自收。隨將金盒子遞與宣華。宣華接來一看。只見四面都見黃封。合口處又有御筆花押。心下倒懷疑起來。不敢便開。因問內使道。內中莫非毒藥。內使道。此乃皇爺親封。奴婢如何得知。娘娘開看便知端的。宣華疑內使推說不知。一發當他是毒藥。一陣心酸。淚如泉湧。就此放聲大哭道。妾自家亡被擄。已拚老死掖庭。得蒙先帝寵幸。只是道是今生之福。誰知紅顏命薄。轉是一場大禍。思量起來。到不如淪落長門永巷。還得保全性命。昨日之事。名分攸關。妾雖無狀。聖恩亦自不寬。衆宮人都認做毒藥。大家哭起來了。內使恐怕惹出事來。因催促道。娘娘哭也無益。請開了。奴婢好去覆旨。宣華被催不過。遂拭淚將黃封揭去。把金盒蓋輕輕揭去。仔細

一看却是個五彩結成的同心結子。衆宮人眼淚未乾。見了同心結子。一齊歡笑起來。說道。娘娘萬千之喜。宣華見了同心結子。知道煬帝情不能忘。反覺難以爲情。也不取結子。也不來謝恩。返回身坐於床上。沉吟不語。內使催逼道。皇帝等久。娘娘快謝恩收了。奴婢好去回旨。宣華只是低首不語。衆宮人勸道。娘娘差了。昨日因一時任性。故有今日之變。今日皇上不惱。轉賜娘娘同心結子。娘娘還是這般樣兒。惹了皇帝動怒。又要担驚受嚇。何不快快謝恩。宣華強自起身。說道。中媾之羞。吾知不免矣。乃對着金盒子拜了幾拜。依舊到床上坐下。內使見收了結子。便捧了空盒回去覆旨。却說煬帝得了內使的回信。知道宣華承受結子。滿心歡喜。但是新喪在身。日間那里好明明出入。又是第一天做皇帝。那能胡行亂做。只捱到了晚間。瞞了齋后。私自帶幾個宮人。悄悄的來會宣華。衆宮人見皇上駕到。急忙報知宣華。早被衆宮人扶的扶。拽的拽。將他攙出宮來迎駕。纔走到階下。煬帝早已立在殿上。宣華望見煬帝。羞答答到有點不好意思。只得俯伏在地。呼了一聲萬歲爺。煬帝急忙扶起。說道。夫人如何也行此禮。此時宮中高燒銀燭。塔前月影橫空。煬帝在燈月之下。將宣華定睛一看。只見烏雲不整。環珮無聲。穿一件縞素衣裳。不妝不束。初睡起的光景。比前更不相同。有柳梢青一闋爲證。

不點鉛華。淡烟素月。別自堪誇。最消魂處。如噴似怨。雲鬢歪斜。在他柳淹花遮。爭到得。形芳影葩。燈

前想像巫山洛水。宛不爭些。

煬帝見宣華夫人柔媚可憐。越看越愛。因將手攔住說道。夫人昨日之事。恍如夢寐。不想今日疏燈明月。又接芳顏。何其幸也。宣華夫人低低頭。如醉如癡。煬帝又道。朕爲夫人寸心如狂。幾蹈不測之禍。夫人心非鉄石。能不見憐。宣華見煬帝連問數次。答道。賤妾不幸。經侍先皇。義難再薦。且陛下高登九五。六宮中三千粉黛。豈無佳麗。妾敗柳殘花。願陛下以禮自節。勿得鍾情太過。煬帝笑道。夫人差矣。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佳人難得。朕雖不才。既與夫人相遇。不啻劉阮逢仙。安忍當面錯過。夫人道。昔衛公子頑通於宣姜。爲千古所笑。陛下豈不聞也。奈何效之。煬帝道。古人有言。冶容誨淫。千不合。萬不合。夫人不合生得這般風流美麗。使朕邪心狂蕩。死生已不復知。况於笑乎。今月白風清。夜良人靜。正好促膝談心。夫人只管推辭。豈不辜負此一段風光。遂叫左右看酒與夫人撥悶。宣華夫人本來是假裝貞潔。又見煬帝語語溫存。全不以威勢相加。遂抬起頭來。將煬帝一看。果然是個風流天子。微微一笑。亦有柳梢青爲證。

倚頤而長。一人有美。婉如清揚。謾誇富貴。不衫不履。自是非常。時聞天語。琳瑯調笑。處珠温玉光。風流誰似。浴川魏冑。巫峽襄王。

宣華夫人見煬帝是風流倜儻。情意殷殷。因轉語道。陛下再三垂盼。妾雖草木。亦自知恩。但恐殘棄之餘。

有污聖上之令名。煬帝笑道。夫人愛我實深。奈朕自見夫人之後。魂消魄散。寢食俱忘。非夫人見憐。誰能醫朕之心病。說話間。酒筵已經擺好。煬帝叫將桌兒移向簾前。好同娘娘看月。隨攜了夫人。同步下殿來。此時宮中寂靜。月色如銀。花陰樹影。交映階前。二人相對而坐。左右斟上酒來。煬帝親奉一盃與夫人說道。好景難逢。良緣不易。今幸相親。願以一盃爲良媒。夫人道。天顏咫尺。妾亦不能定情。但願聖恩保終始耳。也斟了一盃送與煬帝。煬帝大喜道。恩愛尙恐難消。安忍負也。二人交勸而飲。夫人初就羞澀。數杯之後。輕調微笑。風情畢露。更覺旖旎可人。喜得煬帝神魂俱無處安排。不覺宮漏深沉。月影橫斜。又起閒步一回。方纔並肩攜手。同入寢宮。煬帝與宣華夫人姿意交歡。呶呶啞啞。任情取樂。真個歡娛恨夜短。誰知雞鳴鐘動。天光欲曙。煬帝因纔登大寶。又是居喪。沒奈何掙將起來早朝。宣華夫人說道。妾蒙陛下寵眷。已甘枕席之辱。豈不願朝夕承恩。但終有先帝之嫌。陛下行跡要疏稀些。免得外官知道。又要論長道短。煬帝道。夫人之言有理。遂出臨朝。回到正宮後。與蕭后鬼渾片晌。依舊到後宮來。與夫人幽會。自是煬帝在宣華夫人後宮。住了半月有餘。初猶視朝聽政。繼因夫人姿意獻媚。日夕與煬帝縱慾行淫。把國家大事置之度外。却說正宮蕭后在東宮時。原與煬帝朝夕不離。相親相愛。自煬帝登極。立爲皇后。煬帝並不臨幸。蕭后初以煬帝居喪。在別宮獨處。後來知道煬帝在後宮與宣華夫人夜夜歡聚。猶不十分相信。

復合心腹宮人探聽消息。不一時宮人回來說明始末情形。心中不覺大怒道。纔做皇帝。便如此淫亂。今不理論。不知伊於何底。恰巧是日。煬帝退朝。駕回正宮。蕭后便扯住嚷道。陛下好個皇帝。纔做幾天。便背棄正宮。姦淫先皇的妃子。若做了五年十年。天下婦人不都被你淫盡了。煬帝道。偶然適興。御妻何須動怒。蕭后道。偶然不偶然。妾也不管。不如趁早將他貶入冷宮。不容與陛下見面。若還戀戀不捨。妾將傳道懿旨。把那醜行。宣示天下。叫陛下難爲天下之主。煬帝忙道。御妻何必性急。待朕緩緩區處。蕭后道。有何區處。陛下若捨他不得。妾便令宮人前去將他凌辱一番。看他羞也不羞。煬帝素懼蕭后。又見他說話認真。慌忙說道。御妻耐性。待朕去與他講明。尋個自便。回宮來再與御妻請罪。蕭后道。講不講由你。來不來亦由你。妾自有辦法。煬帝別了蕭后。直往夫人後宮。夫人接住。見煬帝神情不暢。便問道。往常陛下來時。歡天喜地。今日爲何面帶愁容。快快不樂。煬帝道。朕因不聽夫人之言。臨幸太密。被中宮探知消息。今日與朕爭鬧。故此有些不快。夫人道。中宮爭鬧如何區處。煬帝道。他真好笑。叫朕把夫人貶入冷宮。夫人說道。這事易處。陛下何須着惱。妾昔以葑菲之陋。待罪先皇。今又點污聖體。自知死有餘辜。今蒙皇后寬恩。不加誅戮。實出萬幸。罰入冷宮。亦何所辭。但只是長門永巷。還在宮中。恐陛下一旦想念。難免又惹禍端。望陛下於皇城外別賜一所空閒宮院。則沐陛下之皇恩深矣。煬帝忙說道。罰入冷宮。乃中宮之意。朕安

忍爲夫人如何便要出宮。夫人道：妾心自願如此。願陛下割愛。煬帝那裏捨得。走近前把宣華抱在懷裏。說道：夫人心腸却這般硬。夫人道：妾非心硬。只管貪戀。不但壞了陛下聲名。倘皇后一怒。妾死無地矣。陛下何不爲妾計萬全耶。煬帝見宣華夫人言出真心。躊躇了半晌。沒奈何只好依着。隨叫掌朝太監來問道：外邊宮院是那一所幽閒潔靜。太監道：仙都宮最潔靜。煬帝就傳旨打掃仙都宮。分付將宮中所有物飾。盡行移往仙都宮去。各項支用。着司監照舊供給。又叫看宴。與娘娘餞行。煬帝入宮以來。夜夜與宣華夫人同宿。二人正在綢繆之際。一旦分離。如何捨得。講了又講。說了再說。假假倚倚。不忍分手。還是宣華夫人再三苦辭。煬帝纔允出宮。又賜了許多金銀珠翠。宣華謝了恩。拜別出宮而去。話說煬帝自宣華移居仙都宮後。如醉如癡。悶悶不樂。跑回正宮。蕭后早已探知消息。連忙接位。說道：賤妾無狀。致令陛下割恩剖愛。自知有罪。願陛下寬宥。煬帝心下也萬分不快。不敢發出。強自說道：寡人一時昏亂。多虧御妻糾正。分付看宴遺悶。煬帝是晚宿於宮中。宣華雖然移居宮外。正在熱憐愛好的時候。煬帝如何不想念他。初幾天耐在心裏。過了幾時。或是長吁。或是短嘆。或是自言自語。再過幾時。茶裏也是宣華。飯裏也是宣華。夢寐中都是宣華。蕭后見他癡癡顛顛。勸慰幾句。他便百般吵鬧。只難爲宮人太監悔氣。一日牡丹盛開。蕭后置酒。請煬帝同賞。飲到半酣之際。煬帝又思想宣華。忽大聲說道：人坐天地間。富有四海。貴爲天

子。又正當少壯之時。若沒有佳麗在前。隨心行樂。這些富貴。等於浮雲。要他何用。就是牡丹盛開。非不可愛。然終是無情草木。不言不語。徒惱人心。怎如一個可意佳人。有情有色。方可真實受用。蕭后道。六宮粉黛。都是佳麗。偏偏去了一個宣華夫人。就連富貴都憎嫌起來。煬帝長嘆道。佳人難再得。古語信然。說罷。竟自起身進宮去睡了。蕭后見煬帝只是思想宣華夫人。次早起來。對煬帝說道。妾因要篤夫婦之情。故勸陛下遣去宣華夫人。今陛下以思想夫人之故。到把妾認作妬婦。漸漸參商。是妾欲求親而反疏也。莫若傳旨宣召宣華夫人進宮。朝夕侍奉。以慰聖懷。妾亦得分陛下之歡顏耳。煬帝大喜道。若果如此。御妻德高千古矣。但恐是戲言。蕭后道。妾安敢戲陛下。煬帝大喜。隨差一個中官。飛馬往召宣華夫人入宮。那中官領了聖旨。忙到仙都宮來。却說宣華入居仙都宮。鎮日裏不描不畫。却像個沒丈夫的仙姑。不嫁人的月姊。雖然逍遙快樂。心中却忘不了風流天子。這一天中官奉旨來宣。宣華夫人就對中官說道。妾既荷聖恩放出。就如逝水落花。安有復入之理。請爲我辭謝皇爺。中官奏道。皇爺在宮中立召娘娘。時刻等待不得。奴婢安敢空手回旨。宣華夫人隨取一幅鸞箋。題詞一首。付與中官道。可爲我持此致謝皇爺。中官不敢再強。回奏煬帝。煬帝拆視。乃是一首長相思詞。

紅已稀。綠已稀。多謝春風着地吹。殘花難上枝。得寵疑。失寵疑。想像爲歡能幾時。怕添新別離。

楊帝看畢大笑道。他恐怕朕又棄他。既與蕭后講明。誰忍朝夕離也。隨取紙筆也依着來韻和詞一首道。雨不稀。露不稀。願化春風日夕吹。種成千歲枝。恩何疑。愛何疑。一日爲歡十二時。誰能生无離。

楊帝寫好。仍教中官持去。傳與宣華夫人。夫人見了詞意。知道楊帝情意諄諄。料道拒他不得。只得重施粉澤。再畫蛾眉。依舊打扮得嬌嬌媚媚。駕了一乘七寶香車。進宮朝見楊帝。楊帝與宣華夫人見面。兩下裏悲喜交集。手攜手再三慰問。宣華夫人說道。妾自出宮。只道今生再無相見之期。不知破鏡重圓。又有今日。楊帝道。此皆蕭后之美意也。不可不知。遂同夫人到中宮來。拜謝蕭后。蕭后見了。心下雖然不喜。只得勉強做個好人。分付排宴賀喜。宣華夫人奏謝道。賤妾寵分日明之光。蒙恩不罪。已出萬幸。何敢言賀。蕭后道。聖心不暢。得夫人安慰。匡妾不逮多矣。豈不可賀。楊帝笑道。皇后賢德。都是一片誠意。夫人不必虛遜。須與酒席擺好。此時正在豔陽天氣。春明景淑。開筵共樂。真個上林春富。御苑花奇。倒玉傾金。烹龍包鳳。說不盡帝王家富貴。這時楊帝因有宣華夫人在座。與蕭后說也有笑。也有十分暢快。大觥小爵。吃得酪酪酏酏。連宣華夫人也吃得半酣。方纔住手。那蕭后想一發做了好人。叫衆宮人送楊帝與宣華夫人到後宮。然後自己回到中宮安睡不題。却說楊帝與宣華回到後宮。乘着酒興。相偎相倚。訴一會當時的遇合。講一會別後的相思。談半晌眼前樂事。做一套行淫花頭。這一夜歡娛。正是久旱逢雨。比前更加。

十倍從此煬帝神情狂蕩。今日賞花。明宵玩月。終朝只是飲酒賦詩。宮中行樂。爭奈人欲無厭。待隴望蜀。一天天只管奢侈起來。錦繡嫌其無色。珠玉憎其不香。守着許多桂殿蘭宮。只恨無處游賞。一日與蕭后宣華夫人同避暑在太液池邊。覺清泉見底。碧柳參天。歡飲半月。煬帝因日色當午。天氣炎蒸。心下煩燥起來。便命撤席還宮。推至黃昏。蘭湯浴罷。重陳瓜果。也不舞。也不歌。微言談笑。直飲到斗轉參橫。銀河瀉影。方各還宮安寢。後宋詩人髯翁有洞仙歌詞。單道宮中夏夜之妙。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綉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人來寢。欹枕欵橫。淫亂起來。攜素手。庭戶無聲。時見疎星度河漢。試問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繩低轉。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次日煬帝回宮。便問宣華夫人如何不見。蕭后道。夫人想是昨夜露坐。深宵受了些風寒。今日說是病在宮中。煬帝聽見宣華夫人有病。急忙走至後宮。守宮太監接着。便引領煬帝到床後。揭起帳來。仔細一看。只見宣華夫人不言不語。昏昏沉沉的睡在那裏。真個是。

似弱柳還無力。比黃花瘦更多。梨雲撐不起肩窩。粉香銷半臂。翠黛蹙雙蛾。黯黯似添酒病。懨懨疑鬢春魔。眼痕一綫倦秋波。瑣窗鶯語細。珊枕喜兒矮。

煬帝見宣華夫人臥病不起。便輕輕問道。夫人今日因爲身子不快。官華側過身來。看見煬帝問他。他便低低答道。賤妾不幸。忽罹此疾。十分沉重。多分要與陛下永訣說罷。淚珠兒流個不止。煬帝道。夫人偶爾違和。不過一時之病。稍加調理。自然就好。何必這樣悲傷。夫人道。妾病在膏肓。料不能生。陛下有所不知。煬帝道。想是天氣炎熱。受了暑氣。夫人道。深宮大殿。暑從何來。煬帝道。不是暑氣。就是昨夜貪涼露坐。感冒風寒。夫人道。也不是寒。煬帝道。既不是寒。又不是暑。此病難道無因而起。夫人道。病雖有因。只怕與陛下無緣了。說着又哭。煬帝道。夫人不消過悲。有甚緣故。可明白對朕說知。免朕狐疑。夫人拭淚說道。昨夜還宮。朦朧睡去。只見一個宮人奉旨來召道。皇爺在殿上。立詔娘娘快去。妾夢中不知。只道是陛下呼宣。忙忙隨他前去。到了一所宮院。也是帝王家氣象。妾上殿時。猛見先帝坐在上面。妾驚慌無措。只得俯伏在地請罪。先帝責妾道。朕在宮時。待你不薄。如何我屍骨來寒。你就在宮中淫亂。賤妾驚得汗流浹背。無言回答。只得推是陛下之意。先帝就責陛下道。我十三年後。自然來見我。今日却先饒你不過。就自起身。把沉香如意將妾頂上打了一下。妾忽然驚醒。却是南柯一夢。至今頭岑岑若碎。精神恍惚。合眼就見那宮人來詔。妾故知侍奉陛下不久了。願陛下保重龍體。無以妾爲念。煬帝聽見這段話。先有幾分害怕。只得安慰道。夢寐之事。未可深信。夫人還須安心調養。夫人道。妾不忠於先帝。罪無可逃。今日卽紛骨碎身。

亦不足惜。但以妾身之故。玷污陛下美名。今又不能長隨枕席。寸心未免有遺恨耳。煬帝聞言。泫然泣下。道。夫人保重。必不至此。煬帝便令召御醫診視。那御醫奏道。娘娘氣虛脈弱。加以驚悸不安。乃膏肓之症。十分可憂。臣不敢保萬全。煬帝大驚。再召別醫診視。個個都如此說。煬帝回至中宮。對蕭后說道。宣華夫人如不能生。朕定當哭死矣。蕭后再三安慰。又推過兩三天。真個是天下再無不死藥。世間那有還魂香。宣華夫人竟與世長逝。後人有詩悲之。

君王尙有恩波在。無奈鉛華逝水流。偏是長門生白髮。紅顏薄命古今愁。

宣華夫人死後。煬帝初則悲痛異常。數日以後。淡焉忘之。單身間步。任情淫亂宮女。不理朝政。諱言賊盜。大興土木。廣建行宮。狂游浪行。遂致羣雄並起。天下大亂。不數年而身死國亡。爲天下笑。

第八回 飛鳳女被選才人 雌龍星廣納男妃

話說唐自太宗李斯民南征北伐。東討西勦。代隋而有天下。到了晚年。安享太平。那時并州汾水地方。有個偌大的村莊。叫做鄭衛里。到了隋末時代。那里中就有許多姓武的居住。因此改稱武家莊。莊中有個武士驍。擁有鉅萬家資。在隋朝曾經出仕皇家。因見煬帝弑父自立。知道天下大亂。因之退歸林下。他初

娶相里氏。生有兩子。名喚元慶元爽。繼娶楊氏。生有兩個女兒。單說那二小姐。生下的時候。他母親楊氏。夢見飛鳳入懷。醒來即覺腹疼。臨盆產生這位二小姐。就是金輪則天皇帝。惜乎荒淫無度。至今青史上。留有污點。當時武士夔見夫人生了個女兒。取名飛鳳。以誌飛鳳入懷之兆。光陰迅速。飛鳳已長至十四年華。出落得不敷粉而自白。不施脂而自紅。迴眸微笑。一顧傾城。再顧傾國。其身段之窈窕。體態之輕盈。自不消說。針黹之餘。跟着兩個哥哥。學習文墨。不多時就能吟詩答對了。俗語說得好。聰明不過天子。女皇帝的幼年。即露頭角。有一天是中秋佳節。正是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一般縉紳大戶。免不得開宴慶賞。那武士夔也是宦官人家。未能免俗。這天也照例擺設酒席。慶賞中秋。一家六口。團團圍坐。飲了數巡。士夔微有醉意。笑對飛鳳道。兒呀。妳素好誇張。且把妳的志願說與爲父聽聽。將來如何地步。方滿足你的欲望。飛鳳聽了。低着頭便想。想好了。對他父親只管微笑。不則一聲。他的母親楊氏見此情形。笑道。癡了頭。莫不是想做執掌昭陽的皇后麼。飛鳳便問道。皇帝有三十六宮。七十二妃。陪伴着。怪舒服的。做了他的皇后。可能自由行動。不受人家管束麼。士夔道。吓。做了皇后。宮掖正肅。全憑一人作則。怎能自由行動。飛鳳笑道。像我的心思。最好做個女皇帝。士夔道。癡兒越說越笑話了。從古迄今。從來沒有女子家身登九五的。飛鳳道。女兒倘能正位中宮。定要轟轟烈烈幹一番事業。方顯得我不是等閒女子。士夔只當

她信口亂道。於是說說笑笑。直過夜半。方纔撒席不題。却說大唐太宗皇帝因將隋宮的老宮娥遺散不少。所餘的年輕宮女。不敷調遣。所以降下諭旨。探選秀女三百。這話傳入飛鳳耳中。不覺大喜。眼巴巴的只盼望選委的來探訪。等了幾天。不見來。飛鳳想道。難道那官員沒有曉得我美貌。便編了一支歌兒。去叫鄰里兒童歌唱。以炫耀自己的美貌。那兒童不解個中的奧妙。當做好玩耍。三五成羣。在街坊上齊聲高唱那支歌道。

真姣媚。真姣媚。武家有女十五歲。花容月貌賽天仙。待字深閨誰作配。

這條街上兒童唱了。別條巷里的兒童聽得歌聲。煞是好聽。也即隨聲附和的唱起來了。因此一傳十。十傳百。就傳到那選秀的官員耳朵裏。心想武家既有美貌的好女兒。豈可輕易錯過。便叫當值的去武家莊訪查明白。方知是武士護的女兒。名喚飛鳳。次日率領隨從人等。逕至武家莊。武士護門首。投刺拜訪。武士護延入內廳。那官員請見飛鳳。不一刻飛鳳輕移蓮步。款款而來。果然麗質天生。童謠不是虛評。遂將武飛鳳三字列入秀冊。候期護送入京。武士護夫妻雖捨不得愛女入宮。怎奈名登選冊。無可挽回。只好聽其自然。到了取聚秀女的日期。武士護夫妻親送飛鳳登程。飛鳳坐着軒輜。直到汶水縣衙門裏下轎。走入東花廳。只見一間屋子裏。滿坑滿谷都是秀女。上邊坐着個老太監。年紀約有七十來歲。張着一着

老眼向飛鳳望了望。說道：「你叫甚麼名兒？且來練習練習禮制看。不知能夠中選麼？」飛鳳便嫋嫋婷婷走向前去。行了一禮。啓口道：「武飛鳳向老爺請安。」老太監再向他仔細打量了一回。不覺把那沒牙齒的婆子的嘴笑得合不攏來。說道：「好一個乖巧又標緻的女孩子。秀女班中要算你首屈一指咧。」說着又把選來秀女逐一點驗過。共得一百五十名。吩咐把第一批秀女先行送進長安宮裏去。小太監領命護着武飛鳳等秀女。即日登程。直向西京進發。沿途自有地方官供給膳宿。那天已抵長安。來至朝門。肩輿停下。各秀女紛紛出轎。一例宮裝打扮。環珮叮噹。由許多內監前後擁護着。步行至昭儀宮門口。內監入宮稟報長孫皇后。不多時降旨傳選入宮。長孫皇后將一百五十名秀女。按名仔細打量一回。及見武飛鳳暗暗叫好。復又把他面部端相一回。覺得他眉宇間奕奕有神威。眼波水汪汪的。媚媚異常。心想此女相貌出衆。若得皇上臨幸。必然擅寵奪權。不肯隨隨便便安居人下的。因此將飛鳳派在更衣處承值。免邀皇上恩寵。其餘的秀女亦多派定職務。飛鳳等領旨退下。此時還沒有參透皇后的心思。及到了更衣處。方才懊惱起來。尋思道：「滿指望選入宮中。總可得見天顏。那知供此賤役。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倒不如嫁箇富家郎。一夫一婦。也可安享唱隨之樂。如今好像箝鳳囚鸞。不知何日纔得出頭呢。捱過了幾時。不會遇見過皇上。原來承值更衣處。共有十餘箇宮女。飛鳳進宮兩個月。祇輪值着五六次。恰巧皇上不來更

衣處。便覺得深宮寂寞。百無聊賴。只好借那針黹。消遣閑愁。或和知書識字的宮女。談談詩詞歌賦。日間到容易混過。到了晚上。擁衾獨宿。便覺形孤影單。淒淒涼涼。那能入夢。翻來覆去。只是想心思。但是他是個十五歲的閨女。孤眠獨宿。想是慣常的。怎能會羅幃夢冷。不耐煩起來呢。因爲他雖是月圓年華。聰明透頂。性資早開。在閨中待字的時候。便與堂姪武三思。有肉體關係。進宮後。所思不遂。常常牽記着武三思。一日又屆班期。他仍與高采烈的承值。直到黃昏。依舊見不到萬歲爺。便和女伴等私相談論道。也不信。我和萬歲爺竟無一面之緣。難道萬歲爺只吃不便的。一個宮娥說道。你承值不遇也。萬歲爺更衣。也算有福分的。若不是這樣說。爲甚我進得宮來。當這臭職務。從不曾聞過萬歲爺的屎味。又有個宮娥說道。妹妹。休得怨恨。你們都是有福之人。不會遇着我。委實晦氣。剛正值班。碰着萬歲爺痢疾。其臭比尋常人難聞。一天伺候了七八次。皇上力乏了。叫我跪在跟前。毛刺刺的拉柴鬍子。擱在我肩頸上。累得我奇癢難煞。一陣一陣的臭味。向我鼻管里直冲。吃這種苦楚。還是不遇見的好。衆宮女你講我說。正在熱鬧的當兒。忽然太監執着宮燈走來。喝道。萬歲爺來更衣了。飛鳳連忙跪迎聖駕。只見太宗皇帝醺醺然有醉意。飛鳳伸出雪白粉嫩的十指。替太宗卸下龍袍。換上便服。輕輕攙扶着到更衣處。伏侍得十二分週到。太宗覺得異常舒服。即在那燈光下。把醉眼兒揉了揉。幾下。將飛鳳細細瞧看。扶着他肩。上問道。你幾

時入宮承值的。叫甚麼名兒。飛鳳跪下奏道。臣婢武飛鳳。二個月前被選入宮。蒙娘娘恩典。派在更衣處承值的。太宗道。娘娘太覺糊塗了。這樣個美麗的佳人。怎好當此賤役呢。及至更衣終了。便攜着飛鳳的手。逕出更衣室。吩咐太監引路。至西上苑早秋亭乘涼。太宗在亭中坐定。飛鳳重又請過聖安。太宗便命起立。掀髯笑道。有此麗人。不可無酒。着令排宴。移時上膳處送上四盤八碟的菜來。飛鳳恭恭敬敬。手捧金盞。滿滿的把酒篩了。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只是向太宗送俏。引得太宗一般慾火按捺不住。執着他的手道。你有多少年紀了。飛鳳道。臣婢虛度一十五歲。太宗聽了。暗想正是個妙齡女郎。娘娘派他承值更衣處。定因見他貌美。深恐孤家寵愛。故意將他埋沒的。想娘娘偌大年紀。還在酸溜溜的嫉妬。這也太說不過去呢。一壁想。一壁便擎着玉盃吃了一半。笑道。孤家酒力不勝。這半盃賜你喝了。飛鳳跪下接盃在手。一飲而盡。謝過聖恩起來。太宗醉翁之意不在酒。略飲幾盃。使命撤宴。太監早已識得皇上心意。將殘肴收拾。即在亭內鋪設龍榻。一齊退下亭來。亭裏祇有太宗與武飛鳳二人。這一晚。飛鳳竭力湊趣獻媚。把太宗弄得快活極了。飛鳳自蒙太宗臨幸。太宗歡樂之極。便把他留在西苑。連日臨幸取樂。長孫皇后因皇上數日不進宮來。以爲在別宮流連。暗想聖上壯年。血戰沙場。身經百戰。在馬上十八年。吃盡辛苦。備嘗危險。目今年紀老邁。宵旰勤勞。已屬難堪。自宜清心寡慾。格外愛惜精神。誰知他酷愛風月。常在

六宮尋歡。這般妃嬪們都如餓虎饑鷹。聖上好像瘦羊雞。那裏當得住呢。因向內監探問。這幾天聖上在那裏宿夜。內監便把聖上在西上苑早秋亭臨幸武宮娥一段事情。說個詳細。皇后不聽。猶可。聽了急得什麼似的。想道。皇上竟寵幸武賤人。越發不可收拾。老陽少陰。同聚一處。尙屬有礙。況且這賤人眉目間威光奔奔。滿面現着嬌婦的氣象。斷不可許他邀寵。待我趕到西上苑去。把這賤人永禁冷宮。以絕禍根。正欲出宮。早有太監報道。聖駕臨朝。冊封武飛鳳爲才人。長孫皇后氣得目瞪口呆。失聲嘆道。枉用心機。但是木已成舟。無法挽回。只好由他去罷。好在我年紀大了。並不和他爭寵奪夕。所慮聖上年高。那裏經得妙齡女子狐媚獸行。因此常切憂心。太宗退朝。回至昭陽宮。即向皇后說道。朕已冊封武飛鳳爲才人。皇后只是點首。不加可否。太宗復談了一回朝政。復排駕往西上苑而來。陡見武才人手拈紅蓮花站着。仰視綠楊枚頭。太宗悄悄地走到他身後。武才人聞步履聲。急回頭。見是太宗。忙上前跪倒道。臣妾得邀天眷。冊封才人。敬謝聖恩。太宗即扶武才人。手挽手回至早秋亭。那知太宗年齒已衰。怎當得起武才人妖媚極淫。兼因秋涼。在早秋亭行樂。縱慾風寒透入骨髓。及至次日。即覺身子不快。便往歇宿。睡到午夜。頓覺惡寒怕熱。泄瀉不止。即召太醫入宮診視。長孫皇后親侍湯藥。背地痛恨武飛鳳不止。太宗臥病月餘。旋經名醫薛道中處方。始告痊可。不料長孫皇后侍疾勞頓。就此得病身亡。太宗悼痛異常。一日賢妃

徐惠親草一道奏疏。面呈太太。略謂天下初平。百姓兵燹頻遭。元氣未復。不宜再興土木。以疲子民。全疏數千言。說得委婉懇切。太宗閱罷。大加獎勵。道。自文德皇后作古後。只道後宮無人。不料賢妃深明治體。並能直言敢諫。實爲難得。因之日加寵幸。武才人聞知消息。醋興大發。先以讒言蠱惑。那知太宗好德甚於好色。器重賢妃才德兼全。讒言那能入耳。反把武才人大加訓斥。太宗爲什麼要冷待武才人呢。因爲這時候上天警告。太白晝現於天空。又有一種童謠說道。

女主武王三世其昌。

太宗知道此種童謠。遂命太師令占之。得女主昌三字。而童謠中適有女主武王。因此對於武才人深致不悅。愛寵漸衰。武才人心想皇上年高。究是風中之燭。千秋萬歲後。繼其位者。當屬太子承乾。便思勾引太子。那知承乾庸闇無能。因與魏王泰有仇隙。密遣人行刺未成。事爲太宗所聞。將加嚴究。承乾惶恐。侯君集慫恿造反。事敗。廢爲庶人。青君之位。因之虛懸。太宗欲立魏王泰。廷臣欲立晉王治。因之未決。那晉王是個好色之徒。暗地裏與武才人私通。便把奪儲事。商諸才人。並求他設法相助。武才人受了重託。並爲了自己進身地步。何奈老皇帝視我如眼中之釘。進言那能有效。合宮的人能使老皇爺言聽計從的。只有徐賢妃一人。不如待我婉計諷託。使他在老皇爺面上進言。若能立晉王爲太子。就是我後來的福。

因此借端時往徐賢妃宮中。極道文德皇后的盛德。故裝假意。痛惜皇后天年不永。遺下兩個皇子。長子正位青宮。中道被廢。晉王既屬皇后所出。應當立爲太子。那知老皇爺偏愛魏王。不立爲儲宮。現因廷臣不服。因此未決。娘娘和文德皇后情比同胞。何不在老皇爺前進言。亦可稍慰先皇后泉下之靈。徐妃聽了武才人一番言語。認道他一片誠意。因之感念文德皇后的恩德。就點頭道。得有機會。當向皇上言之。武氏卽告別回宮。當晚太宗駕臨徐妃宮中。問及立嫡立賢。當以何者爲合法。徐妃道。立賢適啓後人攘奪之風。立嫡可弭隱患於無形。前法具在。願聖上三思而行。太宗頗聽其言。次日臨朝。詔立晉王治爲太子。晉王既位正青宮。心想長孫母舅。幾次爲我進諫父皇。未肯應允。今朝忽爾降詔冊立。知非武才人力不至此。便悄悄地向武才人跟前誠懇致謝。從此二人情愛。越發親熱起來。是夕卽留宿才人宮中。噓哈哈。呶呶啞啞。終宵不絕。武才人自與太子發生肉體關係。時常往來。毫無顧忌。俗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這消息漸漸兒傳播宮中。徐妃也知道了這狗男女的行爲。深悔作事孟浪。墮入他們的術中。心甚怏怏。貞觀末造。太宗臥病不起。百藥無效。自知不久人世。曉得留武氏在宮。終是禍水。便喚內監宣武才人入宮侍疾。整備借端把他殺死。以絕後患。武氏曾經受過徐妃諷刺。知道和太子的關係。闔宮盡知。此去恐遭不測。不去難免逆旨。所以奉了宣召。嚇得冷汗淋漓。兩條腿好像釘在地下。動移不得。

乃定心一想道。只須如此這般。便可平安無事。打定主意。入宮侍疾。走到太宗御榻前。叩請聖安後。即在宮中隨着徐妃等謹慎小心。伺候湯藥。太宗留心看他。毫無破綻可尋。常言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瞧着這樣一個美人兒。那能以莫須有三字。置之重典。把起初殺他的心。消滅得乾乾淨淨。武氏一連伺應六七天。看看太宗的病勢有增無減。便乘間跪到御榻前泣奏道。臣妾蒙聖恩採選入宮。冊立爲才人。方期朝夕侍奉。稍報涓埃。那知龍體不時欠安。旁人總說臣妾年輕。伺應無狀。以致聖躬時常抱病。敢乞聖恩。放臣妾出宮爲尼。晨鐘暮鼓。替聖上祈求福壽。爲臣婢懺修來生。乞聖恩浩蕩。俯允所請。奏罷叩頭不止。太宗此時正在沒法擺佈他。留他只恐將來爲禍。殺他又覺不忍。難得他自願出宮。削髮爲尼。再好也沒有了。便道。你既有志修行。准放出宮。武氏謝恩起立。太宗卽命徐妃草就手詔。放才人至京城東門外妙高寺剃修爲尼。所以金銀珠寶。准予帶出宮去。武氏接詔。想被選入宮時。何等歡喜。回想前情。好如做了一場春夢。萬事皆空。臨行眼望着太宗。尙有些留戀。沒奈何。只得硬着頭皮涕泣謝恩。回到後宮把細軟珍寶收拾了。逕自出宮。由太監送入妙高寺中。那寺中當家長明老尼。見是皇宮裏出來的才人。帶着許多細軟金銀珠寶。人品又是齊整。俗語說得好。勢利不過出家人。連忙把武氏招接到裏邊。太監吩咐了幾句。卽回宮覆旨。那長明老尼。深通世故。並不把他當作徒子徒孫。反而恭恭敬敬的獻殷勤拍馬屁。

武氏要長就長。要短就短。武氏在寺很舒服。約有十五六天。這一天長明向他請示道。你願意不願意披剃。武氏聽了。伸出玉手。掠了一掠髮髻。長嘆一聲道。要這煩惱絲何用。剃去了。倒覺得乾淨。長明便揀選個黃道吉日。先期發帖。邀請王公大臣及施主檀越來寺觀禮。到了那日。在大殿搭了座高台。中間安設寶座。一般香客向慕武才人是絕色女子。陸續到來觀禮者甚多。所以香儀極其豐厚。大家圍繞台前。老尼替武才人披剃。真是人人贊賞。個個誇獎。都說武才人是天生尤物。當今乃一代英明帝王。素來不喜女色的。自專寵着他。從此君王不早朝。弄得奄奄一息。才行懊悔。把他逐出宮門。有的說因爲他年紀輕。老皇帝恐怕死後被新皇帝看中了。反累老皇帝做死烏龜。所以在病重的當兒。驅逐出宮。着令剃髮爲尼。大家正在談談的時候。忽聞清磬聲響。只見長明尼身披大紅袈裟。步上法壇。武氏飛鳳跪在下面。長明尼向左邊尼姑接過剃刀。向武氏頂上先剃一刀。喝道。

一刀試舉。烏雲漸散。消災降福。無罣無礙。南無西方接引佛。

兩邊衆尼接着朗念。長明尼更從容不迫。向武氏左鬢下又剃第二刀。喝道。

左行剃戒。東方日開。超脫浩劫。免受輪迴。南無世界光明佛。

鳴畢。衆尼又是連聲朗念。長明又向武氏右鬢下剃第三刀。喝道。

右行剃戒。以應太陰。前愆脫盡。福壽遐齡。南無沙門首座無量佛。

三偈已畢。持刀尼姑向長明手中接過剃刀。口中無量佛念個不絕。手裏連向武氏頂上剃得精光。把個絕代佳人。變做了五蘊皆空的禿驢。武氏就此換了比丘服裝。走下壇來。到佛前焚香頂禮。出來又向衆施主合十行禮。自此武氏在妙高寺裏跟着長明。日間誦經。夜來坐禪。但是武氏是千古淫婦。那能長在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的佛門中長住。約摸挨過了一個多月。心懷漸覺不耐煩起來。却值那日寺中衆尼都到施主家做佛事去。只有他一個人兀坐在寺內看守。霎時間狂風大作。電光閃爆。雷聲隆隆。有大雨將降之勢。果然風乘雷勢。雷使風威。大雨傾盆。下個不止。武氏從雲房內走到佛殿上。把門窗關好。正欲回轉雲房。忽聞寺門上蓬蓬之聲。疑疑惑惑。自言自語道。時候尙早。怎的師父回來了。說着。轉過迴廊。兜到寺門。呀的一聲。便把寺門開了。向外一望。那知不是師父。却是兩個美貌少年。身上華服。被無情的雨淋得如落湯雞一般。跨進門來。卽向武氏說道。中途遇雨。只好借寶刹暫歇。雨過卽行。武氏便引兩少年到客室內坐定。再將兩少年仔細打量。覺得風流瀟灑。真是宋玉重生。潘安再世。武氏愛他二人品貌。對面陪坐。輕啓硃唇問道。貴客尊姓。那年齡稍長的應道。小可姓張。名喚易之。他也姓張。名喚昌宗。武氏笑道。原來是賢昆仲。易之道。雖是一姓。不是宗族。乃是朋友。敢問師父貴寺有位宮裏放出來武才人。可在

里邊。武氏便長嘆一聲道。貧尼便是。二張聽罷。四隻眼向武氏面上仔細打量。昌宗道。有眼不識泰山。多失敬。三人就此談談說說。勾搭了一回。武氏也不顧佛地清淨。便引領二張到雲房里去幹那話兒。他是個久渴的淫婦。把那二張輪流狠戰。也算暢快極了。看看天色漸漸黑起來了。雨已住點。武氏便殷殷勤勤送三張出去。一直送至寺門外。昌宗道。改日再來貴寺隨喜。便向武氏丟了個眼風。才大踏步向前走。武氏還在那裏眺望。直至不見二張影兒。方欲轉身進去。不妨東邊莽忽忽走來一人。恰巧和武氏撞過滿懷。那人是個風騷尼姑。趁此黑暗中場些便宜。不但不讓。反而挺着身子。撞進寺門。武氏一個勛斗倒在地下。那人也是倒栽葱撲在他身上。週身摸索。武氏在黑暗之中。看不出是誰。認道。張昌宗撇了易之回來。從地上抓來起。道到裏邊去坐一回兒。那人便跟了他直進雲房。武氏點起亮子。把那人照着。見不是張昌宗。却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和尚。這和尚法號懷義。是覺真廟的住持。俗家姓薛。自小學得武藝。在江湖上做買賣。案積如山。只好遁跡空門。近來得悉武才人在妙高寺爲尼。時到寺門前探視。怎奈生來可怕。武氏瞧不起他。這日大雨方止。懷義剛在長安寺吃酒回來。經過妙高寺。正遇武氏送二張出寺。因此假裝酒醉。把武氏撞倒。在黑地裏鬼混。武氏決不會去睬他的。當時武氏猶欲發作。懷義跪在地下求饒。武氏見他身體雄壯。反扶他起來。並在床上。密密切切講了一回。講到情濃處。武氏便躺在床

上解去下衣。任那和尚狠幹。約有一個更次。比較二張幹事。還要快樂。事畢。恐師父回來。送和尚回廡。後來和尚時常越牆過來。與武氏縱淫取樂。不在話下。却說太宗皇帝一病不起。藥石無效。就此嗚呼哀哉。太子卽位。是爲高宗。改元永徽。立妃王氏爲皇后。却把武氏置之度外。后妃中惟蕭良娣最擅恩寵。王皇后坐鎮昭儀。素性嫉妬。因見蕭妃受寵。恨之刺骨。知道高宗爲太子時。嘗密地與武才人往來。目今欲奪蕭妃之寵。只有把武才人復召進宮。這叫做以親間親之計。打定主意。便常在高宗面前說起武才人面貌超羣。文才出衆的話兒。高宗本與武才人藕斷絲連。恐怕皇后撚酸吃醋。說他寵幸先皇才人。所以不敢召入宮中。這時聽了王皇后讚此美人。心中倒想起武氏恩意了。王皇后便悄悄地差太監到妙高寺去。叫武氏蓄髮以待。到了文德皇太后忌辰。王皇后特往妙高寺拈香。那時武氏在妙高寺等候新皇帝。接他入宮。誰知如石沉大海。查無消息。認道皇帝無情。暗地裏淚涔涔下。從此日漸放縱。引誘一班浮薄少年。朝朝夜夜。縱慾宣淫。後來接到了王皇后密令蓄髮。方才滿心歡喜。一日宮中降旨。王皇后到寺拈香。長明尼與武氏忙把大殿上收拾整齊。這日太監先來報信。闍寺女尼齊集寺門跪接。王皇后入寺拈香畢。逕至武氏雲房坐下。衆尼悉行迴避。單留武氏在房。便把心事告知。你且隨我進宮。待有機會。儘可與皇上相見。倘得復邀恩寵。務把蕭妃擺佈得沒有出頭日子。才洩我胸中之恨。武氏聽了。自然連聲

道。謹遵懿旨。旋由武氏引到各殿隨喜。王皇后卽叫收拾收拾。雜在宮女班中。一同入宮。長明尼率領衆尼跪送啓駕。武氏進宮後。王皇后便把他藏匿在百花樓上不題。一日高宗駕幸正宮。便命排宴。王皇后乘機奏道。六宮粉黛。不僅淑妃一人。皇恩雨露。理宜均霑。不常偏愛。高宗道。其他妃嬪。都是庸脂俗粉。怎好一例看待。王皇后道。臣妾備位正宮。自知色衰。不過與淑妃較高下。天下多美婦人。臣妾爲陛下物色得一個丰韻翩躚的絕世美人。較淑妃不啻上下床之別。這也是陛下的豔福。高宗道。現在何處。能否召入宮。待朕一見。恐怕是御妻戲言。或者這個美人。尙在採訪之中。王皇后含笑道。臣妾何敢謊奏。立地可以宣來。隨卽吩咐宮人道。速往百花樓宣召美人見駕。不一時高宗忽聞環珮叮嚀。自遠而近。逕入昭儀宮來。先由宮人回奏道。百花樓新來美人。已經召來。高宗便道。傳他進見。武氏聽說傳宣。便孃孃婷婷輕移蓮步。逕到丹墀下。跪奏道。民女見駕。願皇上皇后萬萬歲。高宗抬眼一看。見他身材婀娜。走上丹墀。頗有一些慌張模樣。心想民間女子。何熟諳宮儀。及至就近。見他蛾眉杏臉。檀口桃腮。鬢髮齊眉。水眼橫波。令人魄蕩魂消。重復仔細瞧着。看這模樣兒好像是武才人。便立起身來。呼腰曲背。向王皇后行了個禮。王皇后道。陛下且慢行禮。陛下怎樣安擺這民間美人。高宗笑道。御妻撮合功成。朕心快慰。且慢安擺。便命太監在右邊設個坐位。傳武氏侍宴。武氏謝恩入座。斜睨秋波。向高宗微笑。百媚橫生。千嬌畢

現。真是風魔了唐高宗。那高宗不遑進倉。便命撤席。叫送新美人到翠華宮候駕。武氏知道昭儀宮給皇后住居外。其次毓麟宮。命他到翠華宮候駕。這毓麟宮。一定給蕭妃佔住。太監手執宮燈伺應。武氏只做不知。王皇后說道。翠華宮空閉多年。霉氣觸鼻。恐與聖躬有礙。依臣妾愚見。不如着蕭妃讓出毓麟宮。這是爲陛下謀康健。並不是與蕭妃有甚意見。高宗素性庸闇。聽了王皇后的話。便答允下來。立降一道內旨。着蕭妃立刻遷住翠華宮。以讓新美人入居。四個太監捧着內旨。趕往毓麟宮來。蕭妃連忙接旨。知道這是王皇后的主見。但不知新美人是那個。又不好向內監動問。只得含着兩眶眼淚。收拾一切。叫宮娥搬往翠華宮去。移時高宗同武氏手攜手。逕到毓麟宮來。常言不是說。只顧新人笑。不顧舊人哭。這一晚的歡樂。似魚之得水。似鳥之歸林。非筆墨可以形容的。高宗自是常居毓麟宮。享受溫柔鄉的豔福。武氏心懷大志。結交大小臣工。都被他籠絡得服服貼貼。把他當作天神一般。不過武氏進宮半年。依舊沒有封號。那日高宗向王皇后說道。武貴人是皇后心腹。御妻不喜多管閒事。不若做個現成皇后。把昭儀印信。着武貴人代掌。倒是千古美談。那王皇后本來是沒知識的婦女。想道。武貴人是我提拔他的。決無變故。便一諾無辭的允許了。次日早朝。高宗便封武氏爲昭儀。次年武氏便生一子。卽是太子宏。當時東宮儲君。早已册立太子忠。武氏心想我已生子。雖封了昭儀。代掌印信。究竟算不得正宮。若能把王皇旨廢

掉。我便稱爲正宮。我的兒子當然立爲太子。後來王皇后因與蕭妃爭鬧。武氏便慫恿高宗把王皇后黜廢。次日早朝。高宗向各大臣說道。王皇后與蕭妃扭打。有失母儀。武昭儀才德全備。意欲立爲正宮。話聲未了。褚遂良出班奏道。臣受先帝托孤之重。臨終語臣云。今以一對佳兒佳婦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偶爾和妃嬪口角。安能使謂失德。高宗怒道。你是王皇后私黨。便命推出午門斬首。長孫無忌出班奏道。遂良受先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高宗才說免刑。下詔貶爲潭州都督。冊立武昭儀爲皇后。廢舊后王氏淑妃蕭氏爲庶人。武氏家族。盡加封贈。武氏自冊立正宮。作威作福。干預朝政。高宗不覺後悔起來。時私往王后和蕭妃宮探望。早有武氏心腹報知武后。武后卽矯詔把皇后蕭妃沉入巨大的醋甕。壓以巨石。七天啓視。早已香消玉殞。高宗氣得兩目失明。武后執掌朝政。至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駕崩。太子哲卽位。改元嗣聖。是爲中宗。尊武氏爲皇太后。立韋氏爲皇后。這中宗大有母風。遇事獨斷。皇后私法武氏。苛待宮人。弄得武后奸如困獸。不能暢所欲言。密召武三思來。俊臣議廢立。遂降懿旨道。

今皇帝御政一月。百事廢弛。遺誤國家大事。不足以承宗器。着廢爲廬陵王。卽日就藩。豫王且賢孝素著。可承大位。

中宗受詔。沒奈何同韋后連夜到房州。武后派兵監視。無事不許入朝。豫王且卽位。是爲睿宗。立劉氏爲

皇后年輕識闇。一切政事。都由武氏執行。故在位多年。未觸母后之怒。武氏志滿意足。收羅才人。廣樹私黨。內姪武承嗣。武三思。都封藩王。以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那懷義和尚此時便得出入宮禁。宮中的穢褻。簡直說不得了。武氏聽政數年。忽爾異想天開。想做皇帝。命侍中裴炎草議典禮。次日裴炎送呈表文。並未議及典禮。反勸太后歸政。武后大怒。立召三思承嗣入宮計議。三思奏道。臣思起草。乃部曹之事。吩咐他們擬稿。安敢不依。武后便命他回部趕辦。原來三思官居禮部尚書。當下回部便命張五郎易之擬稿。次日進呈。武后看了大爲合意。卽升易之爲禮部侍郎。擇定吉日。臨朝稱制。改元光宅。大赦天下。晉封百官。改易官名。建立母族武氏七廟。一時諸武皆得封贈。張易之草詔有功。念舊情。武后特加寵倖。不時宣召入宮行樂。一日問及張昌宗。易之奏道。現在京中。武后便叫他帶領入宮。昌宗亦同受寵倖。武后不修私德。同時受他嬖倖的。若武承嗣。武三思。懷義和尚。薛敖曹。張易之。張昌宗等。故當時有男后男妃之稱。惟懷義入宮。見了武后。總是說做了男皇帝。有三十六宮。七十二妃。妃嬪多不過。得新厭故。猶可說。女皇帝爲何也是這般。得新厭故。薄倖無情呢。武后懷恨着他。後來因爲明堂放火。卽密令兵圍白馬寺。把懷義和尚燒死。諸嬖倖中。惟張昌宗最得武后心歡。時時同輦出入。武后又因昌宗美貌。呼之爲六郎。易之爲五郎。有一天上官婉兒走入武后寢宮。武后與六郎同睡。昌宗因天熱。走下牀來。橫靠在窗前一

張湘妃榻上。一眼望見上官婉兒。猶如帶雨梨花。籠煙芍藥的走來。六郎便立起身來。與他把臂談心。不料武后在睡夢中醒。枕畔不見了六郎。揭帳一望。怒從心上起。立即起身。拔劍擲殺婉兒。正中額角。血涔涔下。得婉兒魂不附體。跪地請罪。六郎亦代爲求饒。武后便道。卜回若再如此。便當賜死。婉兒方纔謝恩退去。武姓既得非常寵倖。希冀非分。時在武后面前進言改唐爲周。武后召狄仁傑進宮以決可否。仁傑奏道。陛下萬歲千秋後。將作餓鬼了。試問歷朝宗廟。安有侍奉姑母的主位否。武后遂絕了廢唐之念。諸武猶在進言。武后用調和手段敷衍之。自加尊號爲天冊金輪神武則天皇帝。至證聖元年。改封豫王。且爲相王。卽召廬陵王夫婦同居毓才宮。至聖歷四年九月。狄仁傑自知不起。便請張柬之入府託以扶助廬陵王。匡復唐室。武氏以被二武兩張脅持。須用兵諫。方能成功。說罷就嗚呼哀哉。柬之卽捧狄仁傑遺表入宮代奏。武后卽把遺表觀看。所請之事。件件施行。保薦之人。個個擢用。自狄公死後。張昌宗希冀非分。圖謀不軌。欲思盜竊神器。僞造遺制。算武后傳位給他。那時武后年已八十有三。虧得廬陵王探悉情形。便與張柬之。桓彥範。敬暉等帶羽林軍入宮。先把張易之。張昌宗殺却。向武后硬索禪位詔書。擁護廬陵王登極。詔誅諸武。武三思哀求。韋后得免。武三思因此與韋后宣淫。把中宗弑却。那時三思服法。武后卽於是年十一月死於上陽宮。

此
页
空
白

明季南都
柳氏精本

風月寶鑑

卷下

古吳沈清漪編

第九回 風流主忍心奪環 西狩中揮淚賜帛

却說唐自高宗闇弱。女皇帝武則天穢亂春宮。幾乎改唐爲周。幸狄梁公張柬之等恢復唐室江山。傳至風流天子唐明皇時。宮闈裏頭又出了個尤物。就是那四大美人中的楊玉環。她本來是四川導江縣鄉村中的一個農民的女兒。她呱呱墮地的時候。左臂上有個玉環。環上有太真二字。所以他從小就叫做玉環。後來唐明皇寵倖她時候。又賜號太真。就是這個原因。單說他幼年時代。肌膚黝黑。容貌醜陋。與戰國時代的無鹽。差不多的。但如她有兩個姊妹。都生得姿容絕世。和天仙一般美麗。因此相形見絀。她自己把鏡自照。覺自己面容生得如此醜劣。恐怕永無出頭的日子。有一天他在池塘邊閑走。失足落水。就此沉在水底。經人打撈起來。已是手足冰冷。伎體如僵屍一般。他的父母痛哭一場。正待將她入棺成殮。他到呼吸頻吹。目也張了。身也摔了。不多一回。屍體便扒了起來。玉環那時不慌不忙。對家人說道。不懼害怕。我委實沒有死。恍恍惚惚。好似做夢的模樣。到了一所金碧輝煌的宮殿。在殿前流水清澈的池兒

邊。見有幾個豔麗無匹的仙女。那時我自慚形穢。不敢近前。但是他們真見了我。便笑靨迎來。把我的衣服脫去。叫我到池內洗浴。并掬水叫我飲了幾口。我也不能自主。任他們把我擺佈。只覺清涼快活。嘴裏好像吃了甘露一般。異常甘美。忽見金光萬道。霹靂一聲。這時我就醒了。自此之後。玉環的性情變了。腹內智慧。就此聰明起來。面容也頓改舊觀。漸漸豔麗動人。纖穠合度。比他的三個姊妹。還要嬌美。不說別人見了。都要忻羨。就是她自己。也是私心竊喜。自想從今以後。當可嫁個如意郎君了。玉環自從落水換形。美名傳播遠近。漸漸傳到了長安地方。那時唐明皇的兒子壽王。聽見了這個消息。便使人訪聞真確。設法將玉環選入邸中爲妃。壽王見了。果然眉鎖春山。眼含秋水。腰肢如楊柳之飄颻。面容較芙蓉還豔麗。真是肥瘦咸宜。修短合度。大有一顧傾城。再顧傾國之概。心中自然快樂得非常。楊妃見那壽王。也是一個翩翩豐度。蘊藉風流。兩人互相愛慕。情好甚濃。夜燃銀燭。在錦帳中。是呻呀啞啞。曉試新裝。妝臺前是我我卿卿。壽王從此便軀倒於溫柔鄉中。楊妃的身體。白而又肥。到了夏天。每天必要洗浴一次。壽王爲他置了個鍍金浴盆。給他每日洗浴。壽王在那得意時候。常對人說道。古人賞以金屋藏嬌。我却把金盆貯美。也算是千秋佳話。但是楊妃容光豔冶。那鍍金的盆兒。反覺黯然。所以壽王邸中平常粉黛。何能望其項背。可見壽王的寵愛楊妃。達於極點了。那裏知道良緣易散。好事多磨。那天高力士奉了明皇旨意。

要把楊妃欽召入宮。壽王眼看如花美眷。被父王攆去。楊妃臨去的時候。也覺慘然。對壽王說道。妾侍殿下。辱承厚寵。兩情相愛。怎又料聖上宣召呢。今日之事。以妾意預測。怕難復侍殿下了。壽王此時情不能堪。握着楊妃的纖纖玉手道。花正發而慘風來。月欲圓而浮雲至。人生恨事。大抵都是這樣的。聖上旨意。是不可違的。倘使天從人願。破鏡或有重圓之日。這是壽王的癡想。楊妃未來宮以前。明皇先有個愛妃。叫做梅妃。深通翰墨。凡是琴棋書畫。無不精曉。譜樂奏歌。尤爲佳妙。一日明皇招諸王宴會。酒至平酣。諸王奏道。臣等前在御苑。聽得笛聲悠揚。歌音佳妙。好如仙樂一般。明皇笑道。這是梅妃吹的。他的歌舞音樂。已臻妙境的。諸兄弟既然贊賞。即便宣來奏技。於是立命梅妃來座前歌舞。果然歌聲清越。姿態橫生。諸王稱賞不置。明皇也是樂不可支。說道。座前既有妙舞。不可不多飲幾盃。命內侍進酒。使梅妃把壺。那時寧王酒醉。步履蹣跚。誤踏梅妃之足。頓時嬌嗔發作。辭歸後宮。明皇也覺不快。便命撤席。諸王散去。不題。單說寧王歸邸。深恐得罪梅妃。致觸皇上之怒。一夜未安。次日便肉袒請罪。明皇笑道。孤怎麼爲了個寵妃。損傷天倫之歡呢。事既出於無心。何必介介於懷。寧王始放心退下。在這個時候。有個名喚楊適的。佞臣。站立在明皇左側。悄悄地向明皇奏道。宮裏嬪御甚多。陛下何戀戀於一梅妃。明皇嘆道。紛黛雖多。殆如梅妃麗質。誠不易得。楊適道。藍橋不遠。巫峽非遙。陛下不知壽王邸中有妃叫楊玉環麼。誰不知爲

絕色佳麗。陛下何不召來一見。便可知臣言不虛了。明皇聽見絕色二字。被他打動了心。便命高力士到壽王邸中宣來。楊妃入宮。明皇見了。果然國色天香。憐愛之心。因之而起。但是玉環是皇子壽王的妃子。於名分上不能納在宮中。眼睜睜把那絕世美人輕輕拋棄。實在難捨。後來想出一條計策。便命高力士將楊玉環帶到太真宮爲女道士。賜號太真。楊妃因見聖意如此。那敢違拗。只好跟了高力士到太真宮去拜佛誦經。宮中供奉白衣大士佛像。那日玉環正跪在蒲團。誦念密多心經。正誦去至無色聲香味觸句。忽有笑聲撫着他的背道。國色天香。當前便是。怎麼說無呢。玉環回頭見是明皇。聽他言語。未免褒瀆。就不悅起來。明皇旋又誦起偈語道。色不易空。空不易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玉環才笑起來。明皇便攜了他的手同登寶輦。載之入宮。玉環在太真宮爲道士。已五易寒暑。才被冊封貴妃。楊妃自侍明皇。寵愛有加。在定情的第一日。先在華清池賜浴。到了晚上。便在華清宮擺宴。飲酒取樂。仔細把楊妃的容貌打量一回。真個說不出的無限嬌豔。龍心喜悅。其快無比。撤席之後。又復親攜楊妃纖手。到御花園去賞玩月色。觀覽上林風景。及至深夜。才到華清宮去。預備行幸。明皇還攜了只金釵鈿盒。暗地裏交給楊妃。也算和他定情的表記。至於他們快樂到如何地步。總是怎樣一來。並沒有別的新花樣。明皇和楊妃親愛無比。覺得六宮粉黛無顏色。三千寵愛在一身。連梅妃都不在心上。梅妃自從明皇載楊妃以後。覺得無

情莫如天子。終日裏坐在宮院。百無聊賴。想道。當初進宮。鎮日價在梅花樹下。敝歡飲宴。就已慮到現在的情況。而今果真到了落梅時節了。唉。秋扇之咏。白頭之吟。真不止班姬文君呢。想到這裏。淚如雨。便轉個念頭。還如到南宮求見聖上。哭訴離情。或者可以打動他的舊情。乃輕移玉步。走到御花園裏。只見明皇一個人站在亭子邊望閑。梅妃便走上前去說道。春風送暖。鳥語花香。因爲一人在宮。寂寞殊甚。所以到此觀看園景。聊慰愁悶。何期巧遇陛下。真是僥倖得很。現聞陛下新納楊貴妃。非比臣妾蒲柳之姿。那裏比得上他。倘蒙萬歲不加嫌棄。何妨彼此一見。訂爲姊妹。常相往來。也可以稍破岑寂。明皇笑道。這不過朕一時之歡。妃子何必介介於心。梅妃和明皇的喃喃情話。却被楊妃在隔牆聽得明明白白。一腔醋意。就此湧上心來。便走到明皇和梅妃的面前。深深地一拜。梅妃命左右擺宴。真個訂爲姊妹。談話甚是投機。明皇左擁右抱。看看兩個妃子。這個如花。那個如玉。便笑對兩妃說道。梅妃多才。楊妃多藝。像今日的賞心樂意。却是不可多得的。不要辜負了朕美滿良辰。命你們各吟詩一首以紀韻事。說還未了。梅妃便取一幅花箋。就寫了一首送呈御覽。詩道。

撒下巫山下楚雲。南宮一夜玉樓春。冰肌月貌誰省似。錦繡江天半爲君。

明皇見了。贊賞不絕。楊妃也取來細看。暗想此詩。辭句典雅。但是揣摩他的用意。是有許多譏諷話兒。如

撒下巫山下楚雲句。乃笑我從壽王邸來的。錦繡江山半爲君句。大概也是笑我體肥碩。他既這樣奚落我。我也不得不報復他。因亦執筆寫道。

美麗何曾減却君。梅花雪裏亦天真。總教借得春風早。不與凡花鬪色新。

梅妃看了。也知道梅花雪裏亦是天真句。是笑我稜瘦。不與凡花鬥色新句。是譏我過時失寵。心下却大不快樂。明皇那裏知道他們各有用意。還在那裏稱贊他們的詩才。但是梅楊兩妃從此就生了芥蒂。以後那楊妃嫉妬梅妃。時時留意明皇動作。密遣心腹到處防備。乘間便勸明皇把梅妃遷住上陽宮。省得明皇要偷偷摸摸的前去。有一天明皇在梅園散步。忽然想起梅妃。便傳旨高力士。命他去上陽宮宣召梅妃。移時梅妃隨了高力士到翠華閣見了明皇。便伏地大哭。說道。臣妾昔日負斧鉞之誅。有失聖寵。自以爲永遠捐棄。那一時不憶念天顏。何料今日還得重敍舊好。明皇泫然道。朕也時時掛念。今日見你花容消瘦。心甚不安。梅妃道。被棄遠方。終日幽悶。那能不消瘦呢。明皇道。清癯消瘦。仍是娥媚動人。梅妃道。比那豐肥的人兒如何。明皇道。燕肥環瘦。各有妙處。兩人情話綿綿。不覺天色漸黑起來。便命設宴歡飲。到了深夜。就在翠華閣上宿。一夜的吱吱唔唔。呼啞啞。真個是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了。但是那邊楊妃不見聖駕臨幸。終宵焦急。竟然一夜無眠。直至次日清晨。方才知道夜來聖上與梅妃宿於翠華閣。

中胸中憤火。忽然燃熾起來。逕趕到翠華閣。那時明皇聞楊妃到來。驚慌異常。連忙將梅妃藏匿。楊妃走進閣內。看見御榻前有婦人珠履。枕頭邊有翠鈿金釵。便問明皇道。昨夜誰伴陛下寢處。貪歡忘曉。不去視朝聽政。明皇面紅耳頰。不則一聲。一句話都說不出來。楊妃把那枕邊的翠鈿金釵。擲了滿地。始惡很的去了。明皇見楊妃走了。要想與梅妃再聚歡衷。那知小黃門恐怕鬧出事來。暗地裏把梅妃送回上陽宮去。明皇因此心中憤懣。不去臨朝。楊妃就借這個大題目。把梅妃貶到樓東去居住。永不許與明皇見面。明皇終是眷念梅妃。命人賜送梅妃明珠一斛。梅妃接着哭道。空守在此。鳳輦不至。有此明珠。亦復何用呢。你們代我奏明聖上。臣妾并不是違忤聖旨。恐怕楊妃偵知。又要連累聖上啊。因作詩一首。連同明珠交與來使。詩云。

柳葉蛾眉久不描。殘粧和淚濕紅綃。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明皇接詩。悽感之極。便命梨園譜爲新聲。就叫做一斛珠。這麼一來。又引起楊妃醋意。梅妃從此煒燁獨處。有冤也沒處去訴。因差一宮女到內宮喚高力士到來。高力士應命而至。梅妃問道。你侍奉皇上。應當曉得聖意所在。却還記得江采蘋麼。我聞漢武帝時。有個陳后被貶在外。便以千金贈司馬相如。爲作長門賦獻之。武帝觸起舊情。復將陳后宣召入宮。我想滿朝文士。你能替我尋個人。文材要如司馬相如。把

我的苦衷和憂思包含着。做一篇文詞。獻之聖上。因此可以打動聖主。重圓舊夢。那時我也不吝千金的。你能爲我物色嗎。力士恐怕弄得不好。被楊妃偵知。反爲不美。所以不敢答應下來。便道。滿朝文士雖多。但不知那個有司馬高才。倒是娘娘的才華。素爲聖上贊賞的。還是自己做篇文詞。送呈聖上的好。梅妃無奈。只好自己動筆。做了一篇樓東賦。卽交由力士代呈。賦道。

玉鏡塵生。鳳奩香殄。蟬鬢懶巧梳。縷衣閑輕練。苦寂寞於蕙宮。寄芊綿於蘭殿。信標梅之落盡。隔長門而不見。况乃花神颺恨。柳眼弄愁。暖風習習。春鳥啾啾。紅院日暮。聽鳳吹以回頭。碧雲殘夜。對素月以凝眸。溫泉不倒。憶拾翠之舊事。閒庭深閑。嗟青鳥之信修。緬想太液清波。水光蕩漾。笙歌開宴。隨從宸游。奏無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兩情繾綣。深盡綢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靡休。何期嫉色庸庸。妬心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于幽宮。思舊歡而不繼。空愛著於朦朧。雖欲使相如之奏賦。奈何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畢。已響動晨天之疏鐘。空長嘆而暗掩淚。但願望而步樓東。

明皇接讀後。覺得情意纏綿。何異屈大夫之離騷。雖想把梅妃召回。恐怕又要惹起醋海波瀾。因此又忘懷了。可知樓東一賦。究竟抵不到司馬高材。楊妃受明皇的寵愛。與日俱進。就把他三個姊妹引進宮來。因爲容貌妖冶。明皇與他都有肉體關係。因此一一加封。一個封爲韓國夫人。一個封爲秦國夫人。一個

封爲虢國夫人。那三個夫人中。尤以虢國夫人的性情。最爲放誕。時邀明皇。宣召入宮行樂。當時詩人杜少陵吟詩一絕。詩云。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就是吟咏他的事實。一日明皇和虢國夫人在華清宮宴飲。因問你家兄弟。在朝做官。有無能任天下大事的麼。夫人便乘機奏道。臣妾有個從兄。單名一個釗字的。爲人十分聰穎。足智多謀。陛下如能擢用。必能忠於陛下。明皇聽了。卽日召見。賜名國忠。任以宰相之職。朝中大計。悉由他執行。國忠每天入朝。必與虢國夫人偕行。有時國忠和虢國夫人在宮飲宴。通宵達旦。胡行狂爲。無所不至。明皇也不去禁他。所以毫無顧忌。那時有個秀士。名叫秦國楨。生得面如宋玉。才如子建。來京赴試。考試既畢。偶作南郊之游。一路玩賞風景。到了一所村莊。陡見巨大住宅。紅色牆垣。旁側有小小柴門。國楨貪看風景。私自闖入。但見一池當前。有小橋通行。再進便有許多房屋。四圍修竹。似非人境。不敢前進。正欲轉步退出。那知前邊來了個青衣婢女。拉着他的衣襟道。此地主人在裏邊樓上。請相公上樓譚話。國楨驚訝道。我和你家主人素不相識。莫非因我私闖花園。要加責罰。那末。我價出。下次再不敢來了。好姐姐。讓我。去罷。那婢女只作不聞。一把將他拉到樓上。只見裏面乃是閨房。陳設寶閣珠簾。綾羅帳兒。擺設得異常華麗。室內香

氣撲鼻。令人欲醉。並不見什麼主人。只見一羣婢女擁着一位夫人。珠翠滿身。慢慢兒走來。國楨見了。正擬迴避。那些婢女走過來。一字兒排開。好似屏風一般。把他攔住。國楨祇得拜揖道。恕小生年幼無知。私闖貴園。一介寒儒。稍知禮尚。乞恕罪數。那夫人道。相公休得驚恐。請把姓名說來。國楨不敢說出真姓名。便恭恭敬敬的說道。小生姓余。名貞木。因貪看景色到此。還希夫人恕罪。夫人道。相公難得到此。榮幸極矣。安得有罪。便請國楨坐下。隨命侍婢送茶。自己在旁殷勤陪伴。停了一會。又設盛筵。邀請國楨共酌。國楨也不敢固辭。只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夫人道。此間閨門深閉。並沒有外賓。請相公多飲幾盃。不必驚怖。國楨見夫人一片誠意。諒無意外風波。便假裝酒意問道。小生蒙夫人青睞。來了半天。還沒有請問夫人姓氏。夫人答道。相公來此。乃是前緣。儘可飲酒取樂。更何必苦苦動問。國楨看看日落西山。就站起身來。向夫人告退道。天色已晚。酒興亦闌。小生要歸去了。夫人道。酒興雖闌。春興正甜。請你不必言去。况且今天的遇會。也不是偶然的。你我正好暢敘幽情呢。那時的夫人飲了幾盃酒。只覺得紅上桃腮。格外嬌豔。國楨究竟是翩翩年少。春心也蕩漾起來。見夫人如此相就。便也順水推船。留宿下來。一連數天。鸚鵡鰈。兩情繾綣。正在情濃之際。那知外邊殿試發榜。秦國楨中了一甲一名狀元。召赴瓊林宴時。那國楨却在夫人閨閣。那裏得知。明皇因爲狀元失蹤。詫異之極。便命高力士沿途尋訪。京城地方方便當他一件新

聞一人傳十。十人傳百。街坊上鬧得沸沸揚揚。夫人也知這事。便中就與國楨談起。國楨便向夫人而前跪下道。新科狀元奏國楨。便是小生。但是外面鬧得沸翻揚天。還求夫人搭救。夫人聽了。面容失色。便道。我也不知道新科狀元。就是相公。還是早些出去。免得聖上譴怒。不過你我兩人備極恩愛。霎時就要分別。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但望天從人願。後會有期。國楨揮淚別去。即時入朝引見不題。看官們知道這夫人。究竟是誰呢。待在下來告訴你們。這夫人就是楊貴妃的姊姊虢國夫人。他平日在家裏專門物色白臉郎君。朝夜陪伴他。圖歡行淫。這也可見他任情縱慾。比楊貴妃多麼利害呢。話說當時幽州節度張守珪有個養子。叫做安祿山的。他本是營州胡兒。有一回契丹國在邊境發難。守珪令祿山帶領人馬前去征討。不料他輕舉妄動。被契丹打得大敗而回。守珪號令本來嚴厲。祿山此次兵敗。分明是看輕國家軍事。祇好按照軍中法令。將他推出轅門斬首。到了臨刑的時候。他忽然大叫道。大人如果欲衛國殺賊。如何先殺大將。守珪聞言。見他志氣很壯。姑念他平日爲人勇敢。當即下令免斬。着令押送到京。聽候朝廷處分。不多幾時。檻車到京。張九齡奏道。安祿山輕舉妄動。誤了國家大計。有損天威。按律應當斬首。且看身長體肥。臉上含有殺氣。日後必定爲患。不如此時將他處刑。以免後患。明皇正在遲疑之際。恰巧內侍有受其賄賂者。就慫恿赦祿山死罪。遂命前赴盧原。帶罪立功。祿山本是工於媚術。凡屬朝廷大員。因公前往。

盧原的。祿山都贈以厚賂。所以這一般號稱大員的。都在明皇面前。說他的好話。過了幾時。就拜他爲營州都督兼平盧節度使。天寶二年。安祿山入朝覲見。就留在長安。侍衛聖駕。祿山內含奸狡之心。在外面看來。却很剛直。且有孩子們的氣象。所以明皇很加寵遇。就是皇官內祕密所在。也由他任便行走。有一天祿山在御花園巡行。正遇明皇和太子。祿山向明皇叩頭。不拜太子。明皇道。你怎麼不拜太子。祿山假裝不知。說道。太子是怎麼官兒。臣也向他下拜。明皇笑道。朕千秋萬歲後。他便代朕爲天子。還要論什麼官兒。祿山奏道。臣實愚魯。只知有陛下。其他皆不知道。明皇對太子道。你看祿山。如此誠樸。可愛得很。在這個當兒。恰巧楊妃的香車冉冉而來。明皇指祿山對楊妃說道。他是平盧節度安祿山。朕愛他忠直。留侍朕躬。他曾經做過張守珪的養子。今日侍朕。卽是朕的養子啊。楊妃見他身體雄壯。便道。誠如聖諭。這人倒可稱爲佳兒。明皇笑道。妃子也以他爲佳兒麼。那就撫他爲乾兒哩。楊妃就瞅着祿山臉兒。癡癡地笑個不止。祿山趁此機會。便向楊妃拜道。臣兒祝母妃千歲。明皇道。祿山兒。你拜母應先拜父。祿山奏道。臣本胡人。胡俗先母後父。所以才敢如此。明皇笑道。這也是胡兒的樸實了。因此就在御花園擺宴暢飲。楊妃微有醉意。兩頰暈紅。愈顯出豔美的態度。祿山原是個心懷不良的人。今與楊妃認了母子。便可時親香澤。楊妃見祿山年少體壯。就有幾分意兒。有一天明皇駕幸宜春宮。祿山入宮。求見楊妃。明皇道。你

的母妃侍宴半天。身子困乏。現已回到寢宮。你要見他。可自己前去。祿山便走進後宮。見楊妃雙頰微紅。兩隻秋水的眼睛。更足勾人魂魄。雲鬢蓬鬆。好像一株春睡的海棠。祿山趨步向前拜見。楊妃急急扶起道。好兒子。好兒子。順手把他抱在懷裏道。心肝啊。寶貝啊。就此做那玩意兒。又有一天。明皇燕居木蘭殿。煞山挺起大腹踞坐地下。明皇見他肚皮朝着上面。煞是好笑。恰巧楊妃慢慢地走來。明皇指謂祿山道。這個好寶貝兒。朕極愛他。你也愛他嗎。祿山答道。臣愛陛下。怎能不愛母妃。明皇道。你往常說。胡人先母而後父。你應當先愛母妃。然後才推愛到朕躬呢。祿山又對道。臣兒確是先愛我母妃。但恐陛下又要責備。故而不得不先愛陛下。楊妃在旁兩眼向他望着。似乎怪他失言。一日明皇集諸王在宮飲宴。酒至半甜。甯王將一枝玉笛嗚吹起。宴散後。楊妃從內宮出來。見有玉笛在御榻的旁邊。取來玩弄。便按着六腔吹奏。明皇笑道。甯王剛纔吹過。口澤具在。你枝玉笛怎麼不拿出來吹呢。楊妃不快道。甯王雖然吹過。但是經過的時候好久了。此刻妄吹吹。這有何妨。況且妾聽見人說。往日有人臨梅花之筵。踏過美人珠履。陛下不以爲怪。今日不過吹一吹笛兒。便向妾呵責嗎。明皇不覺怫然。厲聲說道。阿環。你竟敢這般無禮。便命高力士用輕車將他送還楊家。楊妃被逐出宮。回到楊家。楊國忠和秦國韓國虢國三位夫人接着。驚惶得不知所措。明皇自遣去楊妃。寂處深宮。苦沒有當意人兒。想去召梅妃回宮。恐怕又有許多不

快意事。因此坐不安席。睡不成夢。一天到晚。總是悶悶不樂。高力士見此情形。急忙來楊家報知楊妃道。依奴婢看起來。萬歲爺一定是思想娘娘。娘娘也不可執意。如有什麼東西。交給奴婢帶回宮去。乘間進呈。或者因此感動聖意。雲彩重聚。也未可知。想楊妃一身以外。皆是君王所賜。惟有這一縷青絲。乃生於父母。曾與君王全枕並臥。相偎相倚。就拿起剪子。剪下一束。遞與力士道。你將此一縷青絲。替我轉奏聖上。說臣妾待罪宮外。此生此世。不能再覩天顏。請獻此髮以表依戀。高力士受了。回到宮中。正值明皇思念楊妃。高力士走向前去。把頭髮獻上。並將楊妃的言語代爲奏知。明皇覩物思人。不覺流下淚來。高力士乘機奏道。奴婢想楊娘娘深蒙恩幸。萬歲爺何惜宮中一席之地。忍教他淪落在外呢。明皇道。朕未嘗不是這麼想。只是放他出宮。不便又召他回來。力士又道。有罪當然放出。悔過便當召回。正是聖上大度。况且出去祇有單車。正在黎明的時候。現在已是晚上。開了安慶坊。從太華宮進來。誰也知道放逐召回的事情呢。明皇點頭。便命力士悄悄前去召回。力士領旨。不消片刻。楊妃已乘了香車回來了。明皇乃命排宴。以慰別後相思。這麼一來。覆水重收。聖眷較前濃厚。楊妃因梅妃驚鴻一曲。明皇時常誇獎。楊妃一晚夢游月府。聽那一羣仙女奏曲。音韻悠揚。不像人間凡響。須臾夢醒。但那仙曲餘音。猶在耳邊。却還記得清楚。心想比梅妃的驚鴻曲。好得多呢。乃背地裏一一譜了出來。待到明皇退朝呈上。自是贊賞不絕。因

問這譜叫做什麼名兒。楊妃道：臣妾昨夜夢游月府。見一羣仙女身上穿的。都是霓裳羽衣。故欲用這四字。名這曲兒。明皇笑道：好個霓裳羽衣。馬上把譜兒傳給李龜年教導梨園子弟。真是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後來此曲被李驀在宮牆外竊聽學習。那霓裳羽衣曲。便也流傳外面來了。楊妃見明皇喜怒無常。古人說得好。伴君如同伴虎。眠之說。確切無虛的。因此又想起那乾兒子安祿山來了。楊妃自從認祿山爲乾兒後。兩人的恩愛。日濃一日。也有一個憑證。新剝雞頭肉。爲祿山之爪所傷。現在祿山兼領平盧范陽河東三鎮軍務。遠駐邊陲。久未來京朝覲。嘗作書託人私致楊妃。有追念舊好。魂夢依依之語。楊妃在宮苦憶祿山。雖然明皇每晚臨幸。那裏及得祿山年少精壯。悄意纏綿。若講那交歡的趣味。當然比明皇好得多呢。所以楊妃夢魂顛倒。時常牽繞在心上的。有一次楊妃和明皇在內苑歡宴後。覺有醉意。便在御榻上沉沉睡去。明皇在旁看他醉容。笑着向左右道：這真是一幅海棠春睡圖啊。話未說完。楊妃在睡夢中高叫安祿山。明皇近前撫着他道：妃子想祿兒嗎。朕遣人召他來就是了。楊妃驚覺道：臣妾剛才做了一夢。是和陛下在太液池乘着小艇。在那裏採蓮。不料槳折艇覆。妾和陛下都落在水裏。却好祿山站在那邊岸上。便喊他來救。那曉他跳到水裏。便變做個大烏龜。將陛下和妾馱到岸上。妾在夢裏又驚又喜。妾想祿山的忠心。真是不可多得呢。楊妃心下念念不忘的。就是安祿山。那知他的哥哥

楊國忠因祿山不肯附己。便上一道表章奏道。安祿山本胡北之人。今雄據三大鎮。兵強糧足。久畜異志。陛下宜未雨綢繆。不可不防。明皇覽奏。沉吟半晌。同平章事韋見素在旁奏道。臣有一策。可以遏他的反志。不如迎祿山入朝供職。另派三員大臣。分領他的兵權。他雖有陰謀。當然不能成功。明皇點頭稱是。心中仍是狐疑不決。回宮使問楊妃意思如何。楊妃心裏雖想念召他來京。但是國忠與他不合。恐怕到京之後。被國忠陷害。因密奏道。祿山雖擁着重兵。還沒有反跡顯露。若是召他入朝。反啓了他的疑忌。不如先行派一員大臣去。看他情形。到底有無反跡。明皇深以爲然。便命輔璆琳前往。并攜有許多珍果賜給祿山。那知楊妃的消息。早已送到祿山那邊。祿山因此厚賂璆琳。璆琳回朝。自然也說祿山好話。過了幾時。國忠又奏祿山反狀。明皇依舊商之楊妃。楊妃奏道。臣妾也有一策。陛下宜降旨召他入朝。他若真要造反。一定不敢來京。不然。他對於君命。必不敢違拗的。那知楊妃先派人去告訴安祿山。所以祿山接了聖旨。星夜入朝。一見明皇。痛哭流涕奏道。臣本胡人。不知禮數。蒙陛下寵擢。到此藩鎮位分。祇知感激。不料爲奸人所忌。讒言中傷。臣今日得見陛下。雖加以斧鉞之誅。亦所不辭。奏罷。稽首崩角。額上墳起。明皇大爲感動。卽設御筵賜食。便道。貴妃想念祿兒。可到裏面去見他。祿山謝恩退下。卽到內宮謁見楊妃。兩人會面。另有一番快慰。直到深夜。還不見祿山出來。宮掖祕密。他們所幹的事情。非外人所能明瞭。大約

總是赤身裸體的把戲兒。祿山住在長安十餘天。不思回去。楊妃問他說道。我很願你常在長安。尋歡取樂。但是我家哥哥。恨你刺骨。恐有不利。還是早些回鎮。再圖相見罷。祿山乃辭朝返鎮。明皇親解御衣披在他的身上。撫他的背道。朕推心待你。你須自勉纔是。因又命高力士送他出關。自此明皇日夜和嬪妃內侍。以及梨園子弟。徵歌選舞。到處行樂。又在御花苑鑿一華清池。池內設香泉十六處。用寶石造成島嶼。每逢暑天。便和楊妃各穿單衣。登游艇。蕩槳取樂。行到那幽隱的所在。便解去衣禁。下水洗浴。明皇親把繡巾替楊妃洗擦。忽而摟抱。忽而弄水。其樂無垠。有時在池塘內攜雲握雨。雖戲水的鴛鴦。也不及那妃子的風流。天子的狂態呢。楊國忠趁此當兒。便大張私權。賄賂公行。安祿山遠鎮邊陲。天天思想楊妃和虢國夫人。深恨國忠嫉忌。終難磨滅舊好。因想舉兵奪國。兼之楊國忠處處激動祿山。安祿山想先測朝廷的動靜。借名獻馬。上疏一道。

臣祿山承乏邊庭。所屬地方。多產良馬。臣今選拔千里之馬三千匹。以獻朝廷。臣本無智能。雖不敢追縱王毛仲之牧馬。私心欲以此土之產。用充天廐。他年遇聖。駕東封西狩。亦足壯萬乘之觀瞻。計每馬一匹。用執轡之軍人二名。另遣番將二十四名以監之。伏乞勅經歷之地。預積軍糧。妥籌馬草。僅先具表奏聞。

明皇披閱來疏。想道。祿山既誠心獻馬。要送許多將士何用。便將此疏宣示庭臣。國忠奏道。邊臣獻馬。不足爲怪。但祿山獻馬三千匹。用六千人執轡。加以部將二十四員。若用以攻城掠地。將何以防禦。宜降旨嚴責。打破他的野心。明皇不言不語。回宮告知楊妃。楊妃道。祿山滿腹赤心。決無他意。願陛下不要聽信讒言。次日明皇在宮殿對高力士說道。朕待安祿山。不可謂不厚。想他素來忠誠。當不相負。但內外臣工多疑忌他。請加嚴責。朕前派輔璆琳前去探他。回來也說他忠精。怎樣旦夕之間就有變志呢。力士便把輔璆琳受祿山賄賂。明皇聞奏大怒。召璆琳入宮斬於內庭。又遣力士到他家裏搜查。把那和祿山來往的私信搜出。其中問涉到楊妃的祕密。亦屬不少。明皇方才疑惑祿山。便遣馮神威去止他獻馬。祿山知是朝庭用意。神威奉旨到來。祿山並不出接。偏在兵帳之中。肆言恐嚇。兩旁刀槍森森。矛戟層層。其一般囂張跋扈之狀態。令人可畏。神威走歸京師。一一奏覆。明皇仍不以爲意。那時天下流言。說輔璆琳斬首。楊妃與安祿山的私情。已被聖上得知。安祿山的兒子已在獄中。楊國忠要殺祿山。那消息傳到祿山耳中。他部下有大將名叫高尙的。生性好亂。因說祿山道。方今兵制日敗。朝廷兵卒雖多。多是憊惰無用。我主可一鼓而進。大好江山。唾手可得。祿山道。我久有此意。因受皇上恩遇。欲待晏駕之後。再爲舉兵。高尙笑道。天子年老。沉湎酒色。奸相用事。民心離散。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若待晏駕之後。新君用賢捨凶。

勵精圖治。非但無隙可乘。恐怕大禍臨頭。悔之莫及。祿山便取一書。僞號天子密勅。誅奸相楊國忠。遂舉兵反。帶兵十五萬。馳抵太原。殺留守楊光翮。聲勢大張。那祿山的反信。傳到京師。明皇猶當他訛傳。直到太原的驚耗傳來。才言是實在消息。駭怒異常。對楊妃說道。朕與你待此奴不薄。怎麼忘恩負義至此。楊妃低着頭。也說不出話來。祇有楊國忠反得意揚揚的說道。陛下不必憂慮。祿山勇而無謀。祇須遣一旅之師。傳檄聲討。祿山首級。可函致闕下。明皇便拜封常清爲范陽平盧節度使。督領大軍聲罪致討。又遣河南節度使張介然。率領陳留十三郡兵馬爲後援。連夜馳赴前敵。那知他二人都是好誇大口的蟲囊子。祿山邀擊介然。斬之馬下。封常清懼祿山兵威。不敢前進。明皇臨朝。聞知陳雷失守。下諭楊國忠及諸大臣道。卿等總說祿山叛亂不足爲懼。現在奪地掠城。斬將屠民。來勢甚爲利害。朕今欲令太子監國。自統六師聲討。必要殄滅此賊。諸臣默然。惟楊國忠暗想我幾回與李林甫謀害東宮。倘使東宮卽位。執掌政權。楊氏無唯類矣。國忠回家便與三國夫人說知。連夜進宮。與楊妃謀商。楊妃便三言兩語。說得明皇把親征之事作罷。另命金吾大將高仙楚討賊。過了一天。潼關又報淪陷。哥舒翰全軍覆沒。祿山帶領人馬勢如破竹。廷臣失色。國忠又上奏道。潼關已陷。旦夕可抵京師。爲今之計。只有請聖駕臨幸蜀中。秦國橫出班奏道。承相之言差矣。事到如今。最好召還李光弼郭子儀。移兵去禦安祿山入京的要道。陛下旣

然先違衆議。今哥舒翰出戰。如何能因一仗打敗。使爾蒙塵。龍駕到蜀。偌大的京師。叫何人來守。莊嚴的宮殿。甘讓豺狼棲息。宗廟之靈。也要爲他所污。陛下獨不念列祖列宗艱難辛苦得來的天下嗎。言時聲色俱厲。國忠仍復協同虢國夫人入宮。與楊妃商量。力勸明皇幸蜀。楊妃道。陛下幸蜀。恐廷臣還有異議。不如降御駕親征的詔書。明皇應允。次日黎明。明皇便私出國門。同行的惟楊妃虢國韓國二夫人皇太子楊國忠及龍武將軍陳元禮等十幾人。臨行的時候。明皇要召梅妃同行。楊妃作色不允。明皇即將梅妃捨下。聖駕西去。迨至消息傳出。一個繁華的皇城。就此變作空城。豈不可嘆。明皇西狩至馬嵬驛下。將士飢餓疲勞。個個憤怨。那時王思禮率兵從潼關來扈駕。明皇便拜他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卽刻回去。收集殘兵剩卒。思禮隨行對陳元禮說道。楊國忠招亂啓釁。罪大惡極。人人要食他的肉。飲他的血。將軍何以不殺此賊。以安衆心。元禮道。我也久有此意。因和東宮內侍李輔國密謀。預備啓奏太子。恰有吐蕃使者二十人來求和親。從駕西行。一日將士遮住國忠的馬。不使前行。告訴他沒有糧草。那時元禮在馬後邊說道。奸相國忠。暗通蕃使。希圖不軌。一軍的將士聞知。一齊鼓譟起來。舉刀亂砍。將國忠斬爲肉泥。他的兒子楊暄。亦被斬去首級。虢韓兩國夫人及國忠的妻妾。乘亂逃到陳倉地方。也被當地縣宰殺死。明皇在驛館聞外面亂事。親出驛門溫諭勸慰將士歸營。不料喧聲如雷。擁住聖駕不散。齊聲說道。國賊雖

死。起亂的根苗。猶近在咫尺。元禮奏道。臣揣知衆人意思。似欲得貴妃而甘心。明皇道。妃子深居宮中。不問外事。何若與他爲難。衆又說道。既殺國忠。貴妃在陛下左右。那能自安。貴妃雖沒有罪。但請聖上慎思。將士安。聖體才能安呢。明皇就回驛里。也不去見楊妃。獨自在那裏走來走去。左右又上前奏道。安危之分。就在這時決定。可否宜乎速決。明皇入內擁楊妃到外館道。朕與你永訣了。說罷自向內館去。高力士因事已緊逼。奉上一條羅巾。楊妃便自縊堂前梨花樹下。時年三十有八歲。將士見楊妃已死。咸脫胷釋甲。高呼萬歲。明皇傷心。便命高力士替楊妃成殮。葬於馬嵬坡下。這場大亂。終被郭子儀李光弼提兵掃除。天下才得太平。

第十回 同夥兒訪友淫友婦 孝義郎歸家殺家婆

話說晚唐以後。胡虜亂華。迨夾馬營中。真命帝主出世。削平羣雄。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受周禪而爲天子。傳徽宗。權奸用事。盜賊蠭起。那山東鄆城縣地方。出了個有名好漢。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之宋家村。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黑宋江。又且馳名大孝。爲人仗義疏財。人皆稱他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鐵扇子宋清。自與他父親太公在村中務農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縣裏。

當個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槍棒。學得一身武藝。專喜結交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便留在莊上館穀。若要他行。盡力資助。人向他求錢求物。無有不應。每每排難解紛。總是周全人家性命。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憫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那天宋江信步走出鄆城縣衙門。不到二三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回頭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王婆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東京來。不是這裏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個好唱的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兒因來山東投奔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裏的人。不喜風流宴樂。因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條僻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沒做理會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有這等湊巧。又沒有借換處。正在這裏沒法想的當兒。看見押司打從這裏過。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趕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裏。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又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尙無。那來使用。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十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

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忽一朝，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個婦人家面，回來問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個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住在宋家村，却不曾聽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居，恐怕是未有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般耍笑。從小兒在東京時，只去衙院人家串，那一個衙院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了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日倒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沒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往來。王婆聽了這個，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撥攪。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傢伙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們，在那裏居住。沒半月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綾羅。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得閻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宿，向後漸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個好漢，只愛使槍弄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家飲酒。這張文遠，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瓦兩舍飄蓬浮

蕩學得一身風流俊俏。更兼品竹調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酒色娼妓。一看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只是個酒色之徒。這事爲何不曉得。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便記在心裏。向後但等宋江不在。這張三便去那裏。故意兒只說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位吃茶。言來語去。成就好事。誰想那婆娘自從與張三結識。打得火熱一般。並無半點兒情分在宋江身上。宋江歸來。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攪他些個。這宋江是個好漢。不以女色爲意。因此半月十日。去走一回。那張三與閻婆惜如膠如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都知。有些風聲吹到宋江耳中。宋江自肚裏想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要不上門便了。自此有幾個月不去。閻婆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這一天晚上。宋江乘着月色滿街。信步走回下處來。却好遇着閻婆。趕上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裏長望。押司胡亂溫顧他便了。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日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扭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人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閒是閒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主張。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

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閻婆道。押司便誤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見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下次難逢。押司和老身走一遭。到了家裏自有告訴。宋江是個快性的人。吃那婆子纏不過。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趕不上。宋江道。直恁地這等。兩個廝跑着來到門前。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裏。終不成不進去了。宋江走到裏面。在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生怕宋江走去。便旁在身邊坐下。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閻婆惜倒在床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他娘叫道。你心愛的三郎在這裏。那婆娘只道是張三郎。慌忙起來。把手掠一掠雲髻。口裏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說着。飛也似的跑下樓來。就榻子眼裏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三郎。不是張三郎。重又翻身轉上樓去。依前倒在床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又聽得再上樓去。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兒。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床上應道。這屋裏多遠。他如何不自上來。直等我來迎他。閻婆道。這賤人真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心裏已有五分不自在。爲這婆子來扯。勉強走上樓去。這樓本是六椽樓屋。前半間安設春臺凳子。後半間鋪着臥房。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床。床邊都是欄杆。上掛着一頂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個洗手盆。一個刷子。一張金漆桌子上。放一個錫燈台。

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上掛一幅仕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閻婆便把他拖入房裏去。宋江便向杌子上向着牀邊坐了。閻婆就牀上拖起女兒。說道。押司在這兒。我兒。你只是性氣不好。把言語來傷觸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閒時却在家裏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拓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烏亂。我又不曾做了歹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交椅在宋江肩下放着。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也罷。那婆娘那裏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下。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裏。買些菓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喫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搭鈕。便把房門拽上。將搭鈕扣好。宋江暗忖道。那婆子倒先算了我。且說閻婆下得樓來。先去灶前點起個燈。灶里現成燒着一鍋沸湯。再加上些柴。拿了些碎銀子走出巷口去。買得些時新菓品。鮮魚嫩雞肥鮮之類。回到家中。把盤子盛了。取酒傾在盆內。在鍋內煬熱了。傾在壺裏。收拾了數盆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筷。搬上樓來。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一一搬將進來。擺滿金漆桌子。看那宋江只低着頭。看那女兒。臉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酒。婆惜道。你們自

吃。我不耐煩。闔婆道。我兒。爺娘手裏從小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的。終不成把劍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不必把盞使罷。且回過臉來吃盞酒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強飲了一盞。婆子笑道。押司莫要見責。閒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兒。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喫酒。篩了三盞在桌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闔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裏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耐煩相伴這廝。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強兒。拿起酒來吃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躁。且開懷喫兩盃兒睡。押司也滿飲幾盃。宋江被他勸不過。一連飲了三五杯。闔婆也連喫了幾杯。再下樓去煬酒。那婆子見女兒不喫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心吃酒。便歡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下。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頭自去灶前煬酒。待至回到樓上。見那宋江低着頭仍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那婆子笑道。你兩個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溫柔。說些風流話兒。宋江正沒做理。今處口裏只不做聲。肚裏好生進退不得。闔婆惜自想道。你不來睬我。指望老娘一似閒常時來陪。

你話相伴你玩笑。我如今却不與你陪話玩笑。正在這個當兒。却有個賣糟醃的唐二哥。就是唐牛兒。時常在街上幫閒。常常將宋江齎助。但有些公事。便去告訴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晚正賭輸了。却去縣前尋宋江。奔走到處不見宋江。街坊上人說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衆人道。你說孤老是誰呢。唐牛兒道。便是縣裏宋押司。衆人道。我方才看見他和閻婆兩個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和張三兩個。打得火塊也是熱。只瞞着宋押司一個。他敢也知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吃那老咬蟲假意兒纏了去。我正沒錢使。胡亂去那里尋幾貫錢使。就幫兩碗酒吃。一逕到閻婆門首。見裏面燈光明亮。門却未關。逕走至扶梯邊。聽得閻婆在樓上哈哈地笑。唐牛兒捏手捏脚的到樓上。向板壁縫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那婆子坐在橫頭桌子邊。口裏亂七八嘈個不了。唐牛兒閃將進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宋江尋思道。這厮來得正好。把嘴向下一努。唐牛兒是個乖巧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原來却在這裏吃酒耍子。好吃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裏有甚麼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個辦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裏又沒尋處。相公焦躁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吃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

使這科分。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班手裏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衙去和夫人吃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魍魎。老娘手裏說不過去。唐牛兒道。真個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闔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是琉璃葫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攛掇來我屋裏。顛倒打扶他去。雷言道。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婆子便跳起身來。把那唐牛兒劈臉子一叉。跟踉蹌蹌。直從房里又下樓來。唐牛兒道。你做甚麼。又我。婆子喝道。不你曉得。破人買賣衣服。如殺父母妻子。你高聲。便打你這兒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道。你打那婆子。乘着酒興。楂開五指。打那唐牛兒臉上一掌。直搥出門外去。便把門關上。拿門門了。口裏只顧罵那唐牛兒吃了這一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皮。教你這屋里粉碎。教你雙日不如單日着。我不結果了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押司。沒事。睬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裏去。搪酒吃。只是搬是弄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洞真實的人。吃這婆子一篇。道着其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裏見賣。老身只恁地知道了。我兒和押司只吃這杯。我猜着你兩口子多時不見。一定要早睡。婆子又勸宋江吃了兩杯。把杯盤收拾了。下樓。自去灶下去。宋江在樓上尋思道。這婆娘和張三兩口兒的勾搭。我還未見着真實。現在夜深了。只好權睡一

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你們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明日慢慢地起。那婆子下樓後。自去安睡不題。單說宋江坐在杌子上。睨那婆娘時。約莫已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服。便上牀去。自倚繡枕。扭過身朝床裏壁自睡了。宋江尋思這賤人全不睬我。竟自睡了。我今夜吃這婆子言來語去。飲了幾盃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桌上。脫下上蓋衣裳。掛在衣架。腰裏解下纒帶。上有一把解衣刀及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杆上。脫去了鞋襪。便上牀上。就在那婆子腳後睡了。沒有半個更次。聽得婆惜在腳後冷笑。宋江心下氣悶。那裏能夠睡着。自古道。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到了交四更的時候。酒却有些醒了。捱過五更。宋江便起來。把面盆裏的冷水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服。戴了巾幘。口裏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本不曾睡着。聽得宋江罵時。扭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氣下樓。閻婆聽得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逕去開門。閻婆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把門拽上。一直奔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盞明燈。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老兒來縣前趕早市。那老兒見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怎早。宋江道。因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老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那癡

上坐下。那老兒把濃濃的二陳湯奉過來。宋江吃了。驀他想起道。時常吃他的湯藥。不會要我還錢。我昔時曾許他一具棺材。還不會與他。想起招文袋裏有那金子。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也教他歡喜則個。宋江便道。王公。我前日曾許你一具棺材錢。一向不會把與你。今日我有些在這裏。把與你。你可到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放在家裏。到了你百年時。我却再給你些送終之資。王公道。恩主。時常看戲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今世不能報答。後世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招文袋時。吃了一驚。便想着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杆子上。我一時氣忿起來。只顧走不會繫在腰裏。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但是還有一封書信。很關緊要。我見那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拿着。倒很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慌。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裏。不料出門匆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老兒道。休要去取。慢慢的給老漢不遲。宋江道。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就慌慌張張奔到閻婆家裏來。且說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就從床上爬起。自言自語道。那廝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穩。那廝含着臉。指望老娘陪話下情。你不曉老娘自和張三要好。誰耐煩眯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裏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裁襖兒。解下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裁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杆上。拖下條紫羅鸞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廝竟把那鸞帶忘在這裏。老娘且取來。把與張三

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裏有些沉重。便把手去抽開。望桌子上一抖。正抖出那包黃金和書信來。這婆娘拿起來看時。燈下照見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好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吃。這幾日我見張三瘦了。我也正要買些好東西和他調養。將金子放下。便把那封書信展開來。在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並許多感謝的話兒。婆惜道。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裏。却原來有酒落在吊桶裏。我正要和張三做夫妻。單單礙着你這廝。今日也撞着我手裏。原來這廝和梁山泊強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樣包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裏。不怕你教野神來攝了去。話言未畢。只聽得樓下呀的門響。婆子在床上問道。是誰。宋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去。宋江也不回話。逕上樓來。那婆娘聽得宋江回來。忙把鸞帶招文袋刀子捲在一塊兒。藏在被裏。扭過身子靠床裏邊。呼呼假睡。宋江進得房來。逕到床頭欄杆上去取時。那物却不見了。宋江着慌。只得忍着氣。把手去搖那婆娘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躁。我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情知是我。假做甚麼。那婆娘扭過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裏交付與我手裏的。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在你腳後小欄杆上。這裏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嗔

你不見兒來。宋江道：夜裏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吧。休要作耍。婆惜道：誰與你作耍。我不會收得。宋江道：你先時沒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睡。一定是起來鋪被時取了。只見那婆惜柳眉到豎。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並不冤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聽見這話。心下着慌。說道：我須不會歹看你娘兒兩個。還了我吧。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閒常也只噴我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也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強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隣舍聽見了。不是耍的。婆惜道：你怕外人聽得。你却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的。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卽行。敢問那三件事。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個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戴的。身上穿的。家裏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寫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件也依得。婆惜又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那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天字第一號的官司。還你這招文袋裏的款狀。宋江道：那兩件倒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帶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於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

道。公人見錢如蒼蠅見血。他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排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個貓兒不吃腥。閻羅王面前。却沒有放回的鬼。你却瞞誰。便把這一二百兩金子與我。值得甚麼。你怕是賊贓。鎔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知我是老實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這黑三倒乖的。把我當小孩般作弄。我便先還你招文袋和這封書。歇三日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裏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會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會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二個字。怒氣上冲。那裏按捺得住。眼睜睜說道。你還也不還。那婆娘道。你恁地狠。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真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娘蓋的被。他那邊却有這物件。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鸞帶頭正在那婆娘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裏。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婆惜那裏肯放。宋江在床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狠命只一拽。倒拽出那把壓衣刀來。宋江便搶在手裏。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大叫黑三郎殺人。只這一聲。提起宋江的念頭。把那一肚子的氣出出清。婆惜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把那婆惜額子上一勒。鮮紅的血飛出來。那婆娘兀自吼哩。宋江恐他不死。再復一刀。那血淋淋的頭落在枕上。

連忙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信來。就在殘燈下燒了。繫上鸞帶。走樓下來。恰巧那婆子聽得女兒喊救之聲。急忙起身。奔上樓來。正與宋江撞個滿懷。閻婆問道。你兩口子鬧甚麼。宋江道。你女兒太無禮。被我殺了。婆子道。押司。你來取笑老身。宋江道。誰與你取笑。不信。你自去房里看來。我真個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進去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說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的。隨你要怎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殺得不錯。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個不好。卽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頗有家計。只叫你豐衣足食。快活半世。婆子道。恁地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個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你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吩咐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使用。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鄰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票子與你去拿。閻婆道。票子也不濟事。須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個下樓來。婆子去房裏拿了鎖鑰。走到門外。把門鎖好了。便和宋江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尙早。縣門方才開放。那婆子見約莫到縣門左側。把宋江一把拉住。叫道。有殺人賊在這裏。嚇得宋江慌做一團。忙掩住他口道。不要叫。那裏掩得住。縣前有幾個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婆子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裏。原來宋

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的人沒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捉他。恰巧唐牛兒托一盤糟薑來縣前趕早市。正見閹婆扭着宋江叫冤。便想着昨夜受的烏氣來。把盤放在王老兒的凳子上。鑽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麼。扭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的。唐牛兒大怒。把婆子的手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婆子臉上一掌打去。正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暈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向人叢裏走了。婆子却便扭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劫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裏得知。婆子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個。否則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礙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不須耽擱。便拿住了。卽解進鄆城縣來。知縣聞報。卽忙陞堂。衆做公的把唐牛兒推上。知縣只見一個婆子跪在左邊。還有一個男子跪在右邊。便問道。甚麼殺人案子。婆子告道。老身姓閹。有個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晚女兒與宋押司一處吃酒。這個唐牛兒進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門。旋卽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把他扭到縣前。這唐牛兒又把宋江打奪了去。求相公做主。知縣對唐牛兒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道。小人不知前因後果。只因昨夜去尋宋江。被這婆子把小人叉了出來。今早小人在縣前趕賣糟薑。遇見這婆子扭着押司。小人不合前去勸解。致押司走了。却不知他殺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誠實君子。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案。

子必然在你身上便喚當堂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他女兒正是他的愛人隨取了各人供詞。就替閻婆補寫狀子。疊了一宗案卷。喚當地方忤作行人并坊廂里正鄰右一千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把屍首檢驗了。身邊放着兇刀一柄。當日再三看驗。委係生前項下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諭令把屍首棺殮。寄放寺院。將一千人證帶到縣裏。知縣却和宋江要好。有心要超脫他。只把唐牛兒再三推問。唐牛兒仍是前供。知縣道。你休胡說。快把這廝重責。左右兩邊狼虎一般的公人。把唐牛兒打了三五十板。知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好把他來勘問。叫取枷來釘了。禁在牢裏。那張文遠走上堂來稟道。雖然如此。兇刀是宋江的壓衣刀。必須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列。知縣被他來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到宋江下處去捉。只拿得幾個鄰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兇犯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現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知縣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慢慢地出脫他。怎奈張文遠唆使閻婆堂上。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兩個做公的。去宋家村勾追宋太公并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遞與太公看了。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過活。不孝兒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勸之不聽。

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戶。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是在縣裏居住。老漢自和次兒在此荒村。守些田園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關係。老漢也怕弄他事出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裏領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給上下看。衆公人都是與宋江好的。明知是他預先開的門路。也不肯做冤家。衆公人道。太公既有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裏回話。太公隨即宰殺雞鵝。管待衆人。齋發十餘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衆人抄了去。衆公人辭了太公。自回縣去回話。並把抄去的執憑文帖呈上。知縣又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只可出一千貫賞錢。行移各處海捕捉拿便了。後復因閻婆叫屈。知縣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全雷橫帶了土兵多人。到宋太公莊上搜捉犯人宋江。朱雷二都頭取了公文。點起土兵四十餘名。逕奔宋家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接進。朱全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押司現在何處。太公道。兩位都頭在上。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關係。前官手裏已告開了他。現有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全道。雖然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圍了莊院。朱全把定前門。雷橫先入去搜。雷都頭便走進裏面。把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全道。果然不在家裏。朱全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兄弟把門。待我進去細細地搜一遍看。太公道。老

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把他藏在莊裏。朱全道。這是人命公事。你却噴怪我們不得。太公道。都頭請便。自細細地去搜。朱全道。雷都頭你豎着太公在這裏。休教他走動。朱全自進莊裏。把扑刀倚在壁邊。把門拴了。自己却走入佛堂裏邊。把供床拖在一下。揭起地板。見板底下有個索頭。只一拖動。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窖裏鑽了出來。朱全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捉你。只爲你閒常和我最好。我知道你家裏的機關。所以獨自進來。恐怕雷都頭知道。沒奈何要瞞生人耳目。知縣相公也有出脫你的意思。只是張三和這婆子在堂上叫喊。因此又叫我兩個到莊上搜你。恐怕雷橫不肯周全人。因此小弟嫌他在莊前。逕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道這機關。如何是好。宋江道。我也這般想。今夜卽要遠走高飛。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全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過朱全。再走入地窖裏去。朱全依舊把地板放好。再把供床壓住。開了門。拿了朴刀出來。說道。真個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只拿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太公去。尋思朱全那人和宋江很好。他怎地要拿宋太公。這話一定是反說。他若再說。我落得做個人情。朱全雷橫都到草堂上來。太公置酒管待衆人。朱全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縣裏追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太公道。老漢使他到近村打些農器。不在莊裏。宋江那厮自三年以前。已把他告出了戶。現有一紙執憑公文。

在此存炤。朱全道胡說。我兩人奉了知縣相公台旨。叫拿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裏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須看押司往日之交。權且擔負了些個。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全點頭說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呢。太公道。深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席。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全雷橫堅執不受。把來散與衆人。便抄了一張執憑。離了宋家莊。領了一行人到了縣裏。便如此這般的稟復過了。並將抄的執憑公文呈上。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張三處由縣裏衆人與他說開。張三却不過衆人面子。況且那婆娘已死了。且又受過宋江好處。落得埋虎過去。朱全自湊些錢物給與閻婆。叫他不要去告狀。他婆子有了錢。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全又將若干銀兩到府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只把唐牛兒問做個故縱兇犯在逃。脊杖三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全行保釋回家。這因爲了一個淫婦。鬧成這樁人命案子。唐牛兒冤冤枉刺配五百里外。宋公明在家存身不得。就此離家。後來做了梁山首領。直待朝廷招安。始行回家。

第十一回 置酒禦寒未遂嫂願 墮簾驚艷先設計謀

話說潘金蓮本是清河縣大戶人家的使女。他的娘家姓潘。名喚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具姿色。因爲那個大戶要纏他。這金蓮嫌他年老。只是去告訴主人婆。那個大戶因此記恨於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那武大是水滸傳裏第一流人物。武松的親哥哥。身不滿五尺。面目醜陋。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個諱名。叫做三寸丁。穀樹皮。他自從娶了潘金蓮之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裏東張西望。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醜陋。不會風流。他倒無般不好。爲頭的愛儉漢子。那武大是懦弱本分人。被這一般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嘴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到陽穀縣來。就在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晨挑賣炊餅。度日。住了不久。恰巧他的兄弟武松。在景陽岡打死了一隻大蟲。陽穀縣的知縣就給他做了步兵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皆聞。那一日。武松到縣前開玩。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來看覷我則個。武松回過頭來一看。叫聲阿呀。你爲何却在這裏。就撲翻身體便拜。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的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裏。武大道。二哥。你去了許多時。

如何不寄封信來給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松道。哥哥如何怨我。我武大道。我怨你時。在清河縣裏吃醉了酒。和人相打。時常吃官司。教我隨衙聽候。不會有一個月清淨。常教我受苦。這個便是怨你處。想那時我近來娶了個老婆。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個屁。我如今在那裏安身不得。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裏知縣參他做個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今日才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裏。武大用手指道。這在前面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担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個灣。來到一家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子開處。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恁地半早即歸。武大道。你的叔叔在這裏。且來相見。武大接了担兒入去。便出來道。二哥進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開簾子。走入裏面。武大說道。大嫂。原來在景陽岡上打死大蟲。在縣裏新充都頭的。正是我的兄弟。金蓮叉手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推金山倒玉柱的納頭便拜。金蓮向前扶住道。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金蓮道。奴是聽得隔壁王乾娘說。有個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來。要奴家同去看來。不想去得遲了。不曾看見。不道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三個人前前後後。同到樓上坐下。那潘金蓮對着武大說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

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好的。」二哥你且坐一坐，待我去了便來。武大說完，下樓去了。那金蓮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得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個，也不枉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那武松大蟲也喫他打倒，他必然好氣力。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到家裏來住，不想這段姻緣，却在這裏。就此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裏幾天了？」武松道：「到此間已十數天了。」金蓮道：「叔叔在那裏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住下。」金蓮道：「叔叔恁地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人，容易料理。」早夜自有土兵服侍。金蓮道：「那土兵服侍叔叔，怎地照料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裏住。早夜要些湯水，奴家好安排與叔叔吃。不強似這夥土兵。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金蓮道：「莫非別處有嬌嬌，可取來斷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金蓮又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武二二十五歲。」金蓮道：「長奴三歲。」叔叔今次從那裏來。武松道：「在滄洲住了年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裏。」金蓮道：「一言難盡，自從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住不得，搬來這裏。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個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金蓮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武松道：「家兄却不曾惹事，要嫂嫂憂心，說話未了。」武大買菓酒食菜品回來。

放在廚下。走上樓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金蓮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裏坐地。你教我撒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金蓮道。何不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便去央王婆安排端正一樣一樣的搬上樓來。擺在桌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待至燙酒上來。武大叫金蓮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人坐下。武大篩酒。金蓮拿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篩酒燙酒。那裏來管別事。那金蓮笑容可掬的說道。叔叔。怎地魚和肉不吃一塊兒。揀好的遞過來。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只當做親嫂子相待。誰知那婦人是使女出身。慣會小意見。武大又是個既善又弱的人。那裏會管待人。金蓮吃過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下頭來。不去理會他。當日吃了十數杯酒。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去。武松道。不消來。下回來望哥哥。那時送下樓來。金蓮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裏住。若是叔叔不搬來住。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個房間。請叔叔來家裏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得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怎地說。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金蓮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裏專望。武松別了哥嫂。逕投縣裏來。正值知縣坐衙。武松上衙稟道。武松有個親兄。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里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

佛的勾當。我爲何阻你。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武松謝了下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花紅物件。叫個土兵挑了。武松在前引導。逕到武大家裏。那金蓮見了。却比半夜裏拾金寶還要歡喜。滿臉堆下笑來。武大叫個木匠。就在樓下整了個房間。鋪下一張床。裏面放一條桌子。安設兩個杌子。一個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好了。分付土兵回去。常晚就在哥嫂家里歇宿。次早那金蓮慌慌忙忙。燒洗面湯。舀漱口水。聽武松漱了口面。真是忙得不得了。武松裹了巾幘。便要出門到縣衙畫卯。金蓮道。叔叔畫了卯。早些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衙畫卯。候伺了一早晨。便回到家裏吃飯。從此武松在武大家住着吃飯。日以爲常。過了數日。武松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抖分子來與武松人何。武大安排回席。都不在話下。又過數日。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服。金蓮便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受了。自此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畫卯歸來。金蓮頓羹頓飯。歡天喜地。服侍武松。武松倒過意不去。他常把言語來撩撥武松。武松是個硬漢。却不見怪。有話卽長。無話便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正是十二月天氣。朔風漸緊。四下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了一天大雪。當日那雪直下一個更次不止。次日晌午。尙未見武松畫卯回來。武大却被這婦人趕到街上去挑賣炊餅。便央王婆買了些酒肉之類。武松去房里簇了一盆炭火。

想道。我今日着實用些工夫來撩撥他。不信他不動情。獨自一個冷冷清清站在簾下等着。只見武松踏着雪歸來。金蓮便揭起簾子。陪笑迎着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進得門來。便把氈笠除下。金蓮雙手接去。武松道。不勞嫂嫂。自把雪來排去。掛在壁上。解了腰裏纏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綵紵絲衲襖。到房裏安放停當。金蓮便道。奴等了一早。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縣裏有個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杯。我不耐煩。一直到家來。金蓮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暖鞋。掇個杌子。自近火爐邊坐地。金蓮把前門拴了。後門也關了。却搬些菜蔬菓品。到武松房裏來。擺在桌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未歸。金蓮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吃。金蓮道。那裏等得他來。說猶未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自燙酒正當。金蓮道。叔叔。你自便。金蓮杌掇個子來。也近火爐邊坐了。桌兒上擺着杯盤。金蓮擎盞酒。擎在手裏。看了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來。一飲而盡。金蓮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個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金蓮吃。金蓮也不推却。接過酒來吃。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金蓮將酥胸微露。雲鬢半暎。臉上堆着笑。說道。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個唱的。敢問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言。武二從來不

是這等人。金蓮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金蓮道：「他曉得甚麼。」他若曉得這等事，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盡。他自己也飲了三杯。洒落快腸，春心閃動。那裏按捺得下。只管把閒話來說。武松也知道四五分。自家只把頭低了。那淫婦起身燙酒去。武松在房裏拿起火筴簇火。那淫婦煖了一注子酒走來，一手拿着注酒，一手便去武松肩胛上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有六七分不快意，也不去應他。那淫婦見他不應，劈手奪火筴。說道：「叔叔不會簇火。我與叔叔撥火。」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那淫婦慾火如焚，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筴，却篩了一酒來了。自呷了一口，剩下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劈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一推，險些把那淫婦推倒。武松睜眼說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嚼齒戴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淫婦通紅了臉，便掇開杌子，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耍子，不直得便當真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盞碟，自向廚下去了。武松氣忿忿地見天却還早。正在未牌時分，武大挑担回到門首，便來推門。那淫婦把門開了。武大進來，把担歇下。見那淫婦雙眼哭得紅紅的，便說道：「你和誰鬧來？那淫婦道：『都是你不爭氣，教那人來欺負。』」

我。武大道。有好兄弟在這兒。誰敢來欺負你。淫婦道。情知是誰。就是你那好兄弟。我見他大雪裏歸來。便安排酒與他吃。他見前後沒有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好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你休高聲。吃鄰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便來武松房裏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個。武松只不做聲。尋思半晌。便脫煖鞋絲襪。穿上油靴。着了上蓋。戴上氈笠。一頭繫纏袋。一面就走出門來。武大叫道。二哥那裏去。武松也不應。只顧大踏步去了。武大回到廚下。問那淫婦道。我叫他也不應。只顧望縣前路上去。淫婦罵道。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我也不許你留這厮在家裏住。你必要留他家裏住。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他兩口兒正在家裏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土兵。拿着條扁担。經至房裏。收拾了行李。先後出門去。武大趕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裝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裏敢再開口。只好由武松搬了去。武大依舊挑賣炊餅。本想到縣裏尋兄弟講話。那淫婦千叮萬囑的分付。教不要去理會他。武大因此不敢去尋兄弟。光陰如箭。歲月如流。不覺又過了十餘天。却說那知縣到任。却已二年半了。賺得好些銀子。想要使人送上東京。托親戚收貯使用。謀個陞轉。却怕中途被人劫去。須得個有本領的心腹去纔好。猛然想着武松來。須是此人前去。當日便喚武松到內衙商議道。我有親戚在東京。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捕

封書問安則個。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像你英雄好漢方去得。你休辭辛苦。與我走一遭。回來自重重賞你。武松道。小人得蒙恩相抬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當便去。小人也不會到過東京。就那裏觀看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便賞他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了知縣書信禮物。走出縣衙來。到得下處。取些銀兩。叫了個土兵上街來買了一瓶酒。並魚肉菓品之類。經到武大家裏。恰好武大賣炊餅歸來。見武松在門前坐地。叫土兵去廚房安排。那淫婦還在那裏念他。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下想道。莫非這厮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厮一定強不過我。那淫婦便上樓來。重勻粉臉。再整雲鬢。換了豔色衣裳。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淫婦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不上門來。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尋叔叔陪話。歸來只道沒遇見。今日喜得叔叔家來。沒事費鈔做甚麼。武松答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個。那淫婦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個人一同上得樓來。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過杌子橫頭坐下。土兵將酒肉搬上樓來。放在桌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淫婦只顧把眼來陵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個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敬與武大。哥哥在上。今日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二個月。少亦四五十天。便要回來。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爲人懦弱。我不在家。恐被外人欺負。你每日担賣炊餅。減少半數。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裏。

便下簾子。早開上門。省却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與他理論。大哥依我時。請滿飲此杯。武大接酒道。兄弟見得是。我都能依你的。就吃過酒。武松再篩第二杯敬與淫婦。說道。嫂嫂是精細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撲。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裏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笆編得牢。野犬鑽勿進。那淫婦被武松說了這一篇話。紅從耳邊起。紫帳滿臉龐。指着武大罵道。你這個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的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臂膊上走得馬。人面上行得人。不是那等拗不出的熬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真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裏來。有甚麼籬笆不牢。野犬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瓦兒。一個個要着他。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却不要心頭不如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淫婦推開酒盞。直跑下樓。走到半扶梯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却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不知道有甚麼阿叔。那裏走來的。是親不是親。便要做養家公。也算老娘晦氣。就哭下樓來了。武大武二兩兄弟自再吃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些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流下淚來。武松見哥哥眼中墮淚。便道。哥哥。便做不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裏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臨去時。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

忘了。武松便帶着土兵去了。那武大自武松去後，整整被那淫婦罵了三四天。武大忍氣吞聲，只顧依着兄弟的話，遲出早歸，歸即除去簾子，閉上大門。那淫婦便罵他濁物，你是男子漢，不自做主，反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我的兄弟的話，是金子一般的，自然要照行的。自武松去了十數天，那淫婦雖然時常與武大吵鬧，後來鬧慣了，不以爲事。從此這淫婦不待武大歸來，先去收了簾子，關了大門。武大見他如此，也自快活。這一天，武大將次歸來，那淫婦惱了，自先向門前來挑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有一個人從簾下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淫婦因拿叉竿不牢，失手倒下，不歪不斜，正打着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思發作，回顧那淫婦，却是一個妖嬈的婦人，那怒氣漸漸平了。這淫婦見他不怪，便深深地道個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疼了，那人一頭把頭巾整好，一面把腰曲着還禮道：不妨事，却被茶局子裏的王婆，在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誰教大官人打着屋簷邊過，打得正好。那人笑道：這是小人是衝撞娘子，休怪。那淫婦也笑道：官人恕奴些個。那人又笑着，又大大地唱個肥喏道：小人不敢。那一雙俏眼，却注射在這淫婦身上，如電流一般，搖搖擺擺，踏着八字步走去。那淫婦自去收了簾子，掩上大門進去了。你道那人是誰？原來就是本地一個破落戶財主，在縣前開着生藥鋪，是一個奸詐成性的人，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裏管些公事，與人放刁把濫，說事要錢，玩弄官吏，因此滿縣人都讓他

些個。那人覆姓西門。單名一個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又稱他西門大官人。不多時。那西門慶一轉。便趲入王婆茶坊裏來。就在裏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才唱得好個大肥喙。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婆。王婆笑道。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問他怎的。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不是賣棗粒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正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可是銀擔子李二哥的老婆。王婆搖頭道。又不是。若是他的。却是一雙。西門慶道。敢是花肱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更不是。若是他的。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再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嘴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病漢走。巧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歇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個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他死活。西門慶道。却不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抬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閒話。相謝起

身去了約莫未到半個時辰。又趲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歇。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個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個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吃了。把盞慢慢地放在桌上。說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裏。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個在屋裏。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容得人。現今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裏。只是沒一個中我意的。你有這個好的。與我主張一個。便來說不妨。就是回頭人也好。只要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二歲。也不打緊。真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恰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看你這瘋婆子。只會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那時天色黑了。王婆却才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趲了進來。仍在簾下那個座頭坐下。仍朝着武大門首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個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送上西門慶吃了。坐了一歇。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

晚無話。次日清早。王婆却才開門。只見西門慶已在門前。整來整去。王婆見了。道：「這個樣兒走得緊。你看我把些甜糖。抹在他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因爲這廝會討縣裏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裏納些敗缺。」王婆開了門。正在那裏生炭。整理茶鍋。西門慶逕奔入茶店裏來。在那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內。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見。只顧在那裏煽爐子。也不出來問茶。西門慶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放在桌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伴我吃杯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起來了。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麼？」王婆道：「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燙溫和大辣酥。」西門慶道：「你看這婆子。只是瘋。」王婆道：「我不瘋。他家裏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講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賣三五十個。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賣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何消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賬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賬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在茶局子裏冷眼把他張時。只見他又在門前。整過東去。又看一看。他又走朝西來。不多片刻。他却走了七八滴。逕又趲入茶房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時沒見面。」西門慶去身邊摸了一兩來的銀子。遞與王婆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王婆道：「何消這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王婆暗暗地歡喜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個

寬煎菓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王婆道。有甚麼難猜。自古道。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客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蹊蹊的事。都穩穩的猜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事。乾娘猜得着時。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不要屈指細猜。只一猜便猜個十分。大官人把耳朵來。你只兩日脚步緊。走來踱去的頻。一定記掛那挑簾的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點頭道。乾娘。你端的智養隋何。機強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被他打了巾了。見了他一面。像收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法理會則個。不知你會弄手段麼。王婆道。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時常年把不發利市的。專靠雜趁養口。西門慶道。怎地叫雜趁。王婆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生。也會說風情。也會馬拍六。西門慶道。端的與我說成。送你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第一件。潘女的貌。第二件。驢兒的行貨。第三件。要如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這五件。喚作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我都有些。第一。我的臉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百貫錢財。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下。第五。我最有空閒工夫。不然。如何來得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割地。

不得。西門慶道：你且說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厘。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個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言語便了。王婆道：若使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策。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一面。只不知大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個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去買一匹白綾。一匹藍紬。一匹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帶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歷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係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我便請他來家做。若說將來我家裏。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若是肯來我家裏做時。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攜回家裏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晒午前。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

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裏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便對着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裏答應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路歧相央。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裏。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去買。若是你抽身便走時。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六分了。我却拿了銀子。臨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得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去身走了家去時。我也難道阻當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這光便有七分了。等我賣得東西來。擺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喝一杯酒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口裏只說要去。却不動身。此事又好。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吃得酒濃時。正說入港。我便推却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拴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裏面。他若焦躁。跑了回去。此事便休了。他若由我二上門。不焦躁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裏說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躁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

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雙筋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筋。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關將起來。我自來搭救。此事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這是十分光了。這時節。這時節。十分事都成了。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罷笑道。雖然上不得凌烟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吃。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把話去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絹紬疋並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這件事。如何敢失信。西門慶便作別王婆道。到市上紬絹鋪裏。買了綾紬絹緞並十兩清水上等白綿。就在家裏喚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銀子。逕送入茶坊裏來。王婆接着。一一照收。吩咐伴當回去。自己即開了後門。走入武大家來。那淫婦接着。請去樓上坐地。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我那裏吃茶。那淫婦道。便是怎幾天身子不快。懶去他處走的。王婆道。娘子家裏有日歷麼。借與老身一看。要揀過裁衣日子。那淫婦道。乾娘。裁甚麼衣裳。王婆道。老身十病九疼。怕有些山高水低。預備製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我一套衣料。都是綾紬絹緞。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裏年餘。現在覺道身子不濟。又逢着閏月。趁這時候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措。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那淫婦聽了便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來與乾娘做如何。王婆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便死也。

也到好處去。久聞娘子一手好針指。只是不敢相央。那淫婦道。這個何妨。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的。將歷頭教人揀過黃道吉日。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前日也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黃道吉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那淫婦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與老身做。大膽明日便請娘子動身到寒家剪裁。那淫婦道。乾娘不必拏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又怕家裏沒有人看門前。那淫婦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王婆千恩萬謝的去了。當晚回復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準來。次早王婆把房間收拾清淨。買了些絲線。安排好茶水。在家裏專等那淫婦過來。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挑了担兒。自出去賣炊餅。那淫婦把簾子掛好。從後門走過王婆家來。那王婆歡喜無比。接到房裏坐地。便濃濃點道茶。撒上些白松子胡桃肉。遞與他吃了。把桌子抹得乾乾淨淨。便將綾袖絹緞取了出來。那淫婦將尺量了去短。裁得完備。即便動手縫起來了。自此潘金蓮每日在王婆家房裏縫衣。未知西門慶如何能與潘金蓮苟合。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做圈套勾搭意中人 調毒藥安排親丈夫

却說潘金蓮這日到了王婆家房裏縫做衣裳。自己却不知不覺鑽了王婆圈套。到了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將次晚來。那淫婦便收拾生活。走回家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担兒入門。那淫婦便拽開了門。下了簾子。武大走進屋裏。見他面色微紅。問道。你在那里喝酒來。淫婦應道。便是隔壁王乾娘。央我做壽衣。日內安排些酒食請我。武大道。啊呀。不要吃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央你做件把衣裳。你便歸來吃點心。不要去攪擾他。你明日再去。帶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鄰。休要失了人情。他若不肯要你回禮時。你便拿回家來做。那淫婦聽了。當晚無話。且說王婆設計已定。已把潘金蓮誘到家裏做衣。次日飯後。武大依舊挑担到街上買炊餅去。王婆便走過來相請。那淫婦便隨他走過去。到了房裏。取出生活一面縫起來。看看日中。那淫婦便取出一貫錢來。付與王婆道。乾娘。我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啊呀。那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衣。如何倒教娘子壞錢。那淫婦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的。若還乾娘見外時。只好將衣拿回家去做來。王婆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娘子。既然大郎分付。老身權且收下。這王婆怕打脫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慇懃管待。看

官聽說。世上婦女們。由你十八分精細。被人把小意兒給他佔了便宜。十個中倒有九個着他道兒。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候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門叫道。娘子。老身大膽又來相請。那淫婦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厮見了。來到王婆房裏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這一日晌午。西門慶裹了頂新頭巾。又穿一套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逕投紫石街王婆茶房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王婆向外一瞧。說道。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王婆趕出來看道。我道是誰。原來是施主大官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進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拖進房裏。對着那淫婦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淫婦。便唱個喏。那淫婦便放下生活。還了個萬福。王婆却指着他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着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真個是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淫婦笑道。官人休得笑話。西門慶便問王婆道。乾娘。這位是誰家宅上的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哈哈的笑道。便是間壁武大郎的娘子。前日又拏打得。大郎便忘了。那淫婦臉便紅紅的道。那日奴家偶然失手。官人休要記懷。西門慶道。說那里話來。王婆便接口道。這位大官人。一生和氣。從來不會記恨。極是好人。西門慶道。前日小人不得。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

子。小人只認得大郎。是一個養家經紀人。且在街上做買賣。大大小小。不會惡了一個人。又會賺好。又且好性格。真是難得的好人。王婆道。可知這位娘子。自從嫁着武大郎。百依百隨。那淫婦道。他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強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邊鼓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那淫婦的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得這位官人麼。那淫婦道。我不認識。王婆道。這位大官人。是本縣的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財。在縣前開着個生藥鋪。家裏錢過北斗。米爛陳倉。赤的是金。白的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內牙。那王婆誇獎西門慶。啾啾不休。那淫婦低了頭。只顧縫針線。西門慶看得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得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一盞送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那淫婦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吃過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着。西門慶瞧着那手。已知有五分了。王婆道。大官人不來。也不敢到宅上來相請。一者緣法。二者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歧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裏。大官人如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裏。幸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那淫婦道。不消生受得。口裏說。又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要去。那婦人又不起。

身。王婆便走出門來。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淫婦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他兩個兒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廝一雙眼睛。只看那淫婦。那淫婦一雙眼也偷覷西門慶。了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些肥鵝熟肉回來。盛在盤子裏。搬來房裏桌上。那淫婦道。乾娘。自便管待大官人。奴却不當。依舊原不動身。王婆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須臾三人坐定。把酒來斟。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淫婦笑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娘子洪量。且請開懷暢飲。一連斟了三巡酒。那王婆便去燙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淫婦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癡長五歲。那淫婦道。官人將天比地。此時王婆却又慫進來。順口道。好個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裏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那里能夠趕得着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討着一個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怎地。家無主。帶兒顛倒豎。如今枉有三五七口人吃飯。都不管事。那淫婦問道。官人恁地時。死了大娘子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件件都替得小人。如今不幸。他死了已三年。家裏的事。都七顛八倒。因此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便要嘔氣。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

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有娘子這表人物。王婆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歧人。不喜歡。王婆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個人。現今娶在家裏。若是他似娘子時。自冊正了他多時呢。王婆道。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我的爹娘。俱已歿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有中得意的。西門慶道。甚麼沒有。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那西門慶和王婆一搭一擋。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如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裏有五兩碎銀。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王婆謝了。起駿這這淫婦時。一鍾酒落肚。闌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些意思了。低了頭。却不起身走。那王婆堆下笑臉說道。老身去買酒來。與娘子再喝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裏有酒沒。便再篩兩杯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去街前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歇耽攔。那淫婦口裏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王婆走到房門前。便把房門扣好。又把索來縛了。却在那當路坐了。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裏。便篩酒來勸那淫婦吃。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把那雙筷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筷正落在淫婦腳邊。西門慶連忙蹲下身去。去拾那筷時。只見那尖尖的一雙小腳兒正躡在筷邊。西門

慶且不拾篋。先把淫婦的繡鞋上捏一把。那淫婦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唆。你真的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人。那淫婦便把西門慶摟了起來。這時那兩個便在西門慶房裏。解衣解帶。成就好事。雲雨纔罷。正欲整理小衣的當兒。只見王婆推進房門。怒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淫婦喫了一驚。王婆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會叫你來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那淫婦扣住裙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那淫婦道。休說一件。就是百件。奴也依。王婆道。你從今日爲始。瞞着武大。每日不得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一日不來。我便要對你武大說知。那淫婦道。奴依着乾娘便了。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多說。這十分好事。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說的。西門慶道。乾娘放心。決不失信。三人又吃了幾杯酒。已是下午時分。那淫婦說道。那武大那厮將要歸來了。奴自回去。便先走過後門。到了家裏。先去了簾子。武大恰好挑担進門。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了家。便把一錠銀送來給你。所許之物。豈敢昧心。王婆道。眼望旌旗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娘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揚揚得意的去了。那淫婦每日走過王婆家來。和西門慶幽會。日以爲常。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又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

半月之間。這消息漸漸的傳到外邊。街坊鄰里。都已知道。只有武大一個人的耳邊。沒有一些風聲。且說靠縣前賣鮮菓品的喬鄆哥。年紀不過十五六歲。西門慶是他的老主顧。這日提着一籃兒雪梨。達着街巷尋問西門慶。有多嘴的人說喬鄆哥。你要尋西門慶。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阿叔。我去尋西門慶。賺他三五十錢。養活老爺也好。那多嘴的却把西門慶勾搭上武大的老婆。在紫石街王婆的茶局子裏幽會的話說了一邊。那鄆哥得了這話。提了籃兒。逕奔入王婆茶坊裏來。却見王婆坐在小凳上。鄆哥把籃兒放下。對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王婆道。鄆哥。你來做甚麼。鄆哥道。我來尋大官人。王婆道。大官人也有個姓名。鄆哥道。情知是誰。只要是他。我便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說罷。望裏面便走。那王婆把他一把揪住道。你這猴子。那裏去。人家家裏。各有內外。亂闖亂跑。鄆哥道。我去房裏尋他出來。王婆道。我房裏那得有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不要獨自吃啊。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王婆喝道。你這小猴子。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裏切茶。水泄不漏。半點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那王婆被他說着他真病。心中大怒。喝道。小猴子你也來老娘屋裏放屁。鄆哥道。我是小猴子。你是馬泊六。王婆揪住鄆哥。把他鑿上兩個爆栗。鄆哥叫道。做甚麼便打我。王婆罵道。賊猴子。高做聲。大耳刮子打你出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便打我。這王婆一頭叉。一頭大栗爆栗。直把鄆哥打出街。

去雪梨籃兒也拋了出去。滾得滿地。那鄆哥打王驍不過一頭罵一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罵道。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教你想得我喬鄆哥。捉了籃兒。逕奔去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担。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這樣肥了。武大歇下担說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吃得肥處。鄆哥道。你怎地肥臃腫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小猴子。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那人一下。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誰。我把十個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聽。武大哥。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担。引了鄆哥。到一月小酒店內歇了担兒。拿了幾個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鎰酒。請鄆哥吃。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與我則個。鄆哥道。不要慌。待我吃了。却說與你。你不要氣。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鄆哥吃飽了酒肉。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臃腫。武大道。怎地有這臃腫。鄆哥便把如何找尋西門大官人。王婆如何教你老婆做衣裳。西門大官人如何勾搭你老婆。我如何被王婆打出來。我特地來你尋。我方才兩句話激你。我若不激你。你如何來問我。武大道。真個有這一回事。鄆哥道。又來了。你不信時。到那王婆家去打捉。便知是真是假。武大道。每日回到家裏。時常見

他臉紅。我也有些疑惑。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担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個人。真沒見識。那王婆老狗。何等利害怕人。你如何打得他過。况他三個人。須也有個暗號。見你進去打拿。把你老婆藏過去了。西門慶須了得。也非你對手。若捉他不着。白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你一狀。你便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被那老豬狗打了。也沒有出氣處。你今晚回去。只照住日一般。不要露一些聲色。明日你少做些炊餅出來賣。我便等在巷口。等候西門慶入去了。便來叫你。你挑着担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他來打我。我便把梨籃兒丟出街來。你搶步趕來。我便頂住那老狗。你只顧奔入房裏。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取去糴米。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個炊餅。便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着担依舊去賣了一回才回去。原來這淫婦往常對武大百般辱罵。近來也自知無禮。待他也好些。武大這晚歸來。却和常時一般。並不說起甚麼。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兩三扇餅。便挑着担兒出去賣。那淫婦待武大出去。便道到王婆家裏來。且說武大挑着担。在紫石街與鄆哥厮會。鄆哥道。他在這時候。恐怕要來了。你只在左近等候。武大便去賣了一回。又與鄆哥見面。鄆哥道。我把籃兒拋出。你便奔入去。武大自把担兒寄下。不在店下。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罵道。老豬狗。你

昨日做甚麼打我。那王婆舊性不改。揪住鄆哥便打。鄆哥把籃兒拋在街上。就把王婆腰裏抱住。把頭向他小肚子上撞去。險些倒下地去。只見武大把衣裳扭去。大踏步搶入茶坊。那王婆見是武大。要想攔他。怎奈鄆哥死頂頂住不放。口裏只叫武大來了。那淫婦正在房裏。不及避匿。先把房門來頂着。西門慶却鑽入床下。武大搶到房門邊。推那房門。那裏推得開呢。口裏只叫做得好事。那淫婦頂住了門。口裏說道。閒常時。只如烏嘴。賣弄拳棒。上場時便沒些用。見那祇老虎。也要跌交。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好條奪路走去。西門慶急從床下鑽出。拔出了門。叫聲不要打。武大却得揪住他。反被西門飛起長右腳。因武大短矮。正望中心窩。撲通踢倒後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便一溜烟走了。鄆哥見西門慶跑了。撇了王婆走開。街坊鄰里。都知西門慶利害。誰敢來多管閒事。王婆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吐鮮血。臉皮翻黃。便叫那淫婦出盃碗水與他吃。漸漸地救得甦醒。兩個人左右肩扶着。便從後門攙上樓去。安排他在床上睡下。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舊來和那淫婦幽會。武大一病五日。要水要湯。却沒人來理會。一天武大叫那淫婦來分付道。你偷漢子。我來捉姦。你挑撥姦夫踢我心頭。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了却也不妨。我的兄弟武二。你也知他的性格。早晚就要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能服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看覷我。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那淫婦聽了這話。也不

回答便走過王婆家裏來。一五一十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西門慶聽了這話。說道。苦也。你也知道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却是清河縣第一個好漢。我如今却和你春戀日久。情孚意合。那裏理會得開。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麼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有怎的苦。你是個把舵的。我是個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沒有擺佈的法兒。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個。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和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你且說長做夫妻怎樣。短做夫妻怎樣。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各走各的道兒。等武大病好了。教娘子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武大便把言語對他講。等他再有差使出去。却再約你們來幹那話兒。這叫做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不必擔驚害怕。我却有條計較。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我們這個。王婆道。這條計使用起來。要用件東西。別人很雜的。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裏却有的。西門慶道。這東西到底是甚麼呢。王婆道。如今武大病得很重。趁他狼狽當兒。便爲下手。大官人家裏取些砒礮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礮下在藥裏。把這矮鬼結果了性命。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沒了蹤跡。便是武二回來。怕他則甚。自古道。叔嫂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里往來。一年半載。等到夫孝滿日。大官人便下娶回家去。這個不是長做夫妻麼。從此偕老同歡。你看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只怕罪過。罷罷罷。一不做。二

不休。王婆道。這叫做斬草除根。逢春不再發。官人快去取些砒礪來。我自教娘子去下手。事了時。却要重謝我。西門慶道。這道自然。不消你說。便去真個包一包砒礪來。把與王婆收了。這王婆却看着淫婦道。大娘子。我教你下手的方法。如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小意兒貼戀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你便把砒礪調在心疼藥裏。待他一覺身動。你便把這藥灌將下去。他便想起身。毒藥因此轉時。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硬把被將他蓋住。不要被人聽得。預先燒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因爲他毒藥發時。七竅流血。口脣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畢了命。便把被揭起來。却將煮在湯內的抹布一揩。沒了血跡。放在棺材裏。扛出去燒了。還有甚麼鳥事呢。那淫婦道。好是好的。只是手軟。臨時以心不能安排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須敲壁子。我自過來相幫。王婆把手將砒礪捻成細末。給那淫婦將去藏。那淫婦即便走回家裏來。到了樓上看武大。一息奄奄。看看待死。那淫婦坐在床邊拭淚。武大道。你做甚麼。那淫婦道。我一時拿不定主意。吃那廝局騙。誰想却踢傷了你的心。我問得一處好藥。待我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就此一筆勾消。並不記憶。武二家來。也不提及。快去贖藥來救我。我則個。那淫婦拿了些銅鈿。逕來王婆家裏坐地。却教王婆去贖藥來。把藥拿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帖心疼藥。太醫教你半夜裏吃了。倒頭把一二床被蓋了一身汗。明日即可起來。武大道。這生好藥。

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個。半夜裏調來我吃。那淫婦道。你自放心睡。我自服侍你。天色黑了。那淫婦在房裏點了盞碗燈。下面先去燒了一大鍋湯。拿了一塊抹布。煮在那湯內。聽那更鼓。却正打在三更。那淫婦先把毒藥傾在盞裏。却舀一碗白湯。擎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裏。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淫婦揭開蓆子。在枕頭邊取了藥。便將那藥抖在盞裏調和。把白湯銜在盞裏。再把頭上銀簪兒調勻。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便灌下去。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上口。那淫婦道。良藥苦口。可以醫治得病好。管甚麼難吃呢。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淫婦趁勢只一灌。一盞藥統灌下喉嚨去了。那淫婦便把武大的身體放下。便忙下床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了這藥。肚裏反覺痛得狠了。苦呀。苦呀。倒有些當不得了。那淫婦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沒頭沒腦的蓋上去。武大道。好氣悶得狠。那淫婦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淫婦怕他掙扎。便跳上床來。騎在武大身上。緊緊地用手按住被角。那裏肯放鬆一些。武大哎了兩聲。喘息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那淫婦揭起被來一看。那武大咬牙切齒。七竅流血。倒害怕起來。只得跳下床來。敲那壁子。便下樓去開後門。王婆迎着問道。怎樣了。那淫婦道。方便了。只是我手脚軟。安排不得。王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這婆子把衣袖捲起。舀了一桶湯。連此抹布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大口邊唇上抹了抹。再把七

竅流血揩淨。便把衣裳蓋在身上。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步的把那武大的屍身扛下樓來。就在樓下將扇門安放那屍身。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他的臉。揀床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乾淨淨。王婆自轉身歸去。那淫婦却號天搶地的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世上婦女的哭。却有三樣。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時那淫婦乾號了半夜。次早五鼓。天色未曉。西門慶奔來討信。王婆告知備細。西門慶取了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發送。就叫那淫婦商議。這淫婦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不要到後來。綱巾圈兒打靠後。西門慶道。這個何須你擔心。那淫婦道。你若負了心。怎的說。西門慶道。我若負了心。就是武大一般。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團頭何九。他是個精細的件作。只怕他看去破綻來不肯發。西門慶道。這個不妨事。何九我自吩咐他。他不敢違拗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快去吩咐他。不可遲了。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拿銀子去買了棺材和香燭紙錢。歸來就於武大靈前。做了羹飯。點起一盞隨身燈。鄰舍街坊都來看望。那淫婦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得何病症便死了。那淫婦答道。因害心痛。不想一日重一日。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的裝着哭。衆鄰舍明知此人死得不明。不便去顧問他。只得勸道。既死不能復活。活的要安穩過。娘子省些煩惱。那淫婦只得假意兒謝了衆。

人各自散去不題。王婆取了棺材回來。去請伴作團頭。何九入殮的東西都買了。并家裏一應物件也都備了。就往報恩寺。叫了兩個和尚。晚夕伴靈拜懺。不多時。何九便先撥了幾個伙家來整頓。自己到已牌時分。才慢慢地走來。方到紫石街巷口。迎着西門慶。聽他叫道。老九何往。何九答道。小人只去前面。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且停一步說話。何九跟着西門慶來到一個小酒店裏。在僻淨的閣兒內坐下。西門慶道。老九請上坐。何九道。小人是何等人。敢同大官人一處坐。西門慶道。老九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讓了一回坐下。西門慶吩咐酒保取瓶好酒來。酒保一面鋪菜蔬果品。即便篩酒。何九心中疑忌。想道。西門慶從來不和我吃杯。今日這杯酒。必有蹊蹺。兩人飲了多時。只見西門慶向袖裏摸出一錠銀子。放在面前。說道。老九。休嫌輕微。明日另有酬謝。何九忙叉手道。小人無半點效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若是大官人有使令。小人也不敢辭。西門慶道。老九。休要見外。請收過了。何九道。大官人便說不妨。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自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周旋。一床錦被。遮蓋這個。何九道。我道何事。這些小事。有甚打緊。如何敢受大官人銀兩。西門慶道。你若不受時。便是推却。何九從來懼西門慶是個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銀子。又吃了幾杯酒。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目。兩個出了店門分散。臨行。西門慶道。老九是必記心。不可泄漏。改日另有補報。吩咐罷。一直去了。

何九看着銀子。忖道。其中緣故。却是不須提起的了。只是這銀子。恐怕武二來家要說話。留着倒是個見證。一面又忖道。這兩日倒要些攪纏。且落得用了。到其間做理會便了。於是一直走到武大屍身前。只見那幾個伙家。正在門首伺候。王婆也等得心裏火發。何九一到。便問伙家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伙嫁道。他家說。害心痛病死了。何九入門。掀起簾子進來。王婆道。久等多時了。陰陽也來了半日。老九如何這時才來。何九道。咱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那淫婦穿着一套素淡衣裳。白布鬚髻。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道。娘子省煩惱。大郎已是歸天去了。那淫婦虛掩着眼淚道。說不得的苦。我夫心痛病症。幾個日子。便把命丟了。撇得奴好苦。這何九把那淫婦上上下下看過。心裏暗道。我從來只聽得人說武大娘子。却不會認得他。原來武大郎討得這個老婆。在屋裏。西門慶十兩銀子使着。一面走向靈前。看武大屍首。陰陽宣念經畢。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定睛看時。見武大指甲青。脣口紫。面皮黃。眼皆突出。就知是中惡。傍邊那兩個伙家說道。怎的臉也紫了。口脣上有牙痕。口中出血。何九道。休得胡說。這兩日天氣十分炎熱。如何不走動些。一面七手八脚。把那屍首殮了。裝入棺材內。兩下用長命釘釘了。王婆一方攛掇。拿出一串錢來。與何九打發衆伙家去。何九就問幾時出去。王婆說。大娘子說。只三日便出殯。城外燒化。何九也便起身。那淫婦當夜擺着酒請人。第二日請四個和尚念經。第三日早午更衆伙家都來。出

抬棺材。也有鄰舍街里弔孝相送。那淫婦帶了孝。坐了一乘轎子。一路上口內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教舉火燒化棺材。不一時燒得乾乾淨淨。把骨殖撒在池子裏。原來齋堂管待。一應都是西門慶出錢整頓。那淫婦歸到樓上。設個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靈。離床前點一盞琉璃燈。裏面貼些金旛紫錢金銀錠之類。那日却和西門慶做一處。打發王婆家去。二人在樓上。任意縱淫取樂。不比先前在王婆家房裏。只是偷雞盜狗之歡。如今武大已死。家中無人。兩個儼如夫妻一般。初時西門慶恐鄰舍瞧破。先到王婆那邊坐一回。落後帶着小廝。竟從那淫婦後門去。自此和淫婦情深意密。常時三五夜不歸去。把那家中大小。弄得七顛八倒。都有些不歡喜。不覺光陰如箭。日月如梭。西門慶刮刺那淫婦。已是三月有餘。書中單表武松自領知縣書禮馱擔。竟到東京朱太尉處。下了書禮。交割了箱馱。等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等取路回山東而來。去時二三月天氣。來時却是暑末秋初。路上雨水連綿。遲了日限。前後往回。也有四個月光景。在路行住坐臥。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不免先差一個土兵。預報與知縣相公。又私自寄一封家書。與他哥哥武大說。他只在八月內准還。那土兵先下了知縣相公稟帖。然後逕來尋武大家。可是天假其便。王婆正在門首。那土兵見武大家門關着。才要叫門。王婆便問道。你是尋誰的。土兵道。我是武都頭差來。下書與他哥哥。王婆道。武大郎不在家。都上坟去了。你有書信。交與我。等他

歸來。我遞與他。也是一般。那士兵向前唱了個喏。便向身邊取出家書來。交與王婆。忙忙騎上頭口去了。這王婆拿着那封書。從後門走入那淫婦家來。原來那淫婦和西門慶狂了半夜。睡至飯時。還未起來。王婆叫道。大官人娘子起來。和你們說話。如今武二差士兵寄書來。與他哥哥。說他不久就到。我接下打發他去了。你們不可遲滯。須要早作長便。那西門慶不聽萬事全休。聽了此言。正是分開八塊頂樑骨。傾下一桶寒冽冰。慌忙叫那淫婦。我王婆到房內坐下。敢出書來。與西門慶看。書中寫着不過中秋回家。二人卻慌了手脚。說道。如此怎了。乾娘遮藏我們這個恩有重報。如今我二人情深意密。不能相捨。武二那厮聞來。便要分散。如何是好。王婆道。大官人有甚麼難處之事。我前日已說過。初嫁從親。再嫁由身。古來叔嫂不通門戶。如今已百日來到。大娘請上幾個和尚。把這靈牌子燒了。趁武二未到家。大官入一頂轎子。娶了家去。等武二那厮回來。我自有的話說。他敢怎的。自此你二人自在一生。豈不是妙。西門慶便道。乾娘說的是。當日西門慶和那淫婦用畢早飯。約定八月初六。是武大百日。請僧燒靈。初八日晚。娶那淫婦家去。三人計議已定。不一時玳安拿馬來。接回家去。不在話下。光陰如剪。日月如梭。又早到八月初六日。西門慶拿了數兩碎銀來淫婦家。教王婆去報恩寺請了六個和尚。在家做水陸。超度武大。晚夕除靈。道人頭五更就挑了籠担來。鋪陳道場。懸掛佛像。王婆伴廚子在灶上安排齋供。西門慶那日就在淫婦家歇。

了。不一時和尚來到。搖響靈鐃。打動鼓鉢。諷誦經懺。宣揚法事。不必細說。潘金蓮這淫婦怎肯齋戒。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和尚請齋主拈香簽字。證盟禮佛。那淫婦方才起來梳洗打扮。來到佛前參拜。衆和尚見了。一個個都迷了佛性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顛顛倒倒。鬧成一起。那淫婦在得前燒了香。簽了字。禮了佛。依舊回房。主陪伴西門慶。到了晚夕。和尚化燒靈座後。那淫婦便除了孝髻。換一身豔服。在房內與西門慶並肩而坐。到了次日。又安排一席酒。請王婆作辭。就把迎兒交付與王婆看養。那迎兒的是武大的親生女兒。却不是那淫婦生的。平日懼怕那淫婦。不敢作聲。那西門慶與王婆商量道。武二回來。却怎生不與他知道。六姐是我娶了才好。王婆笑道。有老身在此。任武二那厮怎地兜達。我自有的話回他。大官人只管放心。西門慶聽了。滿心歡喜。又將三兩銀子與他。當晚就將那淫婦箱籠都打發了家去。剩下了些破桌壞凳舊衣裳。却給與王婆。到了初八那天。一頂轎子。四個燈籠。那淫婦換了一身豔服。王婆送親。玳安跟轎。把這淫婦抬到家中來。那條街上。遠近人家。沒有一個不知道的。都是懼怕西門慶有財有勢。不敢多管閒事。但不過在背後說他的不是。却說西門慶娶那淫婦到了家。吩咐小厮們在花園內收拾樓下三間。與他做房。一個獨獨小角門兒進去。院內安放花草盆景。卽在白日間人跡也罕到。極是個幽雅的去處。房間內的陳設。一應俱備。又在那大娘吳月娘房裏。撥了個春梅丫頭。來伏侍金蓮。又替

他買了一個上灶了頭名喚秋菊。排行金蓮做第五房。是晚西門慶就在那淫婦房住宿。到了第二日。那淫婦梳裝打扮。穿了一套豔服。春梅捧了茶。走來後邊大娘吳月娘房裏。拜見大小。遞見面鞋脚。月娘在坐上。仔細觀看那淫婦。年紀不上廿五六。生的這樣標致。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臉如三月桃花。纖腰嫵娜。檀口輕盈。玉貌妖嬈。芳容窈窕。吳月娘從頭看到脚。又從脚看到頭。論風流。如水晶盤內走明珠。語態度。似紅杏枝頭籠曉月。看了一回。口中不言。心內想道。小廝們家來。只說武大怎樣老婆。不常看見。不想果然生得標致。怪不得俺那強人愛他。金蓮先與月娘磕了頭。遞了鞋脚。月娘受了他四禮。次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都拜見。平敘了姊妹之禮。站在旁邊。月娘叫了頭排個坐位。與他坐。吩咐了頭們趕着叫他五娘。這淫婦坐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衆人打量。見吳月娘。三九年華。生的面如銀盆。眼如杏子。舉止溫柔。持重寡言。李嬌兒乃院中唱的。生的肌膚豐肥。身體沉重。雖數名妓者之稱。而風月多不及金蓮。孟玉樓三旬年紀。生得貌如梨花。腰如楊柳。長挑身材。瓜子臉兒。稀稀的幾點微麻。自是天然俏麗。惟裙下雙彎。與金蓮無大小之分。孫雪娥乃房裏出身。五短身材。能造五鮮湯水。善舞翠盤之妙。這淫婦一抹兒都看在心裏。從此那淫婦每日清早起來。卽到大娘房裏。做些針黹鞋脚。凡事不拿強拿。不動強動。指着了頭。趕着月娘。一口一聲只叫大娘。將小意兒貼戀幾次。把

風月寶鑑 第十三回 浪蕩子縱慾傷生命 好兄弟遇赦誅淫婦 一七〇

月娘歡喜得沒人脚處。稱呼他做六姐。衣服首飾。揀心愛的與他。吃茶吃飯。都和他在一處。因此李嬌兒衆。都忿忿不服。這且不表。不日都頭武松公畢回來。訪知武大被害消息。向知縣告起狀來。未知西門慶如何對付。欲知詳細情形。請看下回。

第十三回 浪蕩子縱慾傷生命 好兄弟遇赦誅淫婦

單表武松八月初旬到了陽穀縣。先去縣裏納了回書。知縣看了大喜。已知金寶已交得明白。賞了武松十兩銀子。酒食管待。武松回到下處。換了衣服鞋襪。帶了一頂新頭巾。鎖了房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都吃了一驚。捏兩把汗。說道。這番蕭牆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武松走到武大家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內。那見姪女迎兒。在樓下牢廊攢線。叫聲哥哥也不應。叫聲嫂嫂也不應。付道。我莫不耳聾了。如何不見吾嫂答應。向前便問迎兒。迎兒見叔叔回來。嚇的不敢則聲。武松道。你爺娘往那裏去了。迎兒只是哭。不做聲。正在這個當兒。隔壁王婆聽得是武二歸來。生怕說出原因。忙走過來。武二見是王婆來。唱了個喏。問道。我哥哥往那裏去了。嫂嫂也怎的不見。王婆道。二哥請坐。我告訴你。你哥哥自從你去後。到四月間。得個病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四月幾時死的。得甚麼病。吃誰的藥。王婆道。你

哥哥四月二十頭。害心疼病。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麼藥不吃到。醫治不好。死了。武二道我。哥哥埋存那裏。王婆道。你哥哥一倒了頭。家中沒有一文錢。大娘子又是沒腳蟹。那裏去尋墳地。去得左近有個財主。舊與大郎有一面之交。捨助一具棺木。沒奈何放了三日。抬出去火葬了。武二道。如今嫂嫂在那裏。王婆道。他少女嫩婦的。又沒的養贍過日子。胡亂守了百日孝。他娘勸他。前月嫁了外京人去了。目下這個業障了頭。教我替他養活。等你回家。交付與你。也了我一場事。武二聽了。沉吟半晌。便撇下王婆出門去。逕返縣前下處。開了門。進房換了一身素服。便叫士兵街上去打了一條麻縲。買了一雙綿襪。一頂孝帽。帶在頭上。又買了菓品點心。香燭冥紙。金銀錠帛之類。歸到武大家來。從新安設大郎靈柩。安排羹飯。點起香燭。鋪設酒餚。掛起經幡紙繪。安排端正。約在一更以後。武二拈了香。撲翻身長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爲人軟強。今日死後不見分明。哥若負屈含冤。被人暗算。託夢與我。兄弟替你報冤雪恨。把酒澆奠。燒化紙紙。武二便放聲大哭。終是一路上來的人。這一哭。直哭得兩邊鄰舍。無不悽惶。暗暗落淚。武二哭罷。將這羹飯酒餚。和士兵迎兒吃了。討兩條蓆子。教士兵房外後邊睡。迎兒房中睡。他便自把條蓆子。就在武大靈桌子睡下。約莫在三更時分。武二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武二扒起來看時。那靈桌上琉璃燈半明半滅。武二坐在蓆子上。自言自語。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後却不明。說猶未了。只見靈桌上

起一陣冷風。逼得武二毛髮悚然。定睛看時。只見一個人。叫聲兄弟。我死得好苦也。武二看不仔細。却待向前去問。就不見了那人。武二一交跌翻在席子上。尋思道。怪哉。似夢非夢。剛才我哥哥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冲散了。想來哥哥生一死必然不明。聽那更鼓。正打着三更三點。只得等待天明。再作理會。看看五更雞叫。天色漸明。士兵起來燒湯。武二洗臉漱口畢。喚起迎兒看家。帶領士兵出街。訪問街坊鄰舍道。我哥哥怎的死了。嫂嫂究嫁誰去。那街坊鄰舍明知此事。都懼怕西門慶。誰敢說出來。只說都頭不消訪問。只須問貼鄰土婆。就可知道了。又有那多口的。却出賣梨花的鄆哥與伴作何九二人。最知詳細。這武二聞知。竟來街坊上尋。我只見鄆哥的手裏拿着柳籠飯籠兒。正糴米回來。武二便叫鄆哥道。兄弟。唱啞。那小廝見了武二。叫他。便道。武都頭。你來遲了一步兒。須動不得手。還有一件。我的老爹已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却也難保你們打官司。武二道。好兄弟。跟我來。便引他到一個飯店樓上。武二叫造兩碗飯來。武二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幼。到有養家孝順之心。我沒甚麼。向身邊摸出五兩碎銀子。遞與鄆哥道。你且拿去與老爹做盤費。待事務畢了。我再與你十來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我哥哥和誰合氣。被誰謀害了。家中嫂嫂被誰娶去。你一一說來。休要隱匿。這鄆哥一手接着銀子。自忖道。這些銀子。老爹也勾盤費得三五個月。便陪他打官司也不妨。一面說道。武二哥聽我說。却休氣苦。把賣梨兒尋西

門慶。後被王婆怎地打他。不放進去。自己又怎地幫助武大去捉姦。西門慶這地踢中武大的心窩。疼了幾日。不知怎的死了。從頭至尾。細說一遍。武二聽了。便道。你這話却是實麼。又問道。我的嫂嫂。實嫁與誰。鄆哥道。你嫂子吃西門慶抬到家去。搗待還吊底子。再問他實也是虛。武二道。你休說謊。鄆哥道。我便官府面前。也只是這般說。武二道。既然如此。叫飯來吃。兩人吃了飯。武二還了飯錢。同走下樓來。吩咐鄆哥。你先回家。把盤纏與老母。明日早來縣前與我作證。又問何九在那里住居。鄆哥道。你這時候還尋何九。他三日前聽見你回來。便走的不知去向。鄆哥別了武二回家去。第二日早起。武二先在陳先生家寫了狀子。走到縣前。只見鄆哥也在那里伺候。武二奔到堂上。跪下大叫聲冤。知縣見是都頭武松。便問。你告訴我。因何聲冤。武二告道。小人哥哥武大。被豪惡西門慶。與嫂潘氏通姦。踢中心窩。王婆主謀。陷害性命。何九朦蔽入殮。燒燬屍身。現在西門慶霸佔嫂子在家爲妾。現有這個小厮鄆哥是證見。望相公作主。這一個。就將狀子遞上。知縣接着。便問何九怎的不見。武二道。何九知情在逃。不知去向。知縣便問鄆哥口詞。當下退堂。與佐貳官吏通同商議。原來知縣縣丞主簿典吏。上下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因此官吏通監計較。這件事難以問理。知縣隨出來叫武松道。你也是本縣中都頭。怎不省得法度。自古捉姦捉雙。殺人對傷。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又不曾捉得他姦。你今只憑這小厮口內言語。便問他殺人的公事。莫非

公道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武松道。告稟相公。這都是實情。不是小人捏造出來了的。只望相公拿西門慶與嫂潘氏王婆來。當堂盡法一審。其冤自見。若有虛誣。小人情願甘罪。知縣道。你且起身。待我從長計較。可行時。便與你拿人。武松方才起來。走出外邊。把鄆哥留在屋裏。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得知。西門慶慌了。忙叫心腹家人來保來旺。身邊帶着銀兩。連夜將官吏都買囑了。次日早晨。武松在堂上指望告稟知縣。催逼拿人。誰想這般官兒受了賄賂。早發下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欠明白。難以審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盡信。你不可一時造次。當該吏典在傍。便道。都頭。你在衙門裏。也曉得法律。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跡。五件事俱完。方可推問。你那哥哥屍首又沒了。怎生問理。武松道。若恁的說時。小人哥哥的冤仇。難道終不能報。便罷了。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會理。遂收了狀子。走出衙來。來到下處。放鄆哥回家。不覺仰天長嘆一聲。咬牙切齒。罵淫婦不絕。武松是何等漢子。怎消容得這口惡氣。一直走到西門慶生藥鋪前。來尋西門慶廝打。正見他鋪子裏的傅夥計。在櫃裏面。見武松狠狠的走來。問道。你大官人在宅上麼。傅夥計認得是武松。便說不在家了。都頭有何話說。武松道。且請借一步說話。傅夥計不敢不出來。被武松引到僻靜巷裏。便翻過臉來。用手撮他衣領。睜圓怪眼。說道。你要死却是要活。傅夥計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

觸犯了都頭。都頭何故發怒。武松道。你若不要死。便不要說。若要活時。對我實說。西門慶那厮。如今在那裏。我的嫂子。被他娶了多少日子。一一說來。我便罷休。那傅夥計是個胆小的人。見武松發作。慌了手脚。說道。都頭息怒。小人在他家。每月二兩銀子。備着小人只開舖子。並不知他們閒帳。大官人不在家。剛才和一相知。往獅子街橋下大酒樓上吃酒去。小人並不敢說謊。武松聽了此言。方才放了手。大踏步趕到獅子街來。傅夥計見武松去了。卽回奔舖中不題。且說西門慶正和縣裏一個皂隸李外傳在樓上吃酒。這日李外傳見知縣回出武松狀子。討得這個消息。便來回報西門慶知道。因此西門慶約他在酒樓相敘。送他五兩銀子。正吃得熱鬧時。把眼向樓窗下看。只見武松似凶神一般的從橋下直奔酒樓前來。已知此人來意不善。不覺心驚胆顫。却又不及下樓。遂托詞更衣。走往後樓躲避。武松到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在此麼。酒保道。西門大官人和一相識在樓上吃酒哩。武松搶步上樓。早不見了西門慶。只見一個人。坐在正面。認得皂隸李外傳。就知道是他來報信。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門邊生。指定李外傳罵道。你這厮把西門慶藏在那裏去了。快說了。饒你一頓拳頭。李外傳看見武松先嚇呆了。又見他惡狠狠逼緊來問。那裏還說得出話來。武松見他不則聲。越加惱怒。便一脚把桌子踢翻。李外傳見勢頭不好。強把身子掙起來。要往樓下跑去。武松一把扯回來。說道。你這厮問着不說。要往那裏去。且吃我一拳。看你

說也不說。早鷗的一拳。飛到李外傳臉上。李外傳叫聲啊呀。忍痛不過。只得說道。西門慶才往後樓更衣去了。不干我事。饒我去罷。武松聽了。就趁勢把他提起。對着樓窗兒。向外一拋。說道。你要去。就饒你去罷。撲通一聲。李外傳倒撞落街心。武松便趕後樓尋西門慶。此時西門慶聽見武松在前樓行兇。嚇得心胆俱碎。便不顧性命。從窗洞裏一跳。順着簷沿。跳下人家後院去了。因此逃得性命。不在話下。武松到了後樓。尋不見西門慶。認是李外傳說謊。急轉身奔下樓來。見李外傳跌得半死。直挺挺躺在街上。那兩隻眼還在動。武松氣不過。兜襠又是兩脚。這一來。李外傳早已嗚呼哀哉。衆人道。這是李皂隸。他怎的得罪都頭來。爲何打殺他。武松道。我自要打西門慶。不料這厮晦氣。却是他一路。也撞在我手裏。那地方保甲見人死了。又不敢向前去捉武松。只得慢慢挨上來。軟禁住他。那裏肯放鬆。連酒保王鸞都拴了。竟投縣衙裏來。那知知縣又接得西門慶着家人送來金銀酒器並五十兩銀子。上下吏典。也得了許多錢。只要休輕勘了武松。知縣受了賄賂。次日陞堂。地方押着武松。并酒保王鸞一班人。當堂跪下。知縣翻了臉。便叫武松。你這厮無禮。誣賴平人。已再三寬你。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人。武松道。小人本與西門慶尋仇。不料撞遇此人。他隱匿西門慶不說。小人一時怒起。誤將他打死。只望相公與小人做主。拿西門慶正法。與小人哥哥報仇。小人情願抵此人誤傷之罪。知縣道。胡說。你豈不認得他是縣中皂隸。今打殺他定。

別有緣故。爲何又纏到西門慶身上。不打如何肯招。喝令左右加刑。左右皂隸先把武松打了二十大板。打得武松聲聲叫冤道。小人也有與相公效勞用力之處。相公豈不憐憫。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縣聽了此言。越發動怒道。你這厮親手打死了人。尙還口強抵賴。喝令再敲五十手杖。取面長枷釘了。收在監中。一干人寄押門房裏。其中縣丞佐貳官。也有和武松好的。念他是個義烈漢子。有心要周旋他。無奈都受了西門慶賂賄。黏住了口。做不得主張。又見武松只是聲冤。延挨了幾日。只得胡亂取了供招。喚當值使典并伴作隣里人等。押到獅子樓檢驗。李外傳身屍。填寫屍單格式。委實的被武松尋問他。索討分錢不均。酒醉怒起。一時鬥毆。拳打脚踢。撞跌身死。左旁面門。心坎腎囊。俱有青赤傷痕不等。檢驗明白。回到縣中。做了文書。申詳解送東平府來。詳文發落。這東平府尹。姓陳。雙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極是個清廉的官兒。聽得報來。隨卽陞廳。便叫押過一千犯人。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看過。端的上面怎生寫着。只見文上寫道。

呈爲人命事。犯人武松。年二十八歲。係清河縣人氏。因有膂力。本縣參做都頭。因公差回還。祭奠亡兄。見嫂潘氏。不守孝滿。擅自嫁人。是日武在巷口緝聽。不合在獅子街王鸞酒樓上。撞遇李外傳。因酒醉。索討前借錢三百文。外傳不與。又不合因而鬥毆。互相不服。揪打踢撞。傷重。當時身死。現有娼

風月寶鑑 第十三回 浪蕩子縱慾傷生命 好兄弟遇赦誅淫婦 一七八

婦包氏牛氏見證。當田地方保甲捉獲。委官前至屍所。拘集仵作里甲人等。檢驗明白。取供具結。填圖解繳前來。覆審無異。擬武松合依鬥毆殺人。不問手足他物金兩律絞。酒保王鸞并牛氏包氏。俱供明無罪。今合行申文到案發落。請元施行。政治三年八月八日。知縣李達天。縣丞樂和安。主簿華荷祿。典史夏恭基。司吏錢勞。

府尹看了。當將武松叫過面前問道。你如何打死這李外傳。那武松只是朝上磕頭。告道。青天老爺。小的到案下。得見天日。容小的說。小的敢說。府尹道。武松就將西門慶姦娶潘氏。并哥哥捉姦。踢中心窩。後來縣中告狀不准。前後情節。細說一遍。道。小的本為哥哥報仇。因與西門慶厮打。不料誤打死此人。委是小的負屈含冤。奈慶門西多財多勢。禁他不得。小人死不足惜。但是小人的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也盡知了。因把司吏錢勞叫來。痛責二十板。說道。你那知縣也不待做官。何故這等任情賣法。於是將一千人衆。一一審錄過。用筆將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貳官說道。此人為兄報仇。誤打死這李外傳。也是個有義的烈漢。比故殺平人所同。一面打破他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下了在牢裏。一千人等都發回本縣聽候。一面行文書着該縣添提豪惡西門慶。并潘氏。王婆。小厮。鄭哥。仵作何九。一同從公根勘明白。奏請施行。武松在東知府監中。人都知道是條烈漢。因此押牢禁子。

都不要他一文錢。到把酒肉與他吃。早有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了。慌了手脚。陳府尹是個清官。不敢來打點他。只得去央求親家陳洪家心腹。并使家人來旺。星夜往東京下書與楊提督。提督轉央內閣蔡太師。太師又恐傷了李知縣名節。連忙賚了一封密書。特來東平府下與陳文昭。免提西門慶潘氏。這陳文昭原係大理寺寺正。陞東平府府尹。又係蔡太師門生。又見楊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說得話的官。以此人情兩盡。只把武松免死。問了過眷杖四十。刺配二千重充軍。祝武大已死。屍傷無存。事涉疑似。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還家。申評過省院。文書到日。即便施行。陳文昭從牢中取出武松來。當堂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免不得眷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鐵葉團頭枷釘了。臉上刺了兩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發落已完。當堂押行公文。差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當日武松與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來到本縣家中。將家活多變賣了。打發那兩個公人路上盤費。央託左鄰姚二郎。看管迎兒。倘遇朝廷恩典。赦放還家。恩有重報。街坊鄰舍。上戶人家。見武松是個有義的漢子。不幸遭此。都資助他銀兩。也有送酒食錢米的。武松到下處。問土兵要出行李包裹來。卽於次日上路。迤邐往孟州大道而去。且說潘金蓮自被西門慶娶回家去。置在妾媵之列。倒也相安無事。但是生性淫蕩。又將得隴望蜀。又因西門慶同了一班朋友逛簪子。貪戀李桂姐姿色。約半月不曾來家。這淫婦那裏只得深夜孤眠。不免暗中飲酒。每

日打扮得粉粧玉琢。皓齒朱唇。無日不倚門而望。等到黃昏。仍是單枕孤幃。鳳台無伴。走來花園中。款步花苔。見那看管花園的琴童。年約二八。生得眉清目秀。乖巧伶俐。晚夕就在花園門首一間耳房內宿歇。以此那淫婦喜他。常叫他入房。賞酒與他吃。兩個朝朝暮暮。眉來目去。都有意了。不想到了七月。西門慶生日將近。吳月娘因見西門慶留戀烟花。叫玳安兒去接。這淫婦暗暗修了一個柬帖。交付玳安兒。悄悄遞與西門慶。說道。五娘請爹早些家去罷。玳安兒騎馬到李家。西門慶正攬着粉頭。與那一班朋友們歡樂飲酒。西門慶便問道。你來怎麼。家中沒事。玳安道。這二日傳二叔討了許多。等爹到家中。便悄悄向西門慶耳邊說道。五娘使我攜個帖兒在此。請爹早些家去。西門慶才待用手去接。早被李桂姐搶去。拆開觀看。却是一幅迴文錦箋。上寫着幾行墨迹。桂姐遞與他的朋友與實念。教他念與他聽。這祝實念見上面寫落梅梅一首。念道。

黃昏想白日思。盼殺多情人不至。因他爲他憔悴死。可憐也。綉衾獨自閃燈將殘。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郎心硬。渾如鐵。這悽涼怎捱今夜。

桂姐聽畢。便走入房裏睡了。西門慶見桂姐惱了。把帖子扯得粉碎。又將玳安踢了兩脚。卽叫玳安帶馬回去。說道。家中那個淫婦再使你來。我這一到家。都打個臭死。玳安只得含淚回家。玳安回到家中。吳月

娘和孟玉樓潘金蓮正在房坐着。見了便問道。你去接爹。來了不曾。玳安哭得兩眼紅紅的。說道。被爹踢罵了小的來了。爹說。那個再使人來接。來家都要罵。月娘便道。你看恁不合理。不來便了。如何又罵小厮。孟玉樓道。你踢小厮便了。如何連俺們都罵將來。潘金蓮道。十個九個。院中淫婦。和你有甚實情。常言說得好。船載的金銀。填不滿烟花寨。金蓮只知說出來。不防李嬌兒走來潛聽。見金蓮罵他家千淫婦。萬淫婦。暗暗懷恨在心。當晚金蓮歸房。排一刻似三秋。盼一時如半夏。知道西門慶不來家。把兩個丫頭打發去睡了。推往花園閑玩。將琴童叫進房來。行那不義之獸慾。琴童起初倒害怕。禁不起那淫婦軟誘硬逼。三言兩語。安然入港。自此爲始。每夜便叫琴童進房。未到天明。便打發他出去。背地裏把金裹頭簪子。給他帶在頭上。又把裙邊帶的香囊葫蘆兒。也與了他。豈知這小厮嘗着甜頭。便不安本分。因此露出機關。常言道。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風聲愈吹愈大。轉輾傳述。被西門慶知道。皮鞭痛責。後經那丫頭春梅撒嬌撒癡的說道。我和娘成日娘不離腮。娘肯與小厮這個爹。你要個主張。把好醜名兒頂在頭上。傳出外邊去好聽。西門慶始沒言語。有一天。潘金蓮遇見一少年。在吳月娘房裏襪牌。頗加注意。這少年你道是誰。却是他家的女婿陳敬濟。他的老子叫陳洪。是楊提督一黨。因楊提督被人參劾。朝廷根究同黨。陳敬濟因此避在西門慶家裏。住居花園。幫同管理賬目。金蓮見那小夥兒生的乖滑伶俐。有心去勾搭他。只

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那漢子不在家。便叫丫頭去喚他進房來。與他茶水吃。常時兩人下棋。一日。西門慶因起得早。到大廳上宴客。席散之後。便到後房去睡了。陳敬濟却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說道：你在前邊吃了半日酒。就不會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裏要茶兒。敬濟道：兒子不瞞你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五更。誰吃甚麼來。那金蓮問道：你爹在那裏。敬濟道：爹後邊睡了。金蓮道：你沒吃甚麼。叫春梅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餡餅兒來。與你姐夫吃。這陳敬濟就在他炕桌上。擺着四碟小菜。吃着點心。因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麼曲兒。怎麼不唱個我聽。金蓮笑道：好陳姐夫。奴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聽。我等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陳敬濟笑迷迷的跪下道：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這金蓮便笑起來了。自此二人日即親暱。又有一天。西門慶招了梵僧到家。那梵僧乃西域天竺國密松林齊腰峯寒庭寺下來的。當時招請到家。向他求些滋補靈藥。先請梵僧吃了酒飯。梵僧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取長生仙術的靈藥。梵僧道：我有一枝藥。乃取百花之津液。百草之脂漿。百木之精華。百菓之汁露。每年在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虔誠齋戒。頂禮焚香。擇潔淨之房。用流行之水。銅鍋桑火。煎煉成膏。再於天朗氣清之時。日晒四十九日。不染塵埃。不受污穢。細研爲粉。團和爲丸。不輕傳人。專度有緣。既是官人厚待於我。我與你幾丸罷。於是

就向長袋內取出葫蘆來。傾出數十丸。吩咐每晨用水送下。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梵僧道。珍同玉液。貴並瓊漿。平日精神爽。頻時血氣剛。看書多益智。記事自難忘。其中甘與苦。俾爾壽而康。百日鬚髮黑。千朝體力強。固齒能明目。清心又滯腸。三冬偏覺煖。六月始生涼。仙壽原無種。要在自修藏。青涼沉肺腑。口齒溢馨香。贈與知音客。長生續命湯。勸君莫錯認。錯認豈無傷。西門慶聽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良。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裏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隨令取三十兩白金與師父。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大布一匹。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就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那梵僧方才打個問訊謝了。臨出門。又吩咐道。不可錯認。戒之戒之。言畢。背上長包。揚長而去。自此西門慶每遇房事。必服其藥。果然精神奮興。百戰不倦。却說那日是大未重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卽俗所謂元宵佳節。西門慶因爲忙了十餘天。精神疲倦。不住的在椅子上打睡。這一天晚上。西門慶歸到後面。月娘房裏來。說說談談。約莫有三個更次。就在上房歇了。到半夜裏。月娘做了一夢。天明告訴西門慶。說道。敢是我日裏看見他們穿着大紅絨袍兒。我黑夜就夢見你在李大姐箱子內。尋出一件大紅絨袍兒。與我穿在身上。忽被六潘姐奪了去。披在他身上。教我就惱。

了。說道。他的皮襖。你要的去穿了罷了。這件袍兒你又奪。他便性兒把袍兒上身扯了一道大口子。吃我大呷喝。和他罵。嚷嚷的就醒了。不想是南柯一夢。西門慶道。不打緊。我明天替你做一件穿就是了。自古。夢是心頭想。到次日西門慶起來頭眩。走來前邊書房中倚靠床上。叫王經替他打腿。那王經的王六兒。稍帶了一包物事。遞與西門慶看。就請西門慶到他家去。到了飯後時分。就使王經悄悄對王六兒說去。王六兒聽見西門慶要來。連忙整治下春臺菓盒酒餚等候。不一刻。西門慶騎馬逕到他家。婦人打扮迎接到明間內。搗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西門慶道。迭承你厚禮。怎的二次請你不去。王六兒說道。爹倒說的好。我家中再有誰來。不知怎的。這兩日。只是心裏不好。茶飯兒也懶待吃。做事通沒入腳處。西門慶嘻嘻笑道。敢是想你家老公。婦人道。我那裏想他。倒是見爹這一向不來。不知怎的怠慢着爹了。爹把我網巾圈兒打靠後了。只息爹另有個心上人兒了。西門慶笑道。那裏有這個理。倒因家中節間擺酒。忙了兩日。婦人道。說昨日爹家中請堂客來。西門慶道。便是你大娘吃過人家兩席節酒。須得請人回席。婦人道。請了那幾位堂客。西門慶便說某人某人。從頭訴說一遍。婦人道。看燈酒兒。只請要緊的。就不把俺們請兒。西門慶道。不打緊。到明日還有一席酒。請你們衆夥計娘子走走。莫要到跟前。又推故不去了。婦人道。娘若賞個帖兒來。怎敢不去。婦人說了一回。丫頭拿茶吃了。老馮婆子又走來與西門慶磕頭。西門慶賞

給他二四錢一塊銀子。不一時，那婦人又請西門慶房中坐地，問爹用了午飯不曾。西門慶道：「不曾吃甚麼哩。」一面放桌兒，安排上酒來。婦人便令王經篩開豆酒，篩將上來，陪西門慶做一處飲酒，飲至半酣。西門慶嗽一下嘴，婦人便扶他來炕上。一面西門慶就摸出一粒藥丸來。婦人原是慣的，便點酒給他嚥下。兩個正在興雲佈雨，得趣忘情的時候，忽見王經走至房門口說道：「隔壁誰家屋裏失了火，燒得紅騰騰的。」西門慶聽說火起，怎時間也着一驚，忽忽的連忙披衣出來一看，却不是失火。原來人家燒元宵紙兒，化紙送神的火光。再看婦人已嚇的噤不做聲，滿身作顫不迭。西門慶便道：「你這鼠胆，真正燒起來，也不打緊，丟了舊的換新的，好教你放心。」婦人道：「爹若說丟去舊的換新的，奴就不能與爹久長了。奴算來，還是舊的好哩。」西門慶對他用眼一瞧，回到房中，又吃了幾杯壓驚酒，不覺醉了，才點茶嗽口，使向袖中取出一紙帖兒遞與婦人，叫他問甘夥計舖子裏取一套衣服你穿，隨你要甚花樣。那婦人萬福謝了，方送出來。王經打着燈籠，玳安琴童拉着馬，那時也有三更天氣，陰雲密布，月色朦朧，街市上人烟寂寂，闔巷內犬吠盈盈。打馬剛走到西首那石樁橋跟前，忽然一陣旋風，只見個黑影子從橋底下攢出來，向西門慶一撲。那馬見了，只一驚跳。西門慶在馬上打個寒噤，辭中把馬加上一鞭。那馬搖了搖醉，玳安琴童兩個用力拉着嚼環，收煞不住。雲飛電掣般望家裏奔來，直跑到家門首方止。王經打着燈籠，後邊跟不上。

西門慶下馬時。腿也軟了。被左右扶進。逕往前邊潘金蓮房中來。這一來。正是失脫人家逢五道。悽惶餓。兔撞鍾馗。原來金蓮從後邊來。還沒有睡。只渾衣倒在炕上。等待西門慶。這時聽見來了。連忙一谷碌扒起來。向前替他接衣服。見他吃的酪酊大醉。也不敢問他。西慶門却一隻手搭伏中他肩膀上。口中只喃喃吶吶說道。小淫婦兒。你爹今日醉了。收拾給我睡。那婦人便扶他上炕。誰知那西門慶倒頭炕上。便自鼾睡如雷。婦人見他睡的這樣停當。再搖也搖他不醒。急的真是耍不的。因推着問道。和尚的藥在那裏放着哩。推了半日推醒了。西門慶酪酊却罵道。怪小淫婦。只顧問怎的。他的藥。又不是真個仙丹。乞他也沒用處。我記得剩的是放在櫥裏錦匣內。金蓮也不回他。忙向櫥內取出錦匣打開。見和尚的長生不老丸。只賸了三四粒。婦人已是急不得。便不管怎的。取過燒酒盞來。斟了一鍾。就一九一九的把剩下的丸藥。着酒。一統送了下去。那西門慶已是醉了的人。曉的甚麼。他送了來。便合着眼只顧吃下去。那知吃了他丸藥。相火大熾。內熱透增。一時間。便和婦人歡合起來。一連挨了幾個時辰。本元已竭。漸漸流下血來。不到一時。西門慶便沉沉睡去。推之不動。呼之不應。那淫婦慌這才做一團。便推着西門慶問道。我的哥哥。你心裏覺怎麼的。叫了又叫。西門慶方醒了甦。便說道。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以。說過。又昏昏沉沉的睡着了。看官聽說。一個人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慾無窮。嗜慾深者。其生機必淺。西門慶只知貪淫。

好色更不知油枯燈滅。髓竭人亡。正是二八佳人體如酥。腰間仗劍斬愚夫。雖然不見人頭落。暗裏教君骨髓枯。到了次早。西門慶勉強挨起來梳頭洗臉。忽然一陣昏暈。望前就搶將下去。早虧得春梅雙手扶住。就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方才清醒些。忙得金蓮連忙問道。只怕你空心虛弱。且坐着吃些甚麼兒。再出去也不遲。就叫秋菊後面取粥來。與你爹吃。秋菊走到後邊廚下。便問雪娥要粥。便把爹如此這般。今早起來害頭暈。跌了一交。如今要吃粥哩。不想這話却被月娘聽得。就問秋菊端的。秋菊又如此這般的告訴一回。月娘不聽便罷。聽了魂飛天外。魄散九霄。走來金蓮房中看視。到了房中。見西門慶坐在椅子上。便問道。你今日怎的頭暈。西門慶道。我不知怎的。剛才就頭暈起來。金蓮道。早是我春梅在跟前扶住了。不然好輕身子兒。這一交便跌重哩。月娘道。敢是你昨日來家晚了。酒多了。頭沉。金蓮道。昨日在誰家吃酒。那很晚才來。月娘道。他昨日在館子裏吃酒。金蓮道。怎的吃到這樣晚。又向西門慶道。你以後也少和那些人吃酒罷。月娘聽了。不免有些有不耐煩起來。待要數說婦人兩句。又怕西門慶發惱。只得暫時忍下不說。那時雪娥熬好了。已叫秋菊拿着。與西門慶粥吃。那西門慶吃了半盞就放下了。月娘道。你心裏覺怎的。西門慶道。我不怎麼。只是身子虛飄飄的懶於動彈。月娘道。你今日還沒吃藥。把那藥再吃上一服。你連日着辛苦勞碌了。原來月娘還沒知道。昨晚金蓮把和尚的長生丸。多少丸與西門慶吃下去。

的事。那西門慶也昏迷了。自己不知吃與不吃。月娘從新又密審金蓮。那淫婦矢口不認。後又審訊跟隨小廝玳安琴童。昨晚在韓道國老婆家吃酒。那淫婦就哼了一聲道。姐姐剛才埋怨俺們來。正是怨殺傍人笑殺賊。俺們人人有面。樹樹有皮。姐姐那等道來。莫不俺們整日把他迷着麼。月娘吩咐請大夫看脈服藥。一連三四日。不但腰酸不止。內邊虛陽腫脹。小便處又發出紅瘰來。連腎囊都腫的明滴溜如茄子大。但溺尿管中猶如刀子犁的一般。溺一遭。疼一回。那天請了任醫官來。進房診了脈。說道。老先生此貴恙。乃虛火上炎。腎水下竭。不能救濟。此乃是腎竭陽脫之症。須是補其陰虛。方才好得。說畢。作辭起身。西門慶忙叫封了五錢銀子。將藥討來。吃了。止住了頭暈。身子依舊還軟。起不來。惟腰裏格外痛的重了。比如把刀割斷的一般。月娘又據小廝言。大街上胡太醫看的痰火好。何不請他來看看。西門慶道。胡太醫前次醫李大姐不濟。又請他麼。月娘道。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看他他濟不濟。只怕你有緣。吃了他的藥。却便好了。西門慶道。也好。你去請罷。不一時。棋童請了胡太醫來。舅吳大舅來看。就陪他到房中看了病。對吳大舅陳敬濟說道。老爹是個腎枯陽盡。且復腰痛不止。怕帶些鬼症。小便不通。熱毒結住。還須吃利便的藥。就是封了銀子。討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反而溺不出來。又請何春泉來看。又說是癰閉便毒。一團膀胱邪火。趕到這下邊來。四肢經絡中。又有毒痰流聚。以致心腎不交。討藥來吃。越發

弄得虛陽舉發。那潘金蓮爲着替罪有人，便索性乘着西門慶索落他，且圖眼前快樂。晚夕間也不管好歹，還只和他同睡。次日吳月娘勸西門慶到後邊去住。西門慶也怕金蓮煩擾，便點了點頭。於是月娘替他穿上衣服，和金蓮肩搭肩扶着進去，就在上房住了。後來何千戶薦了一個山西汾州人劉橋齋來看病。後在那不便處上了藥，又封一貼煎藥，吃了一盞藥，還不見動靜。比及到晚，吃他第二貼藥，遍身疼痛，脈了一夜。到五更時分，那腰間忽起了一個大塊兒，如坟的高着。門慶痛不止，不覺昏迷過去。月娘等慌了，就叫吳婆子到周宅內去請吳神仙來。吳神仙來到房中，見西門慶不似往時，形容消滅，病體慳慳，勒着手帕，伏于臥榻。先診了他的脈息，說道：「官人乃是酒色過度，腎水虛竭，太極邪火聚於慾濟，病在膏肓，難以治療。吾有詩八句說與你聽：醉飽還將戀女娥，精神血脈暗銷磨。心思費盡貪財色，燈盡油乾腎水枯。當時祇恨歡娛少，今日翻成疾病多。玉山自倒非人力，况有冤纏怎奈何。」月娘便道：「既下藥不好，先生看他命運如何？」吳神仙拈指尋紋，打算西門慶八字，說道：「屬虎的，丙寅年，戊申月，壬子日，丙辰時。今年戊戌流年，三十三歲算命。現行癸亥運，雖然是火土傷官，今年尅壬水，正月又是戊寅月，三戊冲辰，怎麼當得。雖發財發福，難保壽源。有四句斷語不好：因壬道，命犯災星必主低，身輕然重有災危。時日若逢真太歲，就是神仙也皺眉。月娘道：「命又不好，請問先生還有解麼？」神仙道：「白虎當頭，喪門坐命，神

仙也無解。太歲也難推。造物已定。神鬼莫移。月娘令拿一疋布謝之。此後西門慶病勢日重一日。身體漸見麻木。月娘還癡心。指望他好。誰知大數造定。到了正月廿一日五更時分。相火燒身。變出風來。聲若牛吼一般。喘息了半夜。挨到巳牌時分。嗚呼哀哉。斷氣身亡。存年三十三歲。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古人有幾句格言說得好。爲人多積善。不可多積財。積善成好人。積財惹禍胎。石崇當日富。難免殺身災。鄧通饑餓死。金山何用哉。今人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說積財好。反笑積善呆。多少有錢者。臨了沒棺材。自西門慶死後。潘金蓮與陳敬濟兩個情同肺腑。意密如膠。好如雞兒趕蛋相似。纏做一處。一日金蓮眉黛低垂。腰肢寬大。終日懨懨思睡。茶飯懶嚥。忙叫敬濟到房中說道。奴有件事告訴你。這兩日眼皮兒懶待開。腰肢兒漸漸大。肚腹中微微跳。茶飯兒怕待吃。和你相交多少時兒。便有了孩子。我從三月裏洗身上。今方六個月。已有半肚身孕。往常時我排說人。今日却輪到我頭上。你休推夢裏。那裏討一帖墮胎藥來。好叫奴胎把墮下。移時陳敬濟取了一帖藥胎墮來。金蓮服下。腹中作痛。就把那胎兒打落在便桶裏。被扒坑的漢子發覺了這事。就此喧傳全城。後來那淫婦因虐待秋菊。被秋菊了頭告訴月娘。目覩他倆在房中幹那沒廉恥的事。時面正言告誡。先將女婿陳敬濟打逐。那淫婦的心腹婢春梅。旋亦遣去。不多幾時。吳月娘遣小廝喚原媒王婆到來。當將那淫婦潘金蓮領去轉嫁。事爲陳敬濟所聞。卽往

王婆家探問。王家勒索身價銀百兩。敬濟因囊空如洗。趕往東京向他的父親陳洪取銀去。正在這個時候。恰巧武松。自孟州牢城遇赦歸來。依舊在縣當差。來到家中上鄰姚二郎。領回迎兒。一同居住。那時迎兒已長成十九歲了。這時有人對他說道。西門慶已死。你嫂子又出來了。如今還在王婆家。早晚嫁人。武松聽了。兄仇在心。次日。逕到王婆門首。金蓮正在簾下站着。見武松來。急閃入裏邊。武松掀開簾子。問道。王媽媽在家麼。這王婆連忙出來應道。是誰叫老身。見是武松。忙道了萬福。武松也深深唱喏。王婆道。武二哥且喜幾時回家來了。武松道。遇赦回家。昨日才到。一向多累媽媽看家。改日相謝。王婆笑道。武二哥比舊時保養。鬚子也有了。且是好身量。在外邊又學得這般知禮。武松道。我有一樁事。和媽媽說。王婆道。甚事。武二哥只顧說是了。武松道。我聞得人說。西門慶已是死了。我嫂子出來。在你老人家這裏居住。敢煩媽媽對嫂子說。他不嫁人便罷。若是嫁人。如今迎春兒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兒。早晚招個女婿。一家一家過日子。庶不叫人笑話。王婆初時還不吐口。便道。他便在我這裏。倒不知嫁人不嫁人。次後聽見武松說謝他。便道。等我慢慢和他說。那淫婦在簾後聽見武松言語。要娶他。看管迎兒。又見武松在外。出落得長大身材。比昔時又會說話。舊心不改。心下忖道。我這段姻緣。不想還落在他手裏。就等不得王婆叫。自己却釐出來。向武松道了萬福。說道。既是還要奴家去。看管迎兒。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王婆道。

有一件事商量。如今他家大娘要一百兩銀子。才可嫁人。武松道：「如何要這許多？」王婆道：「西門大官人當初爲他使用了許多。就當他是銀人兒。」武松道：「不打緊。我既要請嫂嫂家去。就使一百兩也罷。另外破五兩銀子。謝你老人家。」王婆聽了。喜歡的不得了。說道：「還是武二哥知禮。這幾年。在江湖上見的事。真是好漢。那淫婦聽了此言。走到房裏。又濃濃的點了一盞瓜仁泡茶。雙手遞與武松吃了。王婆問道：「如今他家要發嫁。催的緊。又有三五個官戶人家。爭着娶。銀錢不足。都回頭了。你這銀子。作速些便好。」常言道：「先下米。先吃飯。千里姻嫁有線牽。休要落在別人手裏。」那淫婦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緊些。」武松道：「明日就兌銀子來。晚夕請嫂嫂過去。」王婆還不信。武松有銀子。胡亂答應着。武松就此辭別歸家。到了次日。武松打開了皮箱。拿了一百兩銀子。又另外包了五兩碎銀。走到王婆家來。拿天平兌起來。那王婆墨黑的眼子。看見那白晃晃的銀子。排了滿桌兒。又見他拿了五兩銀子。謝他。連忙收了。拜了又拜。說道：「還是武二人甘苦。」武松道：「媽媽收了銀子。今日就請嫂嫂過門。」王婆當時打發武松出門。即叫兒子王潮。將那淫婦的箱籠送過去。這武松在家。又早收拾停當。打下酒肉菜蔬。晚上王婆領那淫婦過門。進門來。見明間內亮亮的點着燈燭。重立武大靈牌。供養在上面。先有些疑忌。由不得髮如人散。肉似鈎搭。薰到房中。武松吩咐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頂了。王婆見了。知道不妙。要想走去。武松道：「媽媽請進房來吃盞酒。」

此時武松便叫迎兒拿酒菜來。須臾排在排桌上。亦燙上來。那淫婦和王婆吃酒。武松自己也吃了四五碗酒。王婆道。武二哥老身酒勾了。放我去。你兩口兒自在吃罷。武松道。你休得胡說。我武二有話問你說時遲。那時快。只聞聽的一聲响。向衣底掣出一把二尺長的刀。薄背厚的。扑刀來。一隻手籠着刀靶。一隻手按着刀。便睜圓怪眼的說道。婆子休得吃驚。冤有頭。債有主。你推睡裏夢裏。我哥哥性命都在你身上。王婆道。武二哥夜晚了。酒醉拿刀弄仗。不是要的。武松道。婆子休胡說。我武二就死也不怕。等我問了這淫婦。慢慢的再來問你老猪狗。你若一動步兒。先吃我五七刀。一面回過臉來。看着那淫婦罵道。你這淫婦聽着。我的哥哥。怎生謀害的。從實說來。我便饒你。那淫婦道。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早把刀插在桌子上。左手揪住那淫婦雲鬢。右手劈胸提着。從桌子上拿了扑刀。踢翻盞碟。那淫婦能有多大氣力。被武松隔桌子提將過來。拖出外邊靈桌子前。王婆見勢頭不好。便去奔前門走。武松趕上。揪翻在地。解下腰間纏帶。把他們四手四腳捆了。王婆叫道。都頭不消動怒。大嫂子自做出來。不干我事。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道你。你賴那個。你叫西門慶那廝。發我充軍。今日我怎生又回家來。西門慶那廝在那裏。你不說時。先剛了這個淫婦。後殺你這老猪狗。說着提起刀。照那淫婦臉兩撇。那淫婦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放我起來。等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把淫婦提到靈桌子前。旋把衣裳剝淨。令他跪在

桌子前武松叫道。淫婦快說。那淫婦嚇得魂不附體。只得從實招認。便將那時收籬子打西門慶起。並做衣裳以致通姦。怎的踢傷武大。王婆怎的教唆下毒。將屍燒化。又怎的娶回家。王婆聽見。只是暗中叫苦。武松便把紙錢點着。說道。哥哥。你陰魂不遠。今日武松與你執仇雪恨。那淫婦見勢頭不好。才待大叫。被武松向爐揭了一把香煙塞住他口。就叫不出來。武松先用右腳踏他肋肢。說道。淫婦說自你伶俐。不知你心怎麼生的。我試看一看。一面用手攤開他胸膈。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他把刀子去剜。雙手去幹開來。撲乞的一聲。把心肝五臟。扯下來。血瀝瀝地供在靈前。後方把刀割下。那王婆在旁見武松殺了淫婦。便大叫道。殺人了。武松見他叫喊。急忙上前一刀。也割下頭來。那時已有初更時分。武松便把迎兒倒控在屋裏。迎兒道。叔叔。我害怕。武松道。孩兒。我顧不得你了。於是武松跳過王婆家。取回那身價銀兩。提朴刀。趕五更。揆出城門。到十字坡。做了和尚。也往梁山大道而去。

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總公子無情 琴簫訂同心浪子入幕

話說大明正德年間。湖廣襄陽府南關地方有個才女。這才女。姓劉。閨名素娥。是當朝通政使劉仁傑之愛女。但他產下的時候。他的主母袁氏。印已卽世。全靠他的繼母教養成材。故諸子百家。無所不曉。琴棋

書畫無所不能。惟是他的父親劉仁傑。雖官居通政。倒是個趨炎附勢之徒。是權奸一流人物。這時候退居林下。因出身翰院。桃李門下。滿佈朝野。欲爲愛女物色。如意郎君。作東楸快婿。竟無相當的人材。後來有人來說起本城紫石街有個大財主刁朝奉。表字南樓。也是慷慨好義。專門結交英雄好漢。故人都喚他做小孟嘗。又因他有萬貫家財。豪富甲於全郡。人又喚做刁半城。那劉仁傑見他財勢兩全。却合他擇婿的素願。就把他的女兒配他爲室。但劉素娥文材雖好。不能持家。他的繼母却有個螟蛉女兒王氏。性情賢慧。而尤嫻於家政。老夫婦相商之下。納於刁氏爲二房。不久以前。倒生一個孩子。取名龍虎。劉氏愛如己出。妻妾之間。相敬如賓。當時有個荊州唐雲卿。是當朝首相唐上傑的七公子。與刁南樓客地相遇。訂爲異姓兄弟。這時唐雲卿寓居刁南樓家書房之內。獨坐無聊。帶了桂童。閒步花園。只見滿園春色。爽人心目。走過九曲橋。來到沉香亭亭中。有副對聯。却是名人手筆。寫道。

花前蜂蝶舞。柳底燕鶯言。

雲卿從亭中出來。只見紅杏綠竹。古松白鶴。點綴如一幅清美圖畫。走過玩花樓。又有一軒。硃漆欄杆。腰門上也貼副對聯。寫道。

酒醉琴爲友。詩狂石作箋。

風月寶鑑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趨公子無情 琴蕭訂同心浪子入幕 一九六

雲卿抬頭一看。知爲玩月軒。說道。我想大哥只會吃酒打拳。再不想他能有這樣的精緻點綴。你看那邊有張琴。待我來試彈一曲。柱童取來放在桌上。卸了琴囊。雲卿和了絃。彈來一曲。又彈一曲。陶淵明歸去來辭。忽聞一聲咳嗽。桂童道。刁大爺來了。雲卿站起道。哥哥來了。南樓道。方才歸來。知道賢弟在花園。故而追蹤至在此。雲卿道。弟因大哥不在。甚無情緒。所以借琴抒情。又小弟奉嚴命上京。蒙大哥厚意相留。不敢言別。故將此意托在琴上。南樓道。原來爲此。何不早說。我明日就同你往揚州去。不用愁了。彈琴未必可以散心。雲卿道。大哥不要輕視了。古聖人尙要彈琴。南樓道。住了。那婦人也有彈琴的麼。雲卿道。怎麼沒有。漢朝的蔡文雅。就善於彈琴。南樓道。如此說來。怪不得你嫂嫂只愛彈琴。此刻想必在彈。你要去聽麼。雲卿道。小弟怎敢竊聽嫂嫂彈琴。南樓道。自家叔嫂。聽聽何妨。隨我來便了。雲卿道。桂童先出去。自己隨了南樓來到內庭。只聽得一片情幽琴聲。南樓道。如何。雲卿道。很好。彈的是平沙落雁。大哥出去罷。南樓道。賢弟先請。我就來了。南樓走到樓上道。娘娘彈得好琴。劉氏道。大爺一向不愛聽琴。何故今日謬贊。南樓道。真真好。彈的是平沙落雁。劉氏道。如此說來。大爺倒是知音了。待奴家再彈一曲。與大爺評論。則個。南樓道。且慢。我那裏知道這平沙落雁。卽是前日我與你說的結義兄弟唐雲卿。方才進來聽琴。故而知道。劉氏道。奴家的琴。怎麼與貴公子竊聽。豈非遺笑大方麼。南樓道。他贊你的琴。彈得很好。劉氏道。

想唐家叔叔也是愛琴的了。南樓道：他方才在玩月軒彈了一回。你若要去聽他的琴，待我出去請他再彈一曲。劉氏道：如此。大爺先請。奴家隨後就來。南樓走到書房說道：賢弟彈得琴好，還要請教一曲。雲卿應允。叫小使到園中取了琴，就在外廳背北坐彈。那劉氏略整衣裙，早已來到屏後，只聽得鏗鏘鏘鏘，如風雲變幻。一曲彈罷，餘音嫋嫋。劉氏不覺失聲贊美。南樓道：是那個玉蘭應道：大娘在此聽琴。雲卿道：小弟告退了。南樓道：賢弟這就是你嫂嫂，相見何妨。玉蘭請娘娘出堂相見。劉氏巴不得南樓叫他，一聞喚聲，正如所願，假作含羞而出，相見坐下。南樓道：賢弟，你嫂嫂要聽你的琴，所以我來請你彈的。雲卿道：適才聽得嫂嫂的妙音，正是班門尋斧。劉氏道：拋磚引玉，不堪入耳。雲卿道：嫂嫂大謙遜了。南樓道：不要說了。大家都好。我雖非知音，聽得乒乓兵兵，到也有趣。明日帶張琴到船上去彈彈。劉氏道：大爺與叔叔要往那裏去。南樓道：你叔叔要進京，我乘便陪他到揚州遊玩。劉氏道：既到舍間，何不多住幾天。雲卿道：多謝嫂嫂。在此已經盤桓多日了。南樓道：他進京心切，我也留他不住了。所以同往揚州一遊。劉氏正要開口。小使報說：隔鄰王相公有帖請見。南樓便叫劉氏進去，預備行李。自己却出去迎接王相公入內。這王相公你道是誰，就是書中的要角。隔鄰徐謙的愛婿。他原籍湖南，單名一個文字，表字廷貴，與南樓的確貼鄰。又與南樓的同窗。當時刁南樓將他接進廳中，與唐雲卿相見。大家通了姓名，彼此閑談。王文見

桌上耳着一張琴。就道：南兄近來也愛彈註了。南樓道：非也。是雲卿弟在此彈琴。王文道：諒雲卿兄所彈極妙。請教一曲。雲卿道：小弟初學未精，不敢獻醜。王文道：兄指法定然佳妙，何必推却。南樓道：賢弟，廷貴兄既然請教，試彈一曲。雲卿道：如此斗胆了。就重新和了絃，彈了一曲。南樓道：賢弟，此曲何名。雲卿道：是文姬歸漢。王文道：妙極妙極。雲卿道：休得謬贊。小弟也要請教一曲。王文道：雲卿兄珠玉在前，小弟何敢放肆。南樓道：自然廷貴兄也彈一曲。王文道：被你們二人捉住，只好老面皮了。就撫了琴彈。忽聞屏後有女人聲音，他的心就移到那裏去了。曲終，雲卿便道：廷貴兄彈錯了。前半是風入松，如何彈入鳳求凰去了。王文自覺慚愧，說道：大巫在座，小巫慌了。南樓道：賢弟，既然廷貴兄彈錯了，你何不將此曲重彈。然後待我稍展武技。王文道：再好也沒有了。南兄的拳頭，是有名的。請雲卿兄彈琴。雲卿就將風入松重彈一曲。南樓命小使將琴移過，脫去外衣，先使一個跨海登波勢，再打出各種拳法。忽然拍場一聲，身體橫倒。雲卿道：啊呀，大哥留心些。南樓說聲不妨，跳將起來，一脚飛出，站立廳中，全無怯容。二人不覺同聲贊好。雲卿道：請問大哥，這套可是醉八仙麼。南樓道：正是。賢弟莫非也在行的。雲卿道：非也。因看拳中形勢，渾如醉八仙一般，所以信口胡猜。少停，擺出酒席，三人分賓主坐下，談今說古，頗快心意。那知春蘭玉蘭，私在屏後睨客。王文見了，如醉如迷。雲卿與他斟酒，他也不曾看見。雲卿急叫一聲，他才回過頭來。南樓不

覺動疑。也向屏間一看。春蘭玉蘭急忙縮進。南樓怒氣冲冲。正要開口。雲卿把頭一側。南樓會意。未曾說出話來。王文自覺沒趣。託詞酒醉辭去。雲卿道。此人舉動輕狂。大哥今後還是不要與他相交。南樓就喚總管王六進來。吩咐道。速去知照王文門牆。今日起。大爺與他斷絕往來。再不許他上門來。王六道。老奴遵命。那時退下不題。且說劉氏因見唐雲卿人品風流。不覺打動春心。這夜獨坐房中。對着那花陰寂寂。月色溶溶。引起萬種相思。千縷情緒。夏蘭道。娘娘夜深了。睡罷。劉氏道。大爺呢。夏蘭道。大爺酒醉了。到二娘房中去了。劉氏暗暗懷恨。就道。如此。關了房門。你們先去睡罷。了頭應聲而去。劉氏向着孤燈。落了幾滴熱淚。忽然想道。唐家叔叔。明日要到揚州去了。不知何日再來。錯過了今宵。豈非徒留相思。此刻夜闌人靜。正好下樓步月。私訪桃源。縱使夫君知道。叔嫂論琴。當無妨礙。想罷。開了房門。輕移蓮步。走下樓來。穿過長廊。只見月明皎潔。毫無半點塵垢。轉念一想。我是何等樣人。作此勾當。到底使不得的。劉氏心中一冷。手裏一鬆。不知不覺。將羅帕兒落在地下。就此回房去睡了。次日刁南樓走近長廊。拾得大紅帕子一方。見是大娘之物。急急上樓。將近進房。玉蘭聽得聲音。即忙進房說道。娘娘大爺來了。劉氏披衣坐起道。大爺起身得怎早。南樓道。這方帕子可是娘娘的麼。劉氏道。正是。南樓道。爲何落在庭中呢。劉氏道。昨晚聞得大爺醉了。奴家帶領了環下樓照看。然後放心睡下。想是那時失落的。南樓道。既同了頭下樓。帕

風月寶鑑 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趨公子無情 琴蕭訂同心浪子入幕 二〇〇

子失落。不與你拾起麼。玉蘭道。大爺。我是提了紗燈前面走。娘娘在後。失落下來。我那裏會看見呢。南樓道。說得有理。娘娘。我去了。劉氏道。大爺何時動身。奴家要與餞行。南樓道。就要動身。回來接風罷。劉氏道。那麼大爺途中保重。早些回來。南樓道。不消叮囑。南樓出外。就帶了刁平同唐雲卿主僕下船上路。那劉氏素娥自從刁南樓唐雲卿揚州去後。滿腹相思。終日不解。閑坐房中。不免長吁短嘆。玉蘭道。娘娘不要悶坐房中。還是去尋些快活。劉氏道。那裏去尋呢。玉裏去。園中牡丹盛開。正好玩賞。劉氏道。如此。叫他們三個一同隨我到園中走走。玉蘭應聲曉得。就喚了三個姊妹進來。吩咐玉蘭扶了瑤琴。春蘭拿了一張玉軫金排椅。夏蘭拿把描經潑墨團扇。薰蘭捧壺嫩綠芽茶。走下樓來。進了園門。果見牡丹齊放。就步入牡丹亭中。春蘭放下椅子。劉氏坐了。額汗微香。夏蘭在旁打扇。薰蘭放下茶壺道。道娘。娘在此。劉氏看了一回牡丹。又想起唐雲卿人品風流。堪比牡丹。如今見花不能見人。心中又愁將起去。薰蘭道。娘娘。你看此花開得真好。不如做首詩賞賞。劉氏道。那有心去做詩。薰蘭道。那麼彈彈琴罷。劉氏道。到也使得。玉蘭就將瑤琴送上。春蘭在爐內焚了香。劉氏纖纖玉指。扣絃而彈。那知刁家花園與王文家花園。紙隔一矮牆。這王文正在花園。忽聞一片琴聲。發自隔牆。刁家彈的是湘妃怨。不知那個在彈。待我到假山上去眺望。王文走到假山石上。站定身體。直望到牡丹亭中。暗叫有趣。我眼中的好娘娘。見了不少。從未見過

這樣標緻的。想必是南樓兄的阿嫂了。聽他琴聲恍恍惚惚。必爲丈夫出門去了。有傷春之意。不要管他。待我去取簫來。與他和和看。就走去拿了一枝玉簫。嗚嗚咽咽的吹起來。就此簫音與琴聲相合。聲音嘹唳。劉氏便問何處吹簫之聲。玉蘭抬頭一看。指道。咳。娘娘。諾。一個虛空人在那裏。劉氏也抬頭一看。見圍牆上露出個半截少年。叫聲啊呀。暈紅兩頰。夏蘭忙將團扇遮住。玉蘭道。吹簫的就是隔壁王相公。面孔倒像荊州唐七公子。劉氏道。賤人。說什麼像與不像。令人心頭嘔氣。玉蘭道。娘娘不相信。看呀。順手就將夏蘭遮住的團扇拉開。牆上牆下。打了一個照面。劉氏秋玉顧盼。果然人物風流。不在唐雲卿之下。一時不好意思。便帶了頭回房去了。劉氏到了房中。玉蘭道。王相公面孔。與荊州唐七爺相仿。劉氏道。玉蘭以後不可再提荊州二字。提了荊州二字。令人愁恨綿綿。玉蘭道。了頭曉得了。這一天晚上。劉氏那裏睡得着。轉輾相思。亂夢顛倒。一夜不曾合眼。次日王文又到假山石上。攜了玉簫望那牡丹亭上。人影全無。回至假山石下。擺了一桌子。取張琴來。安放其上。和了絃。彈了一回。依然不見聲息。又彈一回。聽得嬌聲道。春闌隨我來。春闌道。娘娘。這是甚麼響。劉氏道。你聽什麼響。春闌道。好像琴聲。不知是何曲名。劉氏道。是鳳求凰。聲音彈得很。青春闌道。不知那個在彈。待了頭倚了花梯。扒在牆上去看。春闌就倚了花梯。上牆一看。就是昨日吹簫的書生。娘娘可要看看。劉氏道。是聽琴的。春闌道。看看他的指法。春闌從梯上走

下。劉氏扒上梯來。半掩半遮的看。他彈的是司馬相如挑動文君的曲子。他牆上牆下兩個。正在不即不離。欲言不語的時候。春蘭道。娘娘下來罷。天要下雨了。劉氏急忙下梯。扶了春蘭回房。從此劉氏弄得茶飯無心。精神恍惚。這天早晨玉蘭走進房中。見劉氏尙未起身。問道。娘娘。昨夜好睡嗎。劉氏道。只是朦朧。好像。好像在花園之中。方才略覺安眠。又被枝頭小鳥叫醒。此刻頗覺疲倦。懶下床來。玉蘭道。想是冒了些風寒。劉氏道。不是風寒。玉蘭道。不是風寒。是什麼呢。劉氏道。是爲了吹簫的人。玉蘭道。原來是簫裏引出來的心事。那麼很容易的。心病只須心藥醫。只要請他來診了脈。娘娘的病就好了。劉氏道。若是差人去請。難瞞西樓二娘。話猶未了。恰巧二娘走進房來。問道。大娘還未起來麼。劉氏道。正是。玉蘭道。二娘。大娘身子有些不快。請個醫生來看看才好。二娘道。大娘有恙。失於問候。不知是何貴恙。劉氏道。這幾天夜深睡了。想是受了些風寒。二娘道。如此。待我叫王六請醫生來。劉氏道。承你美情。但醫生不可造次。二娘裏。這不消吩咐。當請有經驗的醫生。劉氏道。娘娘請。呢。二娘道。一連說了幾個醫生。劉氏都說不好。二娘道。這却難了。待我想道。呀。有了。有個不掛牌的醫生。經驗很好。劉氏道。何等之人。住在那裏。二娘道。就是隔壁的王廷貴。劉氏聽了。心中暗喜。便道。二娘。怎知他經驗很好呢。二娘道。大爺時常說起的。劉氏道。請他未必肯來。二娘道。他與大爺同窗好友。一定來的。劉氏道。如此。相煩命王六去請。二娘道。知道了。大娘

保重。避風要緊。二娘去了。劉氏隨即起身。梳洗裝飾。王六奉了二娘之命。去請玉文診脈。王文聽得劉氏大娘有恙。就同王六來刁家花廳坐下。王六走到裏邊。叫道。樓上姐姐們。王相公請到看。請大娘下樓診脈。玉蘭應道。王伯伯。因為娘娘怕風。下樓不便。請王相公上樓看了。王文道。那麼老管家先走。就一同來到樓上外房。玉蘭帶笑返入道。王相公請坐下。王文道定。正在細看房中擺設。忽聞一陣香風。幾個頭簇擁着劉氏出來。王文意欲將目送情。怎奈王六監視得厲害。只得裝出正經樣子。站起道。世嫂。學生唱娘了。劉氏還禮道。世叔請坐。就此大家坐了。王文道。請世嫂診脈。劉氏伸去一手。攔在書上。王文將三個指頭。在他脉息上一按。不覺心中勃勃亂跳。玉蘭道。我家娘娘脈氣如何。王文道。虛火升漲。病在心經。時常也要頭昏腰酸。夜該不得安眠。玉蘭道。寒熱是直不着的。王文道。只怕還要心中泛泛。口內乾燥。是熱非熱。是寒非寒。玉蘭道。寒熱是有些的。到底是什麼病。王文心想明明是想思病。老管家又在這裏叫我如何說出來。玉蘭道。王相公如何不說。王文道。阿姐。不要催。待我細細診看。假作低頭思想。早覺着劉氏裙下露出了金蓮。就將靴尖兒輕輕伸過去。劉氏會意。抵住顛一顛。縮了進去。王文心想真有意了。便道。世嫂。請換手罷。劉氏換了手。仍將金蓮伸出。王文覺着。忙將靴尖送過去抵住。把手在劉氏道息上一按。頓時間脉息全無。不覺驚疑起來。春蘭在旁笑道。王相公錯了。這是手背呀。王文一看。果然錯了。連忙反

風月寶鑑 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趨公子無情 琴蕭訂同心浪子入幕 二〇四

轉來診。幸虧王六立得遠。未曾看出蹊蹺。玉蘭又道。王相公。我家娘娘到底是什麼病。王文思量相思二字到底不好說的。便道。不過受了些風寒。吃兩寒散發藥就好的。但起居一切。須要保重。生冷麵食。不可以吃。醋字最關緊要。王文說到醋字。在脈息上輕輕一捺。劉氏道。多謝世叔。待良人維揚回來。登門致謝。王文道。豈敢豈敢。王文就站起身來。王六道。有勞王相公。請下樓定方。王文就隨王六下樓定了方。交代幾句。告辭而去。劉氏自王文去後。便把這醋字研究。拆開一看。明明是廿一日酉時。却是他晚訂佳期。我也顧不得父親門閥。夫君顏面。但是今日是十五。再過六天。方是廿一。無心緒的人。六天易過。有心緒的人。好比六年一般。就是今夜。也覺難捱去。有話便長。無話便短。這天已是廿一。劉氏絕早起身。梳洗裝飾。早飯以後。吩咐春蘭玉蘭到南關去。探望劉通政與太夫人。夏蘭蕙蘭在房間整理衣服。假言送往揚州。自己獨自一個悄悄下樓。來到園中。那知王文已候在假山台上。但以劉氏在牡丹亭畔。咳嗽一聲。秋波微動。王文會意。急忙扒牆跳下。有至劉氏面前道。世嫂。學生唱喏了。劉氏道。不取。叔叔福萬。文王道。世嫂。貴恙全愈否。劉氏道。多謝叔叔神方。王文道。阿嫂單身到園。招學生過來。必有見教。劉氏道。請問叔叔醋字命意。王文道。你我二個心事相同。諒情明白了。劉氏道。奴不明白。請教了。王文道。娘娘必要直談。學生只得說了。那日你彈湘妃怨。我彈鳳求凰。你我都聽的明白。前日診脈的時候。花鞋與靴尖通情。所以

學生卽訂佳期於醋字之中。阿嫂是聰明人，明明知氏醋字命意，趁此無人正好趁此由雲雨了相思。劉氏道：「叔叔，你是知書達理的人，不該越牆過來作這勾當。」王文道：「阿嫂，單身入園來做什麼？」劉氏道：「你知奴家的來意。」王文道：「明人不必細說。」大家心裏明白，再來診了脈看，就捱了劉氏的手，走過牡丹亭來，並坐湘妃榻牀上，就此成就好事了。却襄王之願，正在甜言蜜語的當兒，忽聞外邊有人叫道：「娘娘，娘娘。」王文大吃一驚，慌忙走出，正與玉蘭相掃。玉蘭道：「王相公在此做什麼？」王文道：「與你家大娘道。」玉蘭道：「誰來請你？」王文道：「自己來的。」玉蘭道：「從那兒來？」王文道：「指着花牆道。」從這兒來。玉蘭道：「大門不走，走牆頭。」劉氏來，玉蘭輕口些，事已至此，不必說了。擺了花梯，送王相公過去。玉蘭就引王文過牆去。當晚玉蘭引了王文來到劉氏樓上。劉氏羞羞站起。王文道：「阿嫂還未安睡。」劉氏道：「在此等你。」王文道：「那是不敢當的。」劉氏道：「叔叔，我有一言，你須記着我家不是尋常門第，你也不是輕狂之輩，只爲一片癡情，失身於你，還須包含。」王文道：「承阿嫂俯就，學生殺身難報。若走漏消息，是天不見容了。」玉蘭道：「夜深了，吃了酒，再說罷。」王文與劉氏相對坐下。玉蘭在旁斟酒。二人山盟海娘，情語絮話不休。王文道：「醉翁之意不在酒，還是去睡罷。」劉氏道：「如此，玉蘭收拾去。」二人同進內房，闌上紗窗，解衣登床。玉蘭在窗洞窺着他倆，顛倒鳳，與雲作雨，顛倒倒，反反覆覆，俄而唧唧噥噥，咿咿啞啞。玉蘭目睹情形，性慾衝動，兩服間覺着酸溜溜，癢

風月寶鑑 第十四回 嫂叔原異趨公子無情 琴簫訂同心浪子入幕 二〇六

齊齊有些站不穩。就捧住了這怪東西。回到自己房中去睡了。王文從此夜夜踰牆。飲酒作樂。以致廢寢忘食。面黃肌瘦。時常腰酸發熱。痰中帶血。光陰迅速。已至端陽佳節。二娘王氏送符登樓。看破機關。姦夫淫婦。設謀陷害。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坐席終末英雄服毒 陰風突起淫婦寒心

却說王文自劉氏大娘通情以來。真如朝朝元旦。夜夜元宵。食則同桌。睡則同床。如連理枝。如比翼鳥。鶼鶼。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端陽這天早上。玉蘭走進房中。叫道。叔叔起來罷。劉氏道。爲何如此。夜短。玉蘭道。娘娘嫌夜短。小婢却嫌夜長。劉氏在被伸手推王文道。叔叔起來罷。王文連打幾個呵欠。劉氏道。起來呀。王文道。我有些腰酸腿軟。有勞扶一扶。劉氏就一同下起。披衣下床。四個了頭連忙送面水。送參湯。王文道。阿嫂。我看你有不少妙處。劉氏道。有何妙處。王文道。阿嫂昨夜殘粧未理。今早尙存新睡之態。面白不須塗粉。唇紅何必塗脂。天然柳眉。活潑秋波。小口櫻桃。嫩膚肥嫩。就是酒醉楊妃一般。身上穿的衣裳。越發好看了。內襯魚白羅單衫。外罩淺綠色夾襖。玉蘭上圍着麝香珠。劉氏道。沒有呀。王文道。啫啫。蜜鬚色頭。還拖在衣袖裏。劉氏道。要麼。王文道。我是不要。還有那碧桃色的子褲。輕紗的。

裙子。好不過底下的那雙小小金蓮。劉氏道。不要如此。王文道。說說何妨。諾。好如水面紅菱。阿嫂。學生本是書香之子。如今做了賣菱哥兒了。劉氏道。怎叫賣菱哥兒。王文道。阿嫂那雙金蓮搭在學生身上。劉氏道。呀。啐。虧你說出來。那時劉氏正在臨花梳髮。王文道。阿嫂的嬌容映入鏡中。好似冰壺中的海棠花。劉氏道。誰要你來評論。王文道。就將金扇在劉氏肩上一拍。道。阿嫂。你好似一隻大肥羊。劉氏道。何故將人比畜。王文道。肥肥白白。真像肥羊。玉蘭道。那塊肥羊肉。被犬賞去了。王文道。玉蘭。你的話。說得真厲害。玉蘭在劉氏頭上拔落珠花一朵。王文道。從地下起拾。藏在衣袖。劉氏道。叔叔。這殘花要他何用。王文道。阿嫂。我若棄了殘花。便是薄情郎了。劉氏道。承你一片情話。只怕心中未必如此。王文道。只要你不負我。自然同到白頭。劉氏道。我不負你的。只怕你來負我。王文道。我若負你。綁赴法場。結果。劉氏道。呀。我與你取笑。怎麼說出這話。王文道。不打緊的。就一刀兩段。何妨。少停。劉氏道。畢。和王文並坐。湘妃榻上談笑作樂。那王氏二娘。因是端陽節日。做了毒五靈符。送與劉氏插帶。走到東樓底下。不見一人。就此上樓來。步進外房。忽聞嬉笑之聲。夾有男子的話。連忙回身下樓。巧遇春蘭。就搖搖手。春蘭叫道。二娘娘在此。快些下樓來。劉氏正與王文談話。娘娘下樓。說道。原來二娘在此。何不上樓坐坐。二娘道。多謝大娘。不上樓了。劉氏道。何不領孩兒過來。二娘道。孩兒睡着了。故未領來問安。劉氏道。二娘包內。又是什麼東西。二娘道。這是

年常規矩。做的幾朵花。送與大娘。劉氏道。又要二來費心。就接來打開一看。果然五色鮮明。煞是好看。就喚夏蘭道。你去裝盆水果。拿一疋細綫紗下來。夏蘭奉命樓登取了下來。劉氏道。這些水果。給與龍虎孩兒吃。這匹紗送與二娘做件衣裳。二娘謝道。就告辭回房。劉氏回到樓上。王文道。二娘去了。可有什麼話兒。劉氏道。沒有。王文道。既沒有話。想是不知學生在此。春蘭道。只怕未必。方才我上樓。他下棧。見他神色不好。將手亂搖。所以叫娘娘下樓。王文道。如此說來。是知道的。日後南樓兄回來。必要提起。如此。就大禍臨頭了。阿嫂與四位阿姊。死在刀頭上。劉氏道。叔叔可有法子。話言未了。只見夏蘭奔上樓來道。娘娘。二娘問樓上男客是誰。劉氏道。你怎樣回他的話。夏蘭道。我說是娘娘的表弟。劉氏道。不好了。二娘知我沒有表弟。王文道。那末愈加不好了。學生要告辭了。劉氏廳道。心胆俱碎。扯住王文道。叔叔慢去。事到其間。總要想個法子。王文道。有什麼法子。都是阿姊們大意。爲何不把門來關好。玉蘭道。王相公。一不做。二不休。不如買些砒霜。藥死二娘道。滅了口。王相公以爲何如。王文道。除了此法。沒有別法。阿嫂以爲何如。劉氏道。好雖好。如你下得這般毒手。王文道。阿嫂。俗語說。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劉氏道。也罷。不是我心太狠。只是事到其間。不何不然。玉蘭道。王相公家中可有砒霜。王文道。阿姊。用砒霜要七要流。倒不如用鶴頂紅好。這鶴頂紅比砒霜還厲害。吃下去就死。玉蘭道。快去取來。放在饅頭裏。到明日只說補賞端。

陽請二娘娘來吃。王文道。阿嫂。還有句要緊話要記好。有藥的饅頭認清倘。若自己要吃了。也要死的。劉氏道。這是不消說得。王文道。那麼學生要去拿那鶴頂紅了。就同了玉蘭進了花園。從花梯上扒過牆去。移時。王文拿了鶴頂紅交與玉蘭回到樓上去了。次日玉蘭就同春蘭夏蘭去做饅頭。不料刁南樓帶了刁平。從揚州遊倦歸來。這天船抵襄陽。先令刁平回家報知。南樓自己看了一回龍船。只見王六上船道。大爺在上。老奴叩頭請安。南樓道。家中大娘二娘與官官可好。王六道。都平安。南樓道。你將船上行李。照單發上。王六道。老奴理會得。南樓道。船上岸。步至家中。牆門口小使們膝行跪接。行過花廳。大娘劉氏。二娘王氏。一同出接道。大爺回來了。南樓兩手握了姣妻美妾。進入花廳坐下。南樓道。大娘二娘。別來好的。劉氏與王氏道。託庇平安。大爺在路辛苦。想亦健康。南樓道。這幾天在了船。有些頭昏。正說之間。王六進來。稟報船上行李。已照單發上了。南樓道。我在揚州又結拜一個兄弟。姓毛。名龍。琢州房山縣人。本欲同往京中。求取功名。爲因家務未曾交代。并牽掛大娘二娘及龍虎官官。王六道。大爺正談如此。老奴告退了。南樓道。龍虎孩兒。爲何不在眼前。王氏道。孩兒現正酣睡。少刻醒來。待賤妾去抱來相見。南樓道。如此待我先到二娘房中看看孩兒。劉氏嚇得面如土色。恐怕二娘將昨日之事說破。如何是好。便道。大爺。孩兒既然酣睡。請先到奴房。容奴洗盞接風。南樓道。二娘且回房去。孩兒睡醒。即便抱來。待我父子見見面。

二娘站起了。妾身告退。南樓與劉氏同到樓上房中坐了。南樓道。大娘。別來琴興如何。劉氏道。自大爺揚州去後。朝思夕想。有何心去緒去彈。南樓道。足感盛情。玉蘭道。大爺去後。大娘思念成了一病。南樓道。可曾延醫診治。玉蘭道。怎麼不看。吃了幾帖藥。至今還未復元。南樓道。請誰看的。玉蘭道。就是王。南樓道。王什麼。玉蘭道。就是隔壁的王相公。是大爺的好朋友。南樓道。那個去請的。玉蘭道。是王伯伯去請的。南樓怒道。老狗才。未動身的時候。怎樣吩咐他的。教與這狗才斷絕往來。怎麼反去請他。少停下去問他。又問。是上樓診脈。還是下樓診脈。玉蘭道。是下樓診脈的。南樓道。他可有什麼花言語巧。唐突娘娘麼。玉蘭道。一句也沒有。王相公到是正經人。診脈的時候。眼看着鼻。看完了就出去的。南樓哼聲不止道。諒他也不。敢。劉氏道。玉蘭。擺酒上來。玉蘭應聲走到外房。春蘭見了道。你姊。說什麼道。王相公白相公。大爺少停間。起王六來。是否下樓診脈。看你如何。玉蘭道。你且不要埋怨。端陽佳上來。人就三將酒餚陸續送進內房。南樓道。這個酒餚。爲何辦得如此迅速。玉蘭道。口道。昨天因爲娘娘吃素。今日補賞端陽。南樓道。原來如此。南樓正與劉氏談那揚州勝景。幪攔風月。忽爾回頭看見玉蘭身段。說道。呀。奇了。大娘。你看玉蘭的容貌。比前姣豔。腰肢也胖了。走路也與從前不同。劉氏恐怕南樓看出破綻。便命玉蘭煖酒。玉蘭下樓。走到廚房。向春蘭道。妹妹。事情尷尬了。我起初說了王相公。就要將王六處治。現在又說我面孔腰肢走路都

變了。停歇問起總管。倘然說破上樓診脈。大爺愈加疑心。所以我想藥死二娘。不如藥死大爺。春蘭道。這
個使不得。大爺是頂天立地的人。比不得二娘。玉蘭道。不妨的。我同你上去。好在大爺背朝房門坐。我立
在房門口。你立在我背後。對我娘娘做手勢。娘娘點頭。就拿上去。娘娘若搖頭。就拿下來。春蘭道。也罷。
玉蘭道。快把饅頭裝起來。春蘭就把饅頭裝好。玉蘭連忙在荷包內取出鶴頂紅來。塞在頂頂上頭一個
饅頭裏。雙手捧了盆子。與春蘭一同上樓。立在房門口。對那劉氏。好像獻寶一般。劉氏抬頭看見。一時慌
了。把頭沉下去。玉蘭誤認劉氏已允。當將饅頭送進上去。放在桌上。大爺有熱饅頭在此。可要吃幾個。
南樓道。好極。劉氏着了急。忙道。吃不得的。那知南樓伸手過去。正擎着頂上的饅頭。望嘴裏一塞。又要去
擎。第二個饅頭。劉氏道。大爺不要吃的好。南樓道。說那里話來。些些小恙。何足懼哉。况我生平最喜歡吃
饅頭。這一盆饅頭。恐怕不夠我吃了。劉氏再請用酒。南樓回說不要了。待我到二娘娘中去。看了龍虎孩
兒。再來道話。劉氏道。如此。大爺去了。就來。玉蘭心想待他去了。死在二娘房中。娘娘好推一個乾淨。拿二
娘來償命。豈不兩便。便道。大爺去看官官。官官近來正乖得很。時常望大爺回來。南樓站起身來。走了兩
步。便覺腹中座痛。劉氏道。只怕路上受寒。所以如此。麵食是吃不得的。南樓未及回言。一交跌倒。玉蘭道。
妹妹們大家來呀。早被玉蘭坐了住脚。春蘭抱住了頭。夏蘭拿住了手。南樓叫道。阿姊。你們這班賤人。非

但不來挽挾。反將我手脚坐住。我明白了。二娘。我兒快來。玉蘭道。快拿衣角塞他的嘴。春蘭應道。塞住了。劉氏急得汗如雨。下罵道。賤人你們幹這潑天大事。怎麼處呢。玉蘭道。娘娘。事已成事。木已成舟。你就怨死我也推不乾娘。春蘭道。大爺不動了。劉氏道。這便怎麼處呢。玉蘭道。容易的。扛到床上去。當將屍體扛到了上。脫去衣服。用被蓋好。嘴邊的血。淨掣汗衫去揩乾。汗衫收藏過了。春蘭去報知總管王六。玉蘭去報與二娘知娘。不一時。二娘王氏。青蓮抱了龍虎官。總管王六。先後到劉氏道中。見南樓死在床上。放聲大哭。劉氏也假裝啼哭。闔家上下。只知道患暴病身亡。惟二娘心裏明白。大爺之死。定有蹊蹺。從此劉氏主婢。蓋無忌憚。有一天。劉氏在房進悔前情。玉蘭進房見了道。娘娘為何流淚。劉氏道。我想大爺。怎不苦也。玉蘭道。怪是怪你不得。如今苦也沒用。劉氏道。你才從那裏來。玉蘭道。花園中來。劉氏道。曾見王相公。玉蘭道。見的。劉氏道。既然見了。何不請他過來。玉蘭道。王相公說得好笑。他說一則天氣炎熱。這件事不好請教。二則徐氏娘娘有病。所以不來。劉氏道。你妻子有病。應談陪伴。獨不思獨中寂寞。我的情不及你妻子的恩麼。我爲了你。忍將結娘之情。割斷。早知你如此無情。當初就不和你私通。到如今船到江心。不及補漏了。玉蘭道。娘娘。怨也不要怨他。據我的意思。還是寫封信去請他。只說冤家呀。我爲了你天大的事情做了。倘你不來。我恐終身如何。這樣寫法。看他有何答回。劉氏道。到也有理。就去寫了。

一篇封在信內。交與玉蘭將往花園。玉蘭悄悄進園。正與王文牆頭相見。王文道。玉蘭阿姊。做什麼。玉蘭道。猜猜看。王文道。請我去。玉蘭道。猜不着。王文道。那麼做甚。玉蘭道。有件東西給你。王文道。什麼東西。玉蘭道。走過來給你。王文就扒過牆來。在玉蘭身上一摸道。到底什麼東西。玉蘭道。跟我來。王文一直跟到牡丹亭畔小書房內。玉蘭將窗關好。說道。你真沒良心。我家娘娘爲你日夜思念。你去也不去。昨天和淚寫了一封情書。此刻命我送來。就解開手帕。將書付與王文。王文接來一看道。玉蘭阿道。我並不是負你家娘娘。因爲妻子有病。被岳父早夜纏住。所以不得過來。待我妻子病稍好些。就要過來陪伴娘娘。玉蘭道。王相公。你還要說待不待。我家娘娘。真是一日三秋。就是我玉蘭。也是夜長難熬。王文道。玉蘭寂寞。是容易討好的。我們到榻上去談一回兒。玉蘭就去把門門好。就此與雲佈雨。正在情脈脈。意綿綿。相抱相偎的時候。外邊有人叫起開門來。嚇得一對野鴛鴦戰戰兢兢。王文道。那麼如何。玉蘭道。讓我穿了小衣。送你過牆去。王文一時心慌。就將這情書失落。上梯過牆。阿蘭順手折了一枝花。開出園門來。便道。王伯伯。我道是誰。原來是你。王六道。你在園中作何勾當。玉蘭道。採枝花兒。王六道。爲何關了園門。玉蘭道。關無妨。說罷匆匆的去了。王六走進花園。在牡丹亭小書房內。拾到一封書信。只見上面寫道。

一日六時。寸腸九轉。花前側耳。不聞犬吠東籬。日下凝眸。但見星橫北斗。負心薄倖。一至於斯。妾將

結髮之情割斷。花燭之愛剖分。雖陋質鴉容。不堪箕帚。而毒肺鶴頂。惟冀歡娛。昔紅拂女私投李靖。卓文君夜奔相如。妾猶是耳。君請諒之。倘藕斷絲連。恩猶未絕。當迎風啓戶。專候玉人。字奉廷貴情郎文案。薄命妾劉素娥檢狂。

王六閱畢。捶胸頓足道。大爺死得好苦呀。一個堂堂通政千金。竟幹那無恥之事。謀害丈夫。待我與二娘說了。便把此書爲憑。告他一狀便了。王六持了情書。一口氣走到二娘娘廳。叫青蓮請二娘王氏下樓。王氏道。二主母。大爺不是病死的。老奴却有個鐵證在此。二娘房住了。有何鐵證。王六道。諾。這封情書。就是大爺屈死的鐵證。二主母請看。二娘接來一看。嚇出一身冷汗。便道。王六。此書因何到得你手。王六就將園中情形告知。二娘道。王六。我原想大爺死得離奇。如今方知通奸謀夫。王六道。二主母。老奴就將此書去訪個認師。做張狀紙。二主母爲原告。老奴做個抱呈。告他一狀。與先主人報仇。出我心頭之氣。二娘道。王六。難得難得。你能代主伸冤。我豈不能爲夫報仇。是。劉氏父兄勢大。上下衙門。不是故舊。便是門生。倘被暗通關節。反受其害。還須三思。不可造次。王六道。此狀不告。大冤永不超。二娘道。王六。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記得去年大爺說起襄陽縣貪枉臟法。往往草管人命。一朝舉發。倘劉氏暗通綫索。真是螳臂當車。自不量力。你將此書藏好。慢慢商量伸冤罷。二娘就此含悲上樓。王六無可如何。仍將情書

藏在懷中。到刁南樓靈柩前哭了一場。回到自己家中。教老妻王媽。將情書交彼收藏。並把二娘的話告知。王媽道。二娘之話。一些不錯。暫且忍耐。待青官到來。好與二娘出首控告。那時冤仇便可昭雪了。且說劉氏自與王文私通。害了刁南樓之後。光陰如箭。已將一年。王文不分晝夜。盤踞劉氏道幃。劉氏道則參湯。夜則茶點。與他同衾合枕。幹那風流事情。幾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但王文精力有限。加上春夏玉蘭輪流夜戰。精疲神枯。骨瘦如柴。不時吐血來。偶爾回去。一天不來。劉氏便要請。有一天。春蘭去請了王文過來。一同上樓。登梯之際。春蘭在前。王文便把紈扇挑開春蘭裙子。吓。啊。有趣。兩種新鮮菓子。春蘭道。王相公。你說什麼菓子。王文指着小腿道。白嫩光潔如塘藕。娘娘小脚如紅菱。笑語未已。已到樓上。劉氏假裝不見。王文挨近身來。手拍香肩。劉氏道。啐。惹厭的很。王文道。阿嫂既然惹厭。我就走回家去。就向外走出。劉氏慌忙叫春蘭去追他回來。春蘭道。噯。娘娘。我好比三顧草廬請孔明。却被你吹散八千兵。若叫了頭再去請。恐怕王文冷面迎。娘娘若然定要請。我想還是差別人。劉氏道。春蘭。你是我的心腹人。快去請。倘然他過了牆。不能夠再來的。春蘭答應一聲。慢慢出房。喚道。王相公回來。王文跨下扶梯笑道。你去對娘娘說。我出了這兩扇屏門。死也不進來的。春蘭道。王相公真的不回來麼。王文道。永遠不回来了。劉氏聽了這話。急忙趕出房來道。叔叔何故如此認真。王文道。阿嫂。要真就真。要假就假。劉氏道。既是

假的。快進房來。王文道。我不進來。你便怎樣。春蘭上前。一把耳朵。將他拉進房來。放了手。說道。王相公。今日還是從寬發落。劉氏道。昨天晚上。一別。直到此刻。請了才來。王文道。阿嫂。只爲昨天岳父來家。辦酒祝壽。我在吃酒的時候。看那日影橫斜。心中快活極了。那知落下雨來。所以失約與阿嫂床會。劉氏道。這也怪你不得。想來昨夜不在書房中睡的。王文道。因爲岳父宿在書房。只好與房下同睡。不過同床各被的。說說笑笑。夏蘭搬上酒菜。直飲到月上柳梢。劉氏便拉了王文進入內房。解帶寬衣。叔叔阿嫂。無限恩情。都在青紗帳裏。且說毛龍自刁南樓。唐雲卿在揚州別後。却在今春殿試。中了一甲一名狀元。欽差湖廣襄陽等處代天巡守。欽賜金印一顆。上方寶劍一口。不論王親國戚。軍民人等。犯者先斬後奏。毛龍謝過聖恩。拜辭父母。別了同僚。一路出京。好不威嚴。到了襄陽地界。離城約有二十餘里。吩咐官船停泊。一應旗號金牌。盡行卸下。毋許驚擾地方。自己喬裝改扮。駕一小舟。來到襄陽碼頭。上了岸。走近城門。只見有張告示懸掛。寫道。

襄陽府理刑廳童。爲出示嚴禁。以靖地方事。照得襄郡各縣。民風刁滑。訟師惡棍。徧地皆是。愆民稍有口角。便卽唆弄。使兩造相爭。風波頓起。捏造呈詞。於中取利。遂致累及小民。破家蕩產。殊深可惡。除本廳嚴密訪拿外。再行示諭。爲此仰合郡諸色人等。知悉。爾等各宜洗心滌慮。改惡爲善。安分守

已如再迷而不返。仍蹈前轍。一經察出。立拿重處。決不寬貸。本廳言出法隨。切切凜遵。特示。

毛龍看畢。想道。我未京時。已知童文正爲官清正。看此曉諭。果然名不虛傳。進了城門。只見那邊有座茶坊。想道。不知大哥住在何處。待我去買杯茶吃。借問一聲便了。就走進茶坊坐下。堂倌泡上一碗茶來。毛龍便問道。我要問你這里有個刁南樓。住在那里。堂倌道。相公問他則甚。毛龍道。要去訪他。堂倌笑道。你要訪刁南樓。除非身赴陰曹。毛龍道。呀。如此說來。敢是亡過了麼。堂倌道。正是。毛龍大吃一驚。手中茶杯因此跌得粉碎。堂倌道。呵。完了。堂倌重拿茶杯來了。相公爲何吃驚。毛龍道。有所不知。我還要問你。刁南樓得何病症身亡。堂倌道。刁南樓的病說不出的。毛龍道。爲何呢。堂倌道。讀書人打話。中媾之言。不可道也。毛龍暗暗疑惑。便道。這裏無人。不妨與我說知道。堂倌道。要我對你說。但不可爲人之惡。毛龍道。這個自然。堂倌便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毛龍忖道。當日們我三人結義。誓同患難。今三弟不知下落。大哥竟遭奸夫淫婦之毒手。悽慘之極。隨卽付了茶錢。一路走來。紫石街學士街刁府門牆。果見孝廉高釘。乃卽備下弔禮。寫了帖子。改名龍天海。央店中小喜送去。刁福接着。進內稟與總管王六知道。王六看了名帖。便命開正門迎接道。老奴迎接龍相公。毛龍道。老人家起來引導。王六領毛龍至茶廳坐下。毛龍道。老人道。我與你家大爺。前在揚州敍首。曾有八拜之交。今日到此相訪。那知去世已久。故而聊備冥禮。靈

前一拜。以表心意。王六道。謹謝相公。先主人閉靈已久。決不敢當。毛龍道。老人家。何用客套。小生千里而來。惟有一拜。王六道。如此。相公請寬坐。待老奴去報與大娘娘。二娘娘知道。王六吩咐小使們靈前打掃。自己來到儀門。把雲板敲動。此刻劉氏與王文正在房中談笑。忽聞雲板聲響。劉氏道。夏蘭。你去看來。夏蘭下得樓來。轉過庭心道。是那個。王六道。可是夏蘭阿姐。夏蘭道。正是。王伯伯有何事情。王六道。有位龍相公到此弔奠。請大娘娘出堂。夏蘭道。娘娘沒有工夫。待我上樓稟報。王六嘆了一口氣。就去通報二娘。夏蘭上樓道。娘娘。王六說。有個龍相公到此弔奠。請娘娘出堂。劉氏道。閉靈已久。還要弔什麼孝。夏蘭去對王六說。回了他罷。王文道。別件事情好回。惟有弔孝不好回的。況且來弔孝的。不是至親。定是好友。阿嫂。還是要出堂舉哀的。劉氏道。如此。叔叔寬坐片刻。奴家去就來。王文道。且住。滿身豔服。難免旁人論列。劉氏就單一的件素服。帶了四蘭出去。開出儀門。把門反鎖。那王六進來。問道。那裏來的龍相公。王六道。是涿州龍相公。與我家大爺有八拜之交。所以不遠千里。來此弔奠。劉氏道。可曾報與二娘知道。王六道。二娘已在孝幃中了。劉氏走到孝幃中。只見二娘兩眶珠淚。手把龍虎孩兒。便道。二娘已在此了。二娘道。正是。大娘萬福。劉氏道。如此。夏蘭吩咐龍相公進弔便了。王六便命拿進弔禮。封了奠力。先打發小阿喜去了。王六來到茶廳。請毛龍進了孝堂。只聽得啼哭之聲。靈旁跪着龍道。毛龍悲從中來。雙膝跪在靈前。王

六道。龍相公請起。先主人決不敢當。毛龍道。老人家。我與你先主人情同骨肉。如何不拜。言罷。提壺斟酒。哭道。大哥。你爲人英雄慷慨。今日靈前。影響全無。記得送別。身體壯健。何至即日歸天。莫非暗服庸醫之藥。使你含冤九泉。不得伸雪。劉氏聽了。心頭小鹿亂撞。毛龍虎畢。二娘抱了龍虎歸房。霎時間一陣陰風。捲入孝幃。靈牌跌倒。紙頭風灰。這是刁南樓陰魂不滅。未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十六回 伸冤理枉執法無私 臨刑唱曲才女出醜

話說刁南樓屈死於奸夫淫婦之手。冤魂不爽。乘毛巡按私行弔奠之際。大顯神通。刁劉氏因此嚇得魂不附體。羅裙捲去。露出紅褲。春蘭手快。扯住裙角。急忙避入後堂。王六窺見其情。不敢說破。王六道。龍相公外廳請坐。毛龍至茶廳坐下道。老人家。我有話問你。王六道。龍相公尊諭。老奴洗耳恭聽。毛龍道。你主人得何病症身故。你與我知道。王六道。先主人在去五月初六揚州回來。忽稱腹痛。立刻氣絕。毛龍道。臨死之時。你可曾目睹。王六道。怎麼未曾見過。並無他故。毛龍道。老人家。你言語不明。我早已知道了。孤孀終身之孝。爲何穿着紅褲。王六聽到這句。大驚失色。說道。龍相公那有此事。大娘是渾身孝服。敢是相公看錯。毛龍道。老頭兒。我與你至誠老實。那知你不忠不義。言語之間。藏頭露尾。你今從實說來。我或可幫

你伸冤報仇。王六心想說話有些來因。何妨從頭至尾說與他聽。便道。龍相公請息怒。老奴恐因投鼠忌器。並非掩耳盜鈴。况這裏耳目衆多。不是說話之所。相公欲知詳細。請到老奴家裏去談。毛龍道。倒也使得。你家在那裏。王六道。就在牆東。毛龍道。如此就去。兩個人便一同走出。約有一箭之路。便是王六家中。王六推進門來道。相公裏面請坐。毛龍走入坐下。王六道。相公在上。待老奴下個全禮。毛龍道。老人家快起來。也坐下。王六道。老奴怎敢。阿二送茶來。進去對媽媽說知。有位龍相公在此。端正便點。毛龍道。何須老人家費心。且得你家大爺死的情形。仔細看來。王六道。龍相公。老奴說雖說。但此事非同小可。相公須要謹慎些。毛龍道。這個自然。王六就將劉氏與玉蘭春蘭夏蘭薰蘭四名了頭私通王文。二娘送符撞見。及刁南樓揚州回來。服毒身死。細細說明。毛龍道。老人家。你主人如此英雄。一旦死於奸夫淫婦之手。目今小主年輕。二娘女流。你做了總管。怎麼不去代主伸冤。王六道。一則劉氏父兄。勢惡滔天。二則老奴是下等之人。所以隱藏心中。待小主成人。與父報仇。毛龍道。老人家差矣。襁褓孤兒。一時怎得長大成人。趁此奸夫淫婦來往之際。不報大仇。更待何時。王六道。老奴所慮者。劉氏父兄官高爵顯。難以下手。毛龍道。老人家。豈不聞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你若怕着劉氏父兄勢大。主人冤沉海底。還須挺身而出。代主人伸冤。王六道。老奴受先主人厚恩。雖粉骨碎身。爲先主人報仇。亦所甘心。但恐畫虎不成。反類其犬。因此假

作癡呆。隱忍含冤。毛龍道。如此說來。你必要小主成人。方去伸冤理枉。我想你主人待你不薄。不該袖手旁觀。若待小主成人。恐怕奸夫淫婦相繼世去。你想伸冤理枉。也來不及了。王六道。龍相公。老奴死不足惜。只怕報仇不成。二娘道主。日後也遭惡婦毒害。毛龍道。不妨。你肯代主伸冤。我當助你一臂之力。王六道。若得龍相公相助。老奴唯命是從。毛龍道。但劉氏謀夫。誰爲見證。王六道。有。劉氏有情書一封。當時劉氏着玉蘭送與王文。落在園中牡丹亭上。被老奴拾得。至今仍在。可爲憑據否。毛龍就命取來一看了。只此一紙情出。可雪奇冤萬丈矣。王六道。但不知龍相公計將安出。毛龍道。今聞新按台將至。何不準備狀詞。至期往告。王六道。但不知新按台清正與否。毛龍道。新按台是小生的表弟。鉄面無情。不須憂慮。只消我去打通關節。管教大仇立報。王六道。只是乏人寫狀。敢煩相公修下一詞。老奴至期往告。毛龍道。老人家。你今敢告了麼。王六道。老奴敢告。便去取了筆硯過來。在旁磨墨。毛龍道。依法應該二娘出面。你做抱呈。你意如何。王六道。但是二娘瑣瑣裙釵。怎好拋頭露面。毛龍道。不妨。你雖抱呈。原可替代出面呈告。王六應聲道。是。毛龍道。二娘誰氏。多少年紀。王六道。王氏。二十一歲。毛龍道。你幾歲。王六道。六十三歲。毛龍道。過了花甲。難做抱告。改爲五十六歲吧。王六道。不妨事嗎。毛龍道。不妨。就提起筆來。一揮而就。王六道。請相公念與老奴聽聽。毛龍念道。

其狀未亡人刁王氏年二十一歲。抱呈家人王六年五十八歲。襄陽府襄陽縣人氏。爲弑主謀夫。滅倫傷化事。故主刁南樓。職係司馬。王氏側室。生子四歲。正室劉氏。並無所出。去年三月。主往揚州貿易。至五月歸家。劉氏設席私房。與先主洗塵。日沉時分。遣婢夏蘭。忽報主人暴病身亡。如驚雷霹。隨即往視。腹高睛突。氣冷如冰。知非正病而亡。稍停片刻。劉氏即命衣衾蒙蓋。連夜入棺。舉家內外。莫敢聲張。至六月初旬。神奪其魂。天敗其奸。王六在園中牡丹。亮拾得情書一緘。呈氏細閱。的係劉氏親筆。情現於辭。愈知故夫被謀是實。氏於此時。原擬赴湯蹈火。粉骨碎身。以期狀告伸冤。奈以劉氏一門富貴。下屬官吏。非其故舊。即是同年。氏思強弱難敵。所以含忍至今。今幸憲天。按臨襄陽。正淫婦奸夫授首之日。先主沉冤發洩之時。故敢昌犯上控。伏乞大老爺准賜親提嚴究。正法鋤奸。如虛半字。甘願反坐。哀哀上告。

王六聽畢道。龍相公果然寫得好。言言是實。句句是真。毛龍道。這紙狀紙。關係很大。不可洩漏出去。按台明後日就要到的。王六道。多謝相公。毛龍道。你家有個刁平。那裏去了。王六道。大爺去世。娘娘將他打發出去。毛龍道。老人家。小生告辭了。王六送毛龍去後。即至刁府二娘房廳。叫道。青蓮姐。那裏去。青蓮道。奉二娘之命。正來喚你。王六道。如此。你去說我來了。青蓮上樓。少停。二娘下樓。王六道。二主母呼喚老奴。有

何吩咐。二娘道：龍相公怎麼了？王六道：龍相公用了便點，已去多時了。二娘道：他到你家，可有什麼話兒？王六道：老奴正來稟告。這位龍相公與大爺情如賊肉，不遠里千而來，他在途中已悉大爺之變，向我再三盤問，再瞞不過，只好和盤託出。他說有位欽差，即日按臨襄陽，鐵面無私，又是他的表弟，所以寫了一紙狀詞，叮囑老奴放胆去告。二娘道：狀紙取來我看。王六就將狀紙呈閱。二娘看了一遍道：王六，難得你一片忠心，小主將來也不忘恩的，說到傷心之處，止不住眼淚汪汪。王六道：這是老奴分內之事。二娘道：王六，你作事雖然老練，但此事須要加倍小心。王六道：是不消二娘掛念，請上樓罷。二娘將狀紙交與王六。王六告退向外走去。且說毛龍回到官舫，次晨扯起旗號，直抵碼頭。那些文武官員早已在碼頭伺候，只見中軍官走出來道：大人有令，文武官員回衙理事。單傳襄陽縣進見，交與密機一件，着令捉拿王文，勿使走漏。襄陽縣辭歸內衙，遵令密拿王文到案。不一時將王文拘獲，暫禁班房不題。却說毛按院隨即起馬，各執事人等依次而行，進城門，經過紫石街，刁府牆門，忽聞一人高聲喊道：青天大老爺伸冤，左右大驚，惟恐欽差惱怒。毛龍道：帶上來。左右將王六拖到轎前。王六不敢抬頭。毛龍喝道：你這大胆的老爺才，本院放告，自有日期，投文自有衙署，甚麼冤仇，攔街叫喊？王六道：大老爺海底沉冤得雪，小人就死而無怨。毛龍道：取狀紙來。旗牌官就將王六狀紙呈上。毛龍雖是自己所寫，照例看了一遍，喝道：王六，你主

人既被奸謀而死。當時爲何不向府縣伸告。推至今日。方來喊冤。一派胡言。敢來唐突本院。左右。着他下去。王六道。青天大老爺聽稟。毛龍道。講上來。王六道。念小人微賤。恐怕反遭倒懸。所以推到今日。在青天之前伸告。毛龍喝道。好個不怕死的狗才。左右。取上方劍伺候。王六道。青天大老爺。實因劉家勢大。未見青天。難以控告。今幸青天蒞任。方敢伸告。小人若有半句虛言。願死劍下。毛龍道。你愿死麼。抬起頭來。王六抬頭一看。心中一凜。方知就是寫狀的龍相公。毛龍吩咐帶回轅門伺候。毛龍進衙。左右排上香案。毛龍面北謝恩。然後升堂。文武官員參見已畢。襄陽縣呈報已將要犯王文拘案。毛龍吩咐各回衙署。單傳理刑廳童文正進見。毛龍道。貴廳請坐。本院未出京時。已聞貴廳廉潔。童文正道。卑職不敢。碌碌庸材。怎當大人過譽。毛龍道。不必太謙。本院案下現有通奸謀命一案。煩貴廳即將原呈王六奸禁。少刻卽有密札前來。將被犯一并拘齊下獄。待本院擇日下牌親審。童文正應聲是。隨卽告辭回衙。且說劉氏在房等候。王文不來。叫春蘭到花園迎候。從隔牆傳出消息。方知王六告狀。王文早被拘去。劉氏急得花容失色。大罵王六。春蘭道。事不宜遲。快到南關去見太老爺。夏蘭道。倘然太老爺不肯出頭。那麼如何。春蘭道。不妨的。只要娘娘開了口。我們接上去說。夏蘭道。倘然按台不受人情。那就壞了。玉蘭道。太老爺勢大如天。那怕按台不然。帶幾萬銀子去。財勢並用。所謂天大的官司。只要地大的銀子去佈置。惟劉氏在旁長嘆。

一聲春蘭道。娘娘。不要嘆氣。打點今日去罷。明日去。劉氏道。時候尙早。就此去罷。春蘭道。我去叫轎子。春蘭出去後。這裏玉蘭夏蘭蕙蘭伏侍劉氏洗去臉上粉脂。除下釵環。換上一身素服。春蘭上樓道。轎夫齊了。劉氏道。就此去罷。春蘭扶了劉氏下樓。玉蘭反鎖了儀門。夏蘭道。鑰匙呢。玉蘭道。忘在房中了。夏蘭道。如今沒了歸路了。劉氏吩咐打轎。春蘭道。我們避過靈前。從東川堂走出。劉氏點首。劉氏帶了四蘭。方出東川堂喚道。轎子打進來。劉氏坐在轎中。將簾垂下。四蘭跟在後面。一徑抬出廳堂。那知才到牆門。拍刺刺轎槓斷了。幾乎將劉氏跌出轎來。正在擾攘之際。理刑廳帶領差役到了。童文正上前問個明白。按名拿下。莫被走脫。左右隨即上前將四名了頭先行拿下。左右便問轎內何人。家人道。是大主母劉氏。這四個可是春蘭夏蘭玉蘭蕙蘭。家人道。是。童文正吩咐把四個丫頭鎖了。劉氏大娘用轎抬去。劉氏在轎問理由。左右道。我家老爺奉毛按院之命。前來請你。娘娘請寬心前去。見了毛按院自然明白。此時不容轎心子做主。只由抬轎人如飛的抬到理刑廳衙門內去。童文正立刻升堂。吩咐將主婢五人分五處收禁。然後上院回覆毛按台。過了幾天。毛龍因恐劉仁傑庇護刁劉氏。所以縉紳之家。一概不去拜謁。這日正擬吊取該案犯人。正要升堂審問。忽然聖旨到來。欽召毛龍進京。征討高麗。毛龍謝恩已畢。送欽差啓行後。想道。我正欲與大哥起雪冤仇。此去一時不能成來。哀陽城中官員。都是貪賊枉法之流。惟童文

正乃是兩榜出身。曾爲御史。因直諫獲罪。貶爲本府刑廳。此人冰心鉄面。正直無私。此事付託與他。決不顛倒是非。便命中軍傳理刑廳童文正進見。在內花廳相見。敘禮坐下。童文正道。恭喜大人。毛龍道。謝貴廳。只因高麗不服王化。朝庭命下官往剿。卽日起程。爲此請貴廳到來。因爲弑主謀夫一案。被犯刁劉氏等已經拘齊。下官因王命在身。不得親自提審。相煩貴廳奉公按法。吐萬丈之光。察秋毫之末。使賢奸立見。玉石攸分。非但冤魂感戴。卽下官亦叨惠匪淺。童文正道。大人專委。卑職怎敢徇私。以負憲委。理當遵諭辦理。毛龍命將案卷取來。交童文正收領。童文正隨卽告辭而出。毛龍卽往教場挑選人馬。放炮啓行。一路刀槍耀日。直向高麗大道而行。當日童文正回到衙門。不多時。卽有劉仁傑說情書信送來。童文正置之不答。次日傳齊人犯。升坐大堂。吩咐帶上王六。王六上堂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小人王六叩頭。童文正道。王六。本廳奉巡按大人之命。今日將你原被人等到法堂公審。你家主母劉氏。私通王文。有何憑據。怎樣把你主人謀害。從實講來。若是虛言誣告。其罪不小。王六道。小人的先主人去年三月赴揚。主母呼婢遊園。鄰棍王文頓起淫心。四婢從中勾引。自此來往不絕。露水聯歡。五月初六。主人回家。主母房中設宴。主婢下毒。可憐先主人慘遭非命。童文正道。既是你主人被謀身死。當時何不鳴官告發。直至巡憲按臨。行始攔冤與賊。王六道。當時因劉家財勢浩大。雖有其事。並無可疑形跡。匪至重陽以後。小人在園中

牡丹亭中拾得情書一封。呈與二主母。現已粘貼狀詞中。伏虎威大振。嚴刑訊究。童文正道退下。喚刁王氏上。二娘走上跪下道。大老爺在上。冤婦刁王氏叩頭。文正道。刁王氏。你前日具狀。命僕王六控告。正室劉氏私通鄰棍王文。毒害親夫。有何證據。從實供來。二娘口供。與王六相同。文正吩咐退下。喚劉氏上。劉氏上前叩見。文正道。劉小姐。若是令尊分上。不敢有屈。怎奈原告王氏。抱呈王六。在巡憲台下。告你通奸鄰棍。毒害親夫。茲因按院大人奉旨。劄審。發與本廳公審。豈敢徇私。從實供招。免受刑法。劉氏道。大人聽稟。未亡人出自名門。幼承庭訓。于歸刁氏。夫婦相敬如賓。故夫南樓。去年五月揚州歸來。見他面黃肌瘦。據說路受暑邪。文正道。可曾延醫診治。劉氏道。未亡人意欲延醫。故夫堅執阻止。那知病已不救。頓時氣絕身死。未亡人設靈成服。矢志柏舟。堪恨二娘王氏與總管王六通奸。未亡人曾加勸告。那知反結深仇。砌詞誣陷。幸得雲開見日。奴僕陷主。該當何罪。文正道。劉小姐之言差矣。本廳看王氏青春。王六年已花甲。主僕通奸。誰能信之。法堂之上。任意胡言。還是從實招來。劉氏道。老少通奸。古今都有。未亡人句句真言。還望嚴訊王六。文正道。王氏既與王六通奸。你乃家主。豈知風不知法麼。劉氏道。未亡人欲將王六送官法辦。恐怕家醜外揚。所以未曾舉發。文正道。既不法辦。亦應驅逐。劉氏道。當時欲將王六逐出門牆。念他是三代總管。兼因田園眼目。怕他藏匿。文正道。王氏與王六通奸。有何證據。劉氏道。未亡人乃一

家之主。必當內外稽查。初觀王氏舉動輕狂。終日塗脂抹粉。有一日密往伊樓。見房門緊閉。致起猜疑。乃向門縫窺探。原來王六在內。古人有詩曰。蕭蕭白髮伴紅妝。未亡人目覩是實。文正道。你到也說得好。但那王氏狀紙。有你情書粘呈。證據確實。還要抵賴。劉氏道。刁僕既生惡計。情書何難捏造。望大老爺明察。文正道。情書不能作證。你胡言亂道的。僕妾通奸。倒可作證麼。劉氏目瞪口呆。無言可答。抱頭沉了下去。文正吩咐劉氏退下。喚春蘭上道。你將主母私通王文。謀死主人情節。一一招來。若有支吾。拶子伺候。春蘭道。大老爺。我家主母是千金之體。大爺在日。歡如魚水。若說私通。前後門有家丁把守。王文從何進房。若論謀害。既無私通。焉能憑空捏造。故入人罪。文正道。如果無此事。二娘與王六。因何要喊冤呢。春蘭道。這叫做人心難測。二娘見大爺死了。欲過獨掌家產。妬忘正室。惡計誣忌而已。文正道。二娘欲佔家產。與王六何干。怎肯做抱呈呢。春蘭道。王六仗着三代總管。與二娘一路。大爺在日。尙自聽他。何懼主母。文正道。胡說。王六何不護了正室。反護偏室呢。春蘭道。只因王六每作私弊。主母將他重責。故而懷恨主母。願做抱呈。文正些。好辯得干淨。退下。喚玉蘭上道。好個賤人。主母私通王文。都是你穿針引綫。毒害主人。又是你的巧計。今日到此。有何話說。玉蘭道。這些事情。是大老爺目覩的呢。文正喝道。大胆賤人。左右與我掌嘴。玉蘭道。了頭有辯。文正道。容你辯來。玉蘭道。這裏是什麼衙門。文正道。理刑廳。王蘭道。既是理刑廳。

衙門應該先理後刑。現在先刑後理。怪不得要造言謊告了。文正道：好個刁婢。玉蘭道：我家本來姓刁。文正喝命掌嘴。玉蘭被責受痛，忙道：丫頭願供。文正道：供上來。玉蘭道：我家娘娘冰清玉潔，不愛周公之禮。家大爺所以另娶王氏。若說了頭穿針引綫，這身長六尺的男子漢，如何帶出帶進。大老爺莫聽一面之詞。文正道：好一張利口。若不通奸謀命，王氏安敢告在巡按台下。玉蘭道：若要明白，只要把王六一夾。二娘一拶，自然水落石出。文正道：本廳知你是局外之人，不用害怕。老實供來。放你回去。玉蘭道：我們四個了環，常常陪伴主母在房，沒有這件事情。豈能憑空捏造，誣陷主母。文正道：你主母有情書爲證，你還替他狡賴麼。玉蘭道：二娘摹仿大娘筆跡，捏造情書，告在大老爺台下。應當反坐。文正道：好賴得干淨。退下去。帶王文上來。王文走上道：太宗師在上。監生王文唱喏了。文正道：按台大人已經行學除名，還敢自稱監生麼。跪下來。王文跪下道：太宗師覺得辱了斯文否。文正道：你既稱斯文，該知法度。爲何與刁劉氏謀死刁南樓。真乃是衣冠之敗類。快把實情供來，免受刑責。王文道：大宗師所問的託，實在不明不白。教我從何處說起呢。文正道：現據刁南樓之妾王氏總管王六，告在巡憲台下。委本廳公審。還不實供麼。王文道：這個巡按大人也太糊塗了。我只知讀書，那偷香竊玉，素昧平生，不知爲何誣我通奸謀命呢。文正道：你既不通奸謀命，那日王六不告他人指名告你麼。王文道：請教宗師先審通奸呢，還是先審謀命。

文正道。謀命因通奸而起。自然先審通奸。王文道。捉賊捉賊。捉奸捉雙。大宗師何不細細推詳。文正道。現有劉氏情書。寫得明明白白。還敢強辯麼。王文道。還要請教。情書出於何人之手。文正道。王六在牡丹亭上拾取的。王文道。越發不對了。情書在我處。尚可爲憑。在劉氏處。可以爲據。怎叫牡丹亭上拾取的大宗師。要明白此事。還須去問牡丹亭。文正道。本廳問你。若不通奸劉氏。那王六敢在巡憲台下控告麼。王文道。如果真情。何不早向縣府司台告發。因爲是假造事實。遲遲至今。始行舉發。到底按院大人不可以假作真。自己難審。委與大宗師辦理。大宗師要捫他的木梢了。文正道。還敢胡言唐突本廳。吩咐取夾棍將王文緊緊收着。王文痛得頓時暈去。少停醒來。大叫冤枉。文正又吩咐打了四十棍。王文依舊不招。文正無奈。叫把夾棍鬆下。將各犯帶下。毋許交頭接耳。單喚蕙蘭問道。蘭蕙。看你年紀幼小。蕙蘭道。不瞞大老爺說。只得十二歲。文正道。年紀雖小。到會幹大事。蕙蘭道。了頭不會幹甚麼事。文正道。你家主母與王文都已供認。是你引誘王文。藥死大爺也是你。他們沒關係。本廳已將他們放回去了。留你一人在此抵罪。少停停卽要殺頭。蕙蘭信以爲真。嚇得話都說不出。文正道。你也賴不去了。還是從實招來。本廳念你年輕。從寬一二。如若抵賴。馬上殺頭。左右道。蕙蘭招上來。蕙蘭心想快活你們來。罪名都推在我一人身上。這是刻毒極了。就道。大老爺。這事不干我事。都是玉蘭阿姐同他們做的。讓我來告訴你。文正道。講上來。

蕙蘭就將通奸謀命前後情形。供了一遍。文正就命到刁宅勘明圍牆。搜取血衣。使各犯心服。吩咐將王文劉氏春蘭玉蘭夏蘭收禁。仍分五處管押。王六蕙蘭隨同本廳刁宅到勘查。再行覆審。左右諾諾連聲。不多耽擱。打道前往刁宅。一路行來。已至刁氏牆門。童文正進了刁府茶廳。王六道。大老爺請坐。兄弟們送茶。文道不用坐了。你可隨帶蕙蘭引勘劉氏房中餘人。不必進來。王六道。小人放肆引道了。到了中門。王六道。裏邊就是內院。諾有禁條一紙。雲板一塊。乃是九月間劉氏主母所立的外間有事敲雲板。童文正道。青春寡婦。設此成規。到也應該。爲何此門鎖着。王六道。想是主母到廳。所以反把中門鎖着。蕙蘭道。正是。文正道。鑰匙何在。蕙蘭道。玉蘭像失了魂魄。把鑰匙忘在裏頭。文正便命差役金印高升把鎖去了。道。西首去什麼所在。王六道。是二娘幽房之所。文正道。可與此地通連。王六道。從前原是通連。自送符看破機關。卽行鎖閉。文正吩咐開門進去。穿過庭心。王六道。此間就是大主母堂樓。文正坐定道。高升本廳不上樓去。你與蕙蘭上樓。令他檢交血衣。高升同蕙蘭上樓。蕙蘭想了一想。將第四隻箱子啓開。卽將血汗衫檢交。並在粧台抽屜內去出王文的書信一封。亦交與高升。兩人下得樓來。高升便將血汗衫及書信呈上。文正拆開看了書信。笑道。私通還有何賴。隨命王六引看花園。王六引導走近花園道。大老爺。這一帶從內室進園的路。外邊進去。另有園門。王六開了園門。引導進去。便道。大老爺。這就是牡丹亭。拾

取情書的所在。那邊就是園牆。花梯仍在。童文正命將花梯倚好。扒上一望。但見牆頭苔草青青。只有中間一截干淨。且有足跡。下面磚頭零落。便道：牆外何所？王六道：就是王文家了。文正看畢下梯。由原路回到茶廳。吩咐帶同王六薰蘭打道回衙。當夜吩咐差役到監吊取犯人升堂伺候。乘此燈燭輝煌之中。童文正升坐大堂。先喚王文上來道：通奸劉氏。謀死南樓。招也不招？王文道：初審早已供明。何勞重問？文正道：證據昭昭。還敢抵賴。王文道：不過一封假情書。難算證據。文正道：劉氏書信。不是爲證。那血汗衫可爲謀夫證據。左右付與他看。王文道：一件血汗衫。何以能算通奸謀命的憑據？王六道：假情書制不倒鄉鄰君子。又弄件血汗衫出來。真是倒鬼。文正道：這血汗衫。非王六所呈。是薰蘭檢交。王文道：血汗衫與我風馬牛無關。童文正道：王文還有一物。看你爲何抵賴。就將書信取出。王文見了。渾身發抖道：大老爺。此書從何得來？文正道：查勘劉氏房中。也是薰蘭檢交。難道也是王六捏造麼？王文道：雖非王六捏造。必是二娘之弊。文正命喚薰蘭對質。薰蘭走上道：你們推在我一人身上。所以我招了。要死大家同死。王文還是連稱冤枉。文正吩咐夾棍緊收。又把榔頭重打。實在痛痛難受。只得乞給紙筆。伏地寫了供狀。文正看過。吩咐鬆了夾棍。放在一邊。喚劉氏道：你說情書是假的。這件血汗衫是真的麼？劉氏見了。大驚失色。暗悔不會燬去。因道：大老爺。不知血汗衫是那裏來的。未亡人却茫然不知。文正道：血汗衫由薰蘭在你房中。

箱裏檢出。王文已招認了。快些招罷。劉氏正要開口。左右稟道。南關劉府家人要見。文正道。喚他進來。劉氏心想救星到了。只見劉府家丁進來道。大老爺在上。小人叩頭了。家爺有書呈上。文正拆視。娘道。朝廷國法。豈容書帖亂投。何等縉紳。胆敢求情。左右與我打他出去。劉府家人受了一頓皮鞭。抱頭逃回不題。文正道。本廳從來不徇私情。難道縉紳之女。個個可以通奸謀夫了。快將實情招來。劉氏道。大老爺欲置未亡人於死地。文正道。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法堂森嚴。從無枉法。左右與我拶起來。劉氏十指尖尖。痛徹心頭。王文在旁道。學生已經招的了。你也招了罷。文正道。不招再收。劉氏道。大老爺願招。文正道。鬆拶。待他親書供狀。劉氏也是伏地寫了。文正吩咐將劉氏放過一邊。喚春蘭玉蘭夏蘭道。王文劉氏都已畫供。你們休得強辯。三人那裏肯招。同稱冤枉。文正吩咐先把春蘭拶起來。劉氏道。丫頭我與王相公都已招了。你們也招了罷。文正道。我們法場上一同死了。到陰司裏去尋快活罷。三人無奈。只得依次招認。文正道。左右將王文重打四十下。文正吩咐將王文。劉氏。春蘭。夏蘭。玉蘭。上了刑具。發襄陽縣監收禁。然後喚王六道。奴僕告主。本該責你幾板。念你代主伸冤。實是難得。又喚王氏二娘與薰蘭同上道。王氏。汝夫沉冤。全賴薰蘭供出。指認證物。況且年齡幼稚。決不同謀。你攜帶薰蘭回去。好好管待。你從今掌管門庭。教養公子。須當錫心柏節。盡德流芳。遺傳百世。二娘道。謝大老爺。帶了薰蘭同王六回去。童文正諭畢。

隨即退堂。後來劉氏從監中通信劉仁傑懇情援救。不料毛龍征番回京。提筆批道。刁劉氏通奸謀夫一案。批文到日。立時斬決。到了七夕那天。京詳將到襄陽。王文在監。賭買禁卒。與刁劉氏敘酒淫樂。那王文與劉氏同住一房。這一夜的歡樂。非同尋常。但是京詳已轉。他們還未知道。雞鳴喔喔。犬吠龙龙。王文劉氏相抱相偎。正在酣睡。忽聞叩門喊道。王相公。王相公。起來罷。王文從夢中驚醒道。那個碰門。外面道。是我。王文道。可是王總把。外面道。快些起來。查監來了。二人慢慢的穿好衣服。只聽另一人叫道。還是這樣慢慢吞吞。不要帶累我們。王文急忙把門開了。總把道。王相公得罪了。就將二人上了刑具。一同走出。只見差役手執弔囚牌。還有隨從六人。王文頓然呆了。說道。原來沒有官府在此。諸位來做什麼。差役道。王相公恭喜了。王文道。嗻。阿是死期到了。差役道。王相公是聰明人。不必說了。劉氏道。叔叔。這便怎麼處。王文道。阿嫂。只要過了惡時辰。怕做什麼。王總把我箱內有二十多兩銀子。託你送與提刀手。叫他做得干淨些。總把口中答應。差役道。還有三個阿嫂呢。禁子道。來了來了。三個丫頭啼啼哭哭而出。衆差役押着五人。來到襄陽縣堂上。只見十名劊子手。左右分立。刀光閃閃。原來這些是理刑廳裏發下來的。差役上前道。啓大老爺。五名犯人當面。知縣點名說。一齊去了刑具。賞吃酒飯。知縣吩咐細綁起來。插了斬條。劉氏騎在木驢上面。知縣吩咐城守營押着五名犯人。出游四門。勸示百姓。劉氏騎死木驢上。上身衣衫脫

蠶。雪皮粉嫩的皮肉。被蔴索細綁。胸前留一黑紗兜肚。乳峯依然高聳。此刻羞得得難以見人。雙目緊閉。行近城門。左右道。我們奉縣主之命。說你名傳襄陽。不守閨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此通奸謀命之事。大傷風化。因此把你遍遊四門。每到一門。限你唱古調一曲。以示地方。使婦女們咸守法度。如不唱者。卽加鞭扑。此刻東門已到。快些唱起來。劉氏初不願唱。左右舉鞭便打。劉氏不得已唱道。

想當年有個閻婆惜。只爲借菜作事非。一念差錯赴佳期。却被宋江來殺死。潘巧雲心迷。背夫通奸。海閣藜。到後來機關露。嗚呼的一命歸西。想從前貪歡無終始。因甚奴奴去學伊。到如今臨崖勒馬。收輻晚。船到江心補漏遲。左右道。唱得好。不多一刻已到南門。劊子手又唱令唱起來。劉氏唱道。貂蟬自古女中仙。司徒獻計喚連環。呂布不知其中計。心疑董卓強佔。反爲父子兩成仇。爲色迷人家道變。莫素貞相交于叔夜。青春人愛青春。花魁女愛賣油郎。却非愛銀錢。只爲情投意合。到後來夫婦團圓。

劉須騎了木驢遊過南門。相近通政府前。那時劉仁傑聞知劉氏京詳已轉。吩咐將牆門關閉。所以劉氏游至通政府前。只見大門緊閉。寂寂無聲。左右道。劉氏抬起頭來看看。這是什麼地方。你還認識麼。劉氏抬頭一看。叫聲啊呀。頓時發暈。左右叫醒。行了一段。已到西門。連連催唱。劉氏無奈。唱道。

想當初那崔氏。怨爺娘。嫁寒士。逼寫休書。心念癡。買臣是個奇男子。受盡饑寒。勤讀書。龍虎榜上題名氏。奉聖旨。陞爲太守。馬前水。滴如珠。本來一品夫人命。以後求情追悔遲。買臣上任江東去。崔氏家庭苦淒淒。嗟嘆古人忘大義。當初遺跡至今時。

行過西門。便到北門。左右道。快些唱來。只此一曲便完了。劉氏只得唱道。

莊子仙曾把骷髏探。遊春走到坟墓邊。扇坟婦。就此姣音變。當場點化。點化歸家轉。搜田氏見了容顏變。留戀烟花徒巧言。把扇兒扯碎。自說正心一片。到後來見了王孫面。憐新棄舊。棄舊開棺。自覺無顏。懸巾自盡表黃泉。

那些閒人們都說奸夫淫婦出城了。大家到法場上去看啊。城守官把奸夫王文淫婦劉氏等五名犯人。押起法場。綁在待死牆上。法場上正在等候行刑之際。那知人叢中來了徐謙父女一行。差役道。做什麼。王興道。這是我家主母。來活祭我家主人王文的。差役們稟報監刑官員。便放他們進去。徐氏見了王文。淚如泉湧。跪倒在地。官人做妻與你分離。只在頃刻。故將帶了孩兒。備些酒菜。與你永訣。王與斟了一杯酒。遞與徐氏。徐氏接酒敬與王文道。相公請用一杯。王文道。多謝賢妻。你莫悲傷。同孩兒早些回家。從此夫妻各分陰陽。徐氏道。相公可憐妾身孤苦伶仃。無依無靠了。王文道。賢妻。我王文借了風流孽

債。死後由你嫁人。但是嫁人倒是干淨。勿要零星偷漢。被人說你替王文還債。徐氏道。官人。奴家不是這等人。王文強顧笑道。賢妻。你今日之言。雖如此說。恐怕日後就要忘了。徐氏道。我今生如若敗壞徐王兩姓門風。結果當與劉氏大娘相同。王文道。我是快活極了。這話與你取笑。何必認真。我知你秉性貞潔。定能守孀撫孤。孩兒是大教養成。人。接續徐王兩姓香烟。但是我死了二十年。又在人間風月場中了。徐氏道。官人。見你臨刑慘狀。能不令我心碎。王文道。你哭的是淚人兒一般。孩兒又拜倒在地。倒教我不快活了。那徐謙卽叫王把官官抱起。自己也捧了一杯酒敬王文道。賢婿。我膝下無子。祇生一女。滿望你功成名就。半子依靠。到如今好如一場春夢。真是白頭翁先送少年人。此刻已是最後見面時候。賢婿請盡飲此杯。王文道。兵父。我見了你老人家。倒傷心起來。教我如何吃得下呢。徐氏道。官人。我當初勸你。你反疑我撻酸潑醋。到今日懊悔也來不及了。王文道。賢妻。這話不必說了。也叫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你看那劉氏大娘。他是襄郡才女。名門千金。爲了我王文一人。死而無怨。故而我很快樂的。徐氏道。官人。你死在臨頭。還是沉迷在桃色夢中。可知奴傷心慘目。莫此爲甚。日後家務誰來料理。王文道。家務事情。只要託岳父便了。徐氏道。官人。今日永訣。何無一言吩咐。王文道。話到有的。只怕你不肯代勞。徐氏道。到了今日。還有什麼不肯依你呢。王文道。既然如此。你把這杯酒去敬與劉氏大娘。徐氏道。謹遵官人之命。王

文道。這才是賢惠的夫人。徐氏過來把酒敬與劉氏道。劉氏大娘。妾身徐氏。今奉夫君之命。敬你水酒一杯。想你如玉的小姐。名門貴族的千金。何苦今日死於刀下。但願你來世爲人。做個三貞九烈的女子。劉氏倉羞低頭。閉目不作一語。徐氏又道。大娘。可憐你堂堂通政的千金。赫赫刁府的主婦。身死無棺。妾身已代備好。劉氏聽到這話。不覺感上心。來張眼一看。領飲杯。酒長嘆一聲。道多謝娘。娘徐氏回身來觀看那三個淫婢。號哭之聲。不絕於耳。徐氏重走至王文面前。王文在徐氏手中取酒飲了。徐氏道。官人。悲莫悲於生離。痛莫痛於死別。生離死別。正在此刻。自今以往。我夫婦耳無見面之期。妾身就此一拜。王文道。學生皇命在身。不能還禮。快些去罷。差役喝道。老爺吩咐。時候到了。快些下去。王與燒紙陌。徐謙領了徐氏一行人等下去。霎時間。劊子手先向監刑官獻過了刀。手起刀落。先把王文的頭斬了下來。後把春蘭玉蘭夏蘭一齊斬首。挨到劉氏大娘。劊子手先把仁心口一刺。然後依條逐段分剮。此爲三十六刀魚鱗。剛着未開腔斬首。劊子手獻頭。監刑官逐個驗明。打道回衙。徐氏抱着王文屍首放聲大哭。幸虧他的父親令婢仆勸住。王與吩咐抬過棺木五具。將屍體先後成殮。一面請徐氏上轎回去。徐老步行而歸。惟有劉氏主婢屍首。刁氏不肯收殮。劉家無顏到場。幸虧徐氏遵夫遺命。代爲棺殮。尙擬代爲埋葬。爲立一碑。曰風流塚。事爲劉仁傑所聞。不覺惱羞成怒。吩咐家人備了乾柴松香引火之物。待至夜半放火焚燒。霎時烈焰千丈。紅顏粉黛。化爲灰燼。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風月寶鑑 全一冊

定價 元

原著者 沈清漪

發行者 新風書店

上海山西路四馬路口怡益里七號

經售者 全國各大書局
均有經售

版權所有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2 6488B

X

鴻

紅

X

0000